

華文大阪每日

半月刊

惠贈
第六卷
第一期
第五十二號

我們的文學的責任是
和平與強國
日本 古 吳 文
本刊第一期出版以來
• 本刊創刊中盛小...



華文大阪每日
東京新聞社

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島田新聞社

胃腸果然強

與其掃除胃腸障害

不如助長消化力，增進營養

對於胃腸備具殺菌，掃毒

偉大効力的良藥，惟有

『仁丹』首屈一指！

健胃理腸・救急舒肝・精氣促進・疲勞恢復

日常攜帶仁丹，隨時備用，確為保健衛生的要圖

各地均有出售



總發行所 東京 丸の内區 丸の内 丸の内丸



「東亞的光明」

對於滿身受着戰禍之慘苦的東亞民族，要說「光明」，那現在也許還不行吧。我們衷心希望全面和平的實現，而且希求於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並且於軍事上，來舉收那真正中日融洽提攜的實績。可是，前程真是遼遠。一九四一年關頭，我們先應該覺悟東亞的現狀而且要繼續好幾年！

然而我們絕對不拋棄希望。因為於一九四〇年中，我們已經早就認識了一條強烈的光明，照例，國民政府的還

都，中日滿三國關係的確立，歐美勢力的後退，各種和平團體的結成等々，都不是新東亞的光明麼？換句話說，我們東亞民族前進的大目標，被這條光明很亮地照耀着來了。

由悠久歷史上看來，連事變的慘劫，也是成爲東亞民族的一大試練，亦是迎上煦々春光序幕。偉大的時間之力，畢竟能解決人間裡的離離軌跡。

當一九四一年關頭，我們預想能比去年更多了充滿着光明的景象。我們向東亞的光明來共同努力吧！

(十二月十七日)

600427

南京圖書館藏

華文「大阪每日」第六卷第一期

第五十三號(一月一日號)目錄

(封面) 田家春雪

「保衛東亞」之歌大徵象

啓事

我們的文學的實體與方向

(新中國之部)

楊正宇

孔子的音樂底斷面與其時代的展望

江文也

走入了新階段的中日兩國

長岡克曉

大隈總理報告(一)

和平與祖國

本刊柳特派員

時局概論

美國的國際派和孤立派

日本無任所大臣的演說

日記一頁

今日的人物

本多熊太郎氏・李紹庚氏

王揖唐等

新南京素描

小咪撰文

馬午補圖

一九四〇年的北京漫畫界

季風

一年來北京話劇運動的回顧

李靈子

舊曆歲尾(北京)

換取燈兒的老婦人

費宗淦

嚴冬的莫斯科生活

森正藏

新中國地方的政情與民生

記者

我對於「大地的波動」的感想

高深

讀「路後」

汪說

東亞文藝消息

本刊第二期「個人漫

畫展」入選發表

個人漫畫展(一)

下棋的故事

劉針

但姊作

陸望雲

中華語文講座

日本語文講座

編輯會議

五〇

南京圖書館藏

這一場血戰是打破東亞舊秩序之最後的結果，這一次和平運動是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光明的序幕。

在這中日關係劃一新紀元的時候，我們為謀東亞永久之和平，我們要依共存共榮，相親相愛之原則，以協同之信念，來達成共同的最高目的。東亞的人民，亦都要展開了熱情與誠意來溶合，互相聯合起來，共同保衛東亞。

為着東亞將來之光明，我們亦有鑒於東亞人民心理建設之需要。明朗的心理，才能有明朗的生活，亦方能有明朗的東亞。所以我們深切感到目前的宣傳之責任的重大。

因之，我們希望中日兩國的國民能够根據以東亞民族聯合起來保衛東亞的原則，寫成一闕平易明朗純正優美雄壯的「保衛東亞」之歌。我們理想將來成功時，則東亞遍地，飄溢着這心底的歌聲，象徵着東亞人民心底的共鳴，成為歷史上光明的一頁。

大進 行譜

『保衛東亞』之歌大徵募

題目：『保衛東亞』

內容：以東亞民族聯合起來，保衛東亞，共同奮鬥前進為題材，作成一大進行譜。歌詞須平易明朗純正優美勇健，中日滿人民，不問男女老少，均適宜歌唱者為佳。

章節：自由（但以二百五十字內為限）

名額：正選一名，副選一名。

賞

正選：汪主席賞紀念獎品
獎金 國幣一千元

副選：宣傳部林部長
社會部丁部長
教育部趙部長
獎金 國幣五百元

審查：由主辦機關組織委員會慎重審查來稿。並請下列諸位先生為審查顧問：

中國方面：林柏生先生、丁默邨先生、趙正平先生

(日本方面)

聘請日本當代一流權威者擔任審查顧問，現正向關係方面交涉聘請中。

選定：歌詞經審查後由主辦機關聘請當代名家評選之
作曲：入選歌詞聘請當代第一流作曲家製譜送呈國民政府行政院宣傳部審查頒發之。

投稿須知

一、收稿日期 即日起至中華民國三十年(昭和十六年，康德八年)一月卅一日止。

二、發表日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在上海中華日報及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上同時發表之。

三、收稿處 大阪每日新聞社華文大阪每日編輯處

四、應徵人之住址姓名年齡職業必須註明，但發表時之署名聽便。

五、入選之稿件主辦機關有修改之權，其著作權亦歸主辦機關所有。

六、應徵原稿概不退還。

七、應徵稿件，函外須朱書「保衛東亞」之歌六字。

上海中華日報社

上海中華日報社編輯處

主辦機關

宣傳部、社會部、教育部、海軍省、陸軍省、外務省

後援機關



我們的文學的實體與方向

——新中國之部——

楊 正 宇

大阪每日新聞社，出了這個題目做文，我現在要寫的，却是對於文藝政策上一點貢獻的意見。

在以前我有很多的意思想發表，却不明瞭友邦方面政軍兩界的人物對於中國所抱的觀念及所持的態度到底怎麼樣，所以我認為未到發表的時候。自從看了近衛三原則和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部告日本將士書，及聽了許多日本名士和軍級軍官的說話，他們都認爲亞洲對外高勢的嚴重，對於建設亞洲新秩序，承認中國，日本都是主力，並沒有輕視中國的力量和地位。這種見解既然是日本政軍兩界普遍的意見，自然不難成爲事實，所以我也很願意貢獻我一分的力量幫助這種理想實現，說幾句很誠懇的話。

在以前兩國的文藝界沒有和中日兩國有關係的作品則已，如果有的時候，那麼，就一定是昧於黃白種族競爭的大利害，而專在挑動國民排日或輕華的情感上面弄技巧。日本所出關於中國的作品，如果不流露輕視中國的意

味，那麼這種作品就成爲不識時物。中國所出關於日本的作品，如果不提高排日的情緒，甚至要被罵爲漢奸。再加以外交軍事上的緊張，縱然有志之士，眼光遠大一點，想努力調整兩國邦交，終感覺得不能開口。

也有少數的朋友有時討論到怎麼樣能使中日兩國提攜合作。我說合作有兩個重要條件：第一是兩國有共同的目的，和共同利害的認識。第二是兩國有相互了解和好感。這兩個條件的基礎，是建

設在日本國策上面的成分多；中國方面的成分還少一點，因爲中國對於外交上面就沒有甚麼一定的國策。日本政軍界的重要人物既有了尊重中國的種種很好的表示，這兩個條件總算有了一大

部分的基礎。這兩個條件除了需要一種堅固的基礎之外，還需要一種便利的工具和有效的方法，這就要靠兩國的文化和教育了。中日兩國彼此既已覺悟以往都上了其他國家的當，以致造成很悲慘的惡果。並且兩國認識前途

都有着莫大的困難和危險。我們就應當調整兩國的利害，樹立共同的目的。合作互助，開闢共同的出路。所以大亞洲主義和亞洲新秩序的旗幟就是這樣樹立起來的。以後兩國的文化教育政策也就應根據這種原則，發揚這種精神，完成上面所說共同利害認識

共同目的和互相了解互相具有好感的兩個條件。並且要掃蕩一切和這個原則有妨礙的，建設一切和這個原則有便利的。文學包括在文化教育之中，兩國的文教政策既有了「一定的方向，所謂「我們現在文學的動向」也就不難敘述了。

就兩國以往的文學來講，也有浪漫主義的；也有寫實主義的；也有象徵主義的；也有極端狹過激的國家民族主義；也有極端放任自由的社會博愛主義的；或以墮落派著名；或以左翼色彩顯著；或以鴛鴦蝴蝶派受人歡迎；形形色色，實難枚舉。但是統括起來講，總免不了以下的缺點：如浪漫，頹廢，渙散，消沉，羶浮，

空泛，狹隘，殘酷，自傲，自棄等等。這都不是建國復興的文學，更談不到擔負發揚東方文化，建設新亞洲的責任。我們現在文學的動向，應該一掃浪漫，頹廢，渙散，消沉，羶浮，空泛，狹隘，殘酷，自傲自棄的氣氛；而獎勵一種嚴肅，奮發，整

秩，集中，沉着，切實，瀟灑，仁慈，自強，自勵，敬人自敬，愛人自愛，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復興祖國，建設新亞洲的新文學。

這種新文學要能完成他的偉大使命，牠的實體上更有幾件萬不可不注意的事實，我特別簡單的說一下。

第一我們的文學要造成東方各民族互相了解互相敬愛之精神。尤其是中日兩國民族應對於此點特別努力。我們要知道西洋人和我們種族不同，語言各異，居住不同地，利害常相反；且藉文化宗教之力造成了濃厚的情誼。我們同地方，同種族，同語言，同宗教，同利害的亞洲各民族若能

注意到這個問題，使各民族之彼此都有一種好印象，自然而然就可以大家漸漸生出一種親愛精誠的情感來。這種情感是亞洲各民族共同團結的主要力量。

第二我們的文學對於各國的民族精神與愛國的情操，須發揚光大，使牠純淨昇華，決不可加以壓抑或毀損。各國國民情感，我們若能領導得法，真可以使各國國民共同患難，出入死生。或較以往法美之互相援助，違反統一

獨立的要求，損傷民族的自尊心，那麼常常可以弄到不計利害，不問是非，各走極端，糾紛不解。這是我們研究民族問題和民族運動的人不可不防範的。

第三我們的文學要發揚東方文化的特質和精髓，我們要知道要建設亞洲新秩序，當然要發揚東方的精神。要發揚東方的精神，應當發揚東方文化之特質和精髓。東方文化的特質和精髓就是悲天

憫人，民胞物與的情感，就是所謂王道的精神。東方人富於這種宗教的情操，所以世界偉大的宗教都起源於東方。東方精神是純粹理想主義的。爲人類，爲國家，爲君親，爲夫婦，爲朋友，可以犧牲幸福，名譽，甚至最高的生命。祇問道理上當爲不當爲，不甚計較利害成敗的。不像英美就是在父母子女兄弟夫婦之間，都是把利害計算得很分明。所以惟有東方有真摯的友誼；有熱烈的男女情感；有篤厚的孝思；有轟烈的忠義；惟有東方生活方能感覺得人生的真實。不像西洋把倫理關係當做買賣關係，

把倫常道德當做買賣的商品。我們不相信，祇要看一部叫做「繡像夫人」的影片，就可以恍然大悟了。我們要知道西洋人對於自己家人夫婦之間尚看做一種商業關係。父母等於路人；夕為夫婦，朝成陌路；毫不希罕。至於斷頭將軍刺頭勇士，更難尋覓。毫沒有人生的真意識。所以在西洋文化支配下的世界，充其量也無非使世界商業化，機械化罷了。那裡有多少人生味兒呢。所以由西洋文化所生產的帝國主義，固然是鬪爭的殘殺的。就是由西洋文化脫胎出來的共產主義，依然還是鬪爭的殘殺的。就是東方的基督教，原來是很好，經了西洋文化的洗禮，也就變了相，成為文化侵略的工具，政治侵略經濟侵略的前驅而不自覺了。我們東方民族要救自己，要救人類，要充分發揚我們東方這種熱烈的宗教情緒。

第四我們的文學要獎勵東方人勤奮耐勞樸實克苦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亞洲怕也祇有中國和日本兩國民族豐富。印度安南等處的人恐怕就趕不上中日兩國人民了。至於西洋有些國家現更放縱豪華淫逸。我們祇要看他們的影片，就可以明白得很多。柳腰粉腿，千遍一律。除了奢侈和女人以外，幾乎尋不到其他新事物。至於社會的娛樂方面也都是酒綠燈紅，千金一醉。因此造成了社會許多的畸形怪狀的現象。一個舞女或歌姬的收入，常多少倍於國內重要人物的薪金。至於明星的收入那更駭人了。因社會既有這許多無底蘊，一班人要揮霍，就祇好去弄冤枉錢。或對於貧苦工人充分榨取，或對於弱小民族盡量掠奪。而國家的政治又恰恰建築在一班富人的荷包上，不惟不能禁制他們，還要為虎作倀的幫助他們，保護他們。他們得了錢來縱情揮霍，荒淫逸樂，那管別人的生死。所以金碧輝煌的高樓巨厦是窮苦勞工和弱小民族的鮮血白骨造成的。瑪瑙杯中的碧綠美酒，實在是由貧者弱者身上所榨下來的血。一閃一閃的說紅色電燈，正象徵着一班冤屈無告者垂死時微弱斷續的呻吟。西洋文化發達的結果，所造成的社會如是如是。西洋文化如果不改革，那麼愈進步，殺人的現象就愈演愈大，愈演愈激烈。甚麼階級鬪爭國際鬪爭是必然的結果。所以我們如果毫不擇別，祇是盲目的去追隨西洋文明，無異於把自己整個民族送上屠場去受宰割。然而現在的日本已經受有多少影響了。中國方面則自己民族產業的基礎被西洋的政治經濟勢力所摧毀，要由榨取勞工或掠奪弱小民族撈得冤枉錢去揮霍，是沒有這種資格。然而受了這種奢豪的傳染，已經有不少由於政手破宣職枉法，或社會上揩油舞弊，尋找進奉錢供給揮霍的了。聽得說秦淮河畔唱紅一點的歌女，她們的包車夫每月收入賽過三四級的簡任官。紅舞女每月收入三五千元，更毫不希罕。深壑難填，漏卮不塞，我們要改造社會，解

放人類是不能的。所以我們在國際經濟上，須取保護主義。亞洲各民族以平等合作互助共存的精，建樹東方經濟的堅固基礎。在國內經濟上取干涉主義。限制暴利，扶助貧弱。除了這二者之外，尤其須依賴文學的力量掃清社會上一切逸樂，荒淫，豪華，縱慾的毒素，培植勤奮，耐勞，樸實，刻苦的元氣，來抵制外邪的引誘。我們要照這三點來做，方能自救。並且我們還要進一步把我們這種精神貢獻於西洋人，方能援助他們。

第五近百年來受清歐風美雨的侵襲，國民的壯懷和勇氣的確受了不少嚴重的打擊。我們的文學應當揚揚聖烈宗當年創業的英風和沐風櫛雨，篳路藍縷的精神。凡是東方物質上或精神上有創造的人物；中國如軒轅黃帝成吉思汗關岳孔孟，程朱陸王，孫中山，日本如明治天皇福澤諭吉西鄉乃木等等，都是東方人物的楷模，我們都一律敬最高最虔誠的敬禮。樹立東方民族奮發振作的雄風，使碧眼兒不敢任意侮東方。我們還要拘有再進一步拯救全人類，建設新世界的雄圖。最後我們要注意的使我們的文學能啓導兩國人士有最高尚最真實的覺悟。使兩國人士知道金錢為身外暫時之物。享樂是電光石火一瞬間的事。好大喜功也不過一時的快意和虛榮，常常贏得後來內心的寂寞和悲哀。我們真實的最高的責任是種下中日兩國國民以後子孫百年的好因，奠定東方各民族生存和幸福的基石，造成改造世界解放人類的力量。

以上所說的是我對於「我們的文學的實體與方向」所發表的一點意見，也就是我對於以後文藝政策上所貢獻的意見。有當與否，敬以實之中日兩國高明之士。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作)
楊正華：歷任國音成都大學，大夏大學，復旦大學，新中國大學等校教授系主任，校長，教育部審判廳廳長。歷年並主持上海中國公論，東京中國留學生主辦之求是雜誌及教育季刊等刊物，現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孔子的音樂底斷面與其時代的展望

· 江文也 ·

一：「樂與音樂」
要完成人格的最終階段，須賴以樂。

這是孔子在論語的著述中的一段。我們看當時所謂的樂，與現在我們所謂的音樂，在意義上實在有相當的差異。但論及現在普通所通用的音樂的時候，雖然筆者是個學音樂的，可是其中有不

少的音樂，真敢說是所謂淫靡不可聞的。

試觀現在世界的音樂界，即可知道不僅是東方的近代音樂是無目標而又騷亂的；就是西洋的近代音樂，很早就如此。以此事實來說，如果人們都把音樂當做不過是一種的娛樂而已底觀念來看時，那麼，音樂就是到了什麼

時候，都是無法挽救的。不必說能有完成個人的人格的效果，就恐怕因為過於邪淫，騷亂，而有被否定其存在的一天的可能了。

就是現在，藝術已發達到相當程度的海外國家，遂演現今如此困難的時代，他們已經發生一種問題，就是在討論着：「藝術是奢華品麼？」

像現在這樣的時代，這種問題，是必然會發生的；可是「音樂是否為奢華品？」這種問題，只在孔子的時代，是不能聽得到的。恐怕孔子也絕對想不到後代的我們對於音樂抱着一種思想；更想不到音樂能墮落到這樣的程度，而致使人們起了這樣的

思想。

二：「非天子，不議禮，不作樂。」

當孔子的時代以前，或以後，在中國，音樂是與國家同時存在的。一個新國家成立的時候，同時便有新的音樂復興起來，創造出來；某朝必有其制定的樂章，以代表其國體。所以沒有了音

樂，就如同是泯滅了那國家一樣底意義。

實在，在中國歷朝的政治，是相當重視音樂，好像它們有極極密切底關聯似的。

在上古史中，我們已知道政治是以「禮治」為本。「禮治」，只是不過在字面上省去了一個「樂」字而已。「禮」與「樂」在制度上，心理上，是不可分開而想的。故孔子所提倡的「禮樂」，不能說是孔子創始的，在歷朝已經各有其禮制或樂制。

樂緯云：「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曰大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殷曰濶，周曰勺，又曰大武。」真是，歷朝皆有所制定樂章之舉！

就是孔子以後，到了後漢武帝的時代，雖然採用與古代雅樂相差很遠的胡樂，音樂仍然是受重視的。至于中世史，在隋唐時代，不只用古代的雅樂，即通俗樂也都在一齊提倡起來，以致樂風起了不少的變化，可是音樂還是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最近連袁世凱也把孔廟的大成樂章從新改作。

若是以音樂史的眼光看時，就是因爲有了「非天子，不議禮，不作樂」的思想，妨害了已經發達到相當高度的中國音樂的發展，並且因爲有了這種習慣，也妨礙了世界的音樂學者去探討中國音樂的理論。

三：他的時代與禮樂。
可是在孔子以前已經存在的「禮樂」，到了孔子的時代，就是

司馬遷所說的「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真是，孔子的時候，周朝是已經崩潰了。它的王權已成了衰落的春秋戰國；所以社會全體就是沒有秩序的亂世，諸侯常會合而結成「大夫盟」，可是他們的協定，不多時就會破壞；他們也結成攻守同盟，可是一剎時就變成一張的廢紙。廢公田制，定新稅法，以及什麼丘甲……等等……一個極小的都市，能獨立得挺々稱霸；可是小國便有利那滅亡的可能。比較起來，真像今日的歐洲一樣。

至於孔子的誕生國家「魯」，也是非常的混亂；三桓恣權，魯昭公不得不客死於異國。如此上下混亂，人心荒廢的時代，在孔子的思想中，當然很容易激起一種「禮」的觀念，並且在他的腦根裏，定會映出了那周文武王時代整然有秩序的理想鄉。所以他

「郁々乎文哉！吾從周。」努力復興周朝的文化，回復禮制，樂制，而圖周朝政治的復活，自是理之當然的事了。

四：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所以孔子把「禮」「樂」的思想與目的提倡得非常高。在樂記中他說：

「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爲要人民能中節，故以禮而導其志之所行，使無乖戾之弊；以樂和其聲之所言……但是，其結

果，禮樂，刑政，四者的方法雖殊，然而其目的終歸於一點。真的，把禮樂的位置放於刑法，政治的同列相比，這種的主張，是非常大膽的。恐怕現今的政治家，也不過付之一笑而已。可是在孔子，是真的把音樂也視爲他的政治底秩序原理上的一大要素。

五：靈敏的感性。
現在，這種的政治論對於筆者

是無所謂的；刺戟筆者的興趣而促成這篇文章的動機，是音樂家孔子。

實在孔子尊重禮樂的原因，不

只是爲了它們同政治有密切的關係而發動的。當然精通於歷代的禮制與樂制，在執政上是一種的義務；可是超過這些觀念，在孔子自己，是一個本能底音樂家。如果我們有細心的觀察司馬遷的孔子傳時，是很容易發見孔子是一位具有非常靈敏的感性底音樂藝術家，以下就是筆者根據古典書籍中所觀察出來的音樂家孔子。

六：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孔子把禮節，音樂，與祭典時的文武舞，三者結合得如不可分解似的緊密；絕對不是現今我們常想的那樣乾燥無味的東西；因孔子對其賦以含有潤澤意味，而有美善底藝術底意義，就是：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

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這是樂記開頭的一段。是筆者最喜歡而最佩服孔子的一段。在這一段中，好像把西洋近世藝術中的所謂綜合藝術，全部說明出來似的。至於音樂美學上的意義，在最近二三世紀的歐西哲學者，美學者所要說明的理論，而我們已經在二千餘年前的書上，早已發見出來了。

一個音樂家受了外界的刺戟，而發起了「音」的觀念；或者因內部靈敏的襲擊，而興奮，感動時，就在音之中求他的表現，於是音與音的重合，交響，便開始複雜的變化。在此時，如果以一定的形式給它們統一起來，就有所謂的旋律發生；假若再以此旋律與文舞武舞結合起來的時候，它的節奏便備整了。孔子就是把這樣的現象叫做音樂。

嚴密地說，在學理上，對於旋律與節奏的定義，西洋的說法當然是與孔子所說的差得很多了；可是，筆者所佩服的是他們的理論底根底，是歸於同一點的。

以近代的說法來講：節奏是結合音樂與舞蹈唯一的要求；我們是不會想到有「沒有節奏」底舞蹈的。

所以筆者想到，在二千多年前，已經有創出如此理論的人。在他自己，一定是有相當程度的作曲能力；或者本身已受過相當的音樂研究與訓練的。這種的想

像，是很容易發生的；果然，我們可以在論語中，找到這樣的一句話：

七：三月不知肉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韶是舜帝所制定的朝廷樂。傳說含有九樂章。普通對於這句的解白是說因爲要研究這個音樂，而在三個月之中，忘却了食肉的味道；可是，以筆者的經驗來說，恐怕他在三個月時光中，除去聞韶之外，會把肉體上所有的一切的感官，完全忘去了吧！真的，就以近代的音樂家來說，他們因爲要學或要作一關奏鳴曲，交響樂曲的時候，至少在「學」或「創作」之中，誰也免不了有這種的經驗；何況孔子在不休的稱贊着「盡美矣，又盡善也」底此大樂章時，當然是會把所有的一切都要忘却了。

據司馬遷的孔子世家傳中的考證，曾經記載有「孔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的一段；如以近代比較起來，二十九歲纔開始學音樂，那可以說是太晚了；恐怕近代的音樂教育者，對於這種學生，也一定要說出「你沒有希望」的話來！

可是孔子不只學「韶」時，有「三月不知肉味」的感覺；按筆者的推量來看，就是已到了七十多歲的孔子，也還是抱着如此的態度去研究所有的名曲及所有的樂器。

孔子他能贊「韶」樂爲盡善盡美，而評「武」樂謂「盡美矣，未盡善也」。在這一點去看，我們很可以知道他也同樣的研究了周

樂，就如同是泯滅了那國家一樣底意義。

實在，在中國歷朝的政治，是相當重視音樂，好像它們有極極密切底關聯似的。

在上古史中，我們已知道政治是以「禮治」為本。「禮治」，只是不過在字面上省去了一個「樂」字而已。「禮」與「樂」在制度上，心理上，是不可分開而想的。故孔子所提倡的「禮樂」，不能說是孔子創始的，在歷朝已經各有其禮制或樂制。

樂緯云：「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曰大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殷曰濶，周曰勺，又曰大武。」真是，歷朝皆有所制定樂章之舉！

新的名曲「武」樂了。

八：當時的名曲。

尤其是在樂記中，不太引起一般人們注意的一句，對於音樂家，是能引起全身的神經顫動的。就是：

「大章，章之也，或池，備矣，詔，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變矣。」

這一句，實際上是報告給我們當時所存在的名曲；而且，唯有這句能道出這種古代朝廷樂的性。傳給後世的我們。

「大章」是魏的朝廷樂；「遺音」是魏的朝廷樂；「咸池」是黃帝的朝廷樂；「遺音」是黃帝黃帝的德行周備於天下一體。

而舜帝的「韶」樂，好像像魏帝帝的德行。禹帝的「夏」樂，好像光大了魏帝的德行。至於湯的大章，武王的大武，實在是極於人專的美了！

如此孔子把古代的名曲研究後，復而又以簡單的形容詞給它們批評出來；我想：當時具有這種能力的人物，恐怕只有孔子一位吧！

九：不是天才，是學不倦。

這樣觀察起來，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愛好音樂的精神。是可以利用現今的慣用語所謂「本底」的一句話來表現。

實在孔子自己也常說，他自己不是所謂天才；不過他對於探求

與研究，是絕對不感覺疲倦就是。

我們看他要調查夏朝的遺風，就跑到杞去；要研究商朝的宗教習慣，就跑到宋去；又為周朝的朝廷儀禮，又奔到周國。真是，永不知倦！

所以筆者想，他自從離開魯國，遍遊於諸國異邦之間，一定已在各國與各樂師學了各種樂器的演奏方法；研究了各種名曲的結構；雖然傳記中未曾有過詳細的記錄，可是以孔子的性格及愛好音樂的精神種種方面觀察起來，也是容易想得到的事。

十：他學音樂的方法與態度。

孔子在研究音樂的時候，到底是以怎樣的態度去學習？這問題，對於我們音樂家，是有相當興趣的，同時又可給與音樂家不少的參考。

對於此問題，司馬遷留給我們一段極寶貴的記錄：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有所穆然，高深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黜然而黑，黜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

真是，孔子研究音樂的時候，就是這樣；集中了精神，研究得

太緻密了。若是現在的音樂學生中，十之八九，是在不可進前的地方，他們也不管好壞，就隨便的跑去；孔子和這種性格的學生是太相反了。他已被樂師准許前進的時候，而自己還是研究不入，說出節奏尚未正確，表情還不入，作曲者的心境，還不能澈底的了解……等等的話！真是太緻密了！直到最後，就發現了作曲者是個面黑體高的……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這種的音樂力，也太是非孔子其誰能為此也了！

以近代的西洋音樂來說：

樂譜的出版，是非常容易的；唱片，無不隨處已普遍了各地。所以音樂思想也發達到相當高了。假若我們現在隨便聽一樂曲時，只在開初的幾小節中，就能區別了 Debussy 與 Ravel 的作風；Debussy 與 Ravel 的作品；就是 Stravinsky 與 Prokofiev 的作品，也是很容易地能辨別出來。可是，以十七、八世紀的 Frescobaldi 與 Zupoli 等作品來看，就不行了，即便對於音樂專家，也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孔子以先的古代，連樂譜都還未出現的時期，偏要司馬遷能寫出這麼一段的孔子。

孔子絕不是後代的人們所想像的，如石頭一般硬的人物；所以筆者想孔子也有如乳皮皮膚似的感性，在藝術上，這是一種非常靈敏而寶貴的感覺，他也是與我們同樣的由一個人間而出發的，因此，更加倍地感到他的偉大性

十一：詩經。

譬如以詩經來說：詩經是古代傳襲的三千有餘的民間歌謠，由孔子自己選擇，分類，加以整頓而成的三百零五篇。可是真奇怪，這詩經的大半，以現今的流行語來說就是 Love songs，不是求愛的歌，就是關係戀愛方面的。其中有不少，以今日的社會觀來看，便成了所謂風紀上不良的作品：

子思思我
憂我涉溱
子不思我
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這是從鄭風中隨便找出來的一節。如果我們現在把這首詞，配以如流行曲的音樂，灌成唱片時，社會局一定要頒佈「禁止發售」的命令了；可是，在史記「三百零五篇，孔子皆能歌之」孔子已把這三百零五篇，每首都自己彈琴而歌詠之，以分辯詩詞與音樂，是否合適的結合。若是再依從來的儒教思想判斷時，人們一定要說這是莫明其妙，非修正不可的一段！但是，以音樂家的立場來說，越加倍的感到孔子思想的包含力，及其寬廣的偉大性格了！（實際有人會提起修正說，因為詩太多，而編纂時，關於歌詞的取捨，並沒有一定的方針及標準；其他還有兩個理由，否認了孔子的刪詩經之說）

十二：「樂」與「仁」的理論。

音樂，普通對於儒教，只不過為修養方面的一個手段而已。並不是談什麼藝術，更不是為娛樂的音樂了。

在近代心理學上，我們知道，意志的構成或發動的時候，我們是不能否定感情底存在的。可是，在孔子時代，關於國民教育最高課目的「六藝」中，感情的成分，包含得最多；也就是這個「樂」；故儒教對於意志生活而重視「樂」的原理，是我們可以理解的。並且，由「樂」的實踐底修養，與「禮」的道德規律連結起來，而實現了儒教特有的「仁」底生活，也是我們所能理解的。

「仁」的實現！對於孔子，真是一個最高的目標了！

在字義上看來：本來「仁」是相親相和的意思。假若構成社會的每個人能互相親和起來，而創出有調和的秩序，那時，這個社會全體就是調和有秩序的社會；一社會與一社會調和起來，那時這世界就變成一個完美和平的世界了。所以孔子把「仁」的政治問題，完全放在個人的倫理上，就是所謂修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

孔子處在那樣的亂世，欲求社會秩序的再建設，是非由個人的教育問題開始不可！這種理論，我們也能了解！

然而，「樂」也能使我們相親相和。孔子在樂記中也說：「樂者為同，同則相親」

「樂者為同，同則相親」

又說：
「樂者天地之和也」
「大樂與天地同」
真是偉大的音樂，能與天地調和和底原理共鳴，而表現了天地調和的現象。

筆者回憶中學的時候，在論語的時間，先生曾講過：

「要完成人格的最後階段，須賴以樂」的時候，當時就抽了「音樂」那裡的這大力量！「的一個疑問：可是自開始研究樂記以後，總發見了孔子對於音樂，是賦予了更大的力量。

孔子他自己是這樣實踐了！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他的弟子也是這樣的實踐！

可是後代的儒者，是否也這樣的實踐？至此，筆者便不敢判定。至少孔子當時復興創造出來的樂曲，全失傳得不知去向。恐怕就合人格的備教，也在後代無形中會變形的，這是不能否定的事實。

十三：困苦中的孔子

我們已經知道，孔子對於音樂的態度，不只求完成人格的効果，此外，能在許多地方，發見他是超越了這個範圍的。

「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

陳，蔡爲防止孔子被楚之聘用，故用武力將他們圍攻於荒野

之中。處在貧賤斷絕，從者患病的情況中，孔子仍是弦歌不輟。這種事實，不管後人是怎樣的批評，然而筆者已是佩服得無言可說！

現在我們如試翻音樂藝術史來看一下（不管洋之東西），就可以知道：一個在木質上偉大的音樂家，無論達到任何痛苦與困難，總能突破難關，完成其欲創造的藝術。至於凡庸通俗的所謂藝術家；一逢困難，失望，即茫然自失而不知藝術的走向了；這種現象，不只限於遊玩時；就是在得意的絕頂上，這種凡庸的藝術家，也是同樣的高興得會把藝術忘却的。

偉大的音樂家，不論在任何種的環境中，總不能失去了心底平衡。而能感到音樂的光輝的。就是孔子，在那不幸的境遇之下，還未曾失去了心底平衡。所以音樂對於他，已越過了慰安的效能，而他在本質上是太音樂家化了！

十四：音樂上的樂

這樣的孔子，我們很能想像到他不只會彈琴或演奏其他的樂器，也許能作曲；司馬遷又寫出這樣的一節：

「……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陳操以哀之」

這是孔子不得用於衛，想去見趙簡子時候，忽然聽到晉國晉大夫冀鳴犢，聲聲死亡的消息，嘆息之，因而退息於陬鄉，親作

琴曲「陬操」以揮獻其靈。
可是孔子在音樂上的重要業績，還是完成了是時業已消散而瀕於滅亡的古代音樂與民間音樂之集大成。

「吾自德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頌，雅是周朝的雅樂，孔子把它們復興起來；又把將要斷絕的傳統，復原了它們本來的位置；就是在前項（第八節）他所批評的朝廷樂各樂章，筆者想也一定是把它們復興起來保存着的。至於像詩經的民間音樂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聲」
給它們統一起來，再照詞的形式加以分類。
像這樣的專業，在當時，也可以說：非孔子其誰能爲此也。

十五：編作曲的態度

音樂家同時又能作曲的孔子，對於復興此種古樂與民間樂的時候，到底是持如何的態度去編作，這又是我們音樂家所喜歡聽的一段：

「觀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

具有創造精神的藝術家，對於孔子所說的這一句，是否會生多大的刺戟？他觀察，夏制度上的特徵，變化，而可以預言至百代以後的朝廷的發展變化；同時他又推定說周朝就把這二代的文化，統一之後所生出來的標準底朝廷。

「郁乎文哉，吾從周」，
是他最後發出的一句感嘆詞！
在第三節中，筆者已經說過，孔子是把周朝的文物制度，看做最高的理想，而努力實現其理想。這種精神，是全據孔子的批判底精神與方法，而自然流動出來的結果。研究歷朝的歷史記錄——自堯帝，舜帝，直到秦穆公的時代——調查其文物所具有的一切，然後再給它們統一合體起來，加以批判底精神而發展之，像這樣的態度生出來的結果，所復興的事件，當然就不只限於「復興」二字的範圍，並且已經增加了「建設」的發展意義。

「一權事件，在發展進化的期間，我們知道它是不會由一方的極端，一躍就變到他方的極端的。據何晏的評說：

「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
所以孔子所取的態度與方法，當然是很穩妥的；當然，他所復興的古樂與民間音樂，無疑也是在同樣的方法與精神發動之下而發生出來的了！

十六：偽造「周禮」

結果，孔子創出了他的理想制度，尤以周朝的制度爲最高；其在當時混亂的世態中，計圖回復社會的秩序，而又爲要象徵周朝的文化精神，復興了禮樂的權威。
可是，對於孔子所創作的制

度，在古文派與今文派之間，發起了猛烈的論爭。
據古文派的主張：是說孔子的新制度，是以周公所制定的「周禮」爲標準而成的；可是，今文派就不承認了！他們並不相信有「周禮」一書的存在，並且說，那是孔子一派以周公爲招牌，而偽造出來的東西。

這一種的論爭，對於筆者也是無所謂的。關於「周禮」的眞偽，是不在本問題之內的。對於筆者起重大的意義，就是他把歷代的文物全統一合體，而又附以批判底發展精神。

回頭我們的現實，這個批判底發展精神，是不是正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東西！
十七：結尾。
「然魯終不能用孔，孔子亦不求仕」
持以如此高邁的禮樂底思想，創出新制度，而遊說其重要性於諸侯之間。然而，在結果，孔子是失敗的。不只是在魯，到處都不用的。

若是單以「樂」一方面來說，恐怕到了什麼時代，人們都想它就是「沒有也可以」的東西！
恰好有識者，對於世人，大聲主張其重要性，然而他的聲音越大，人們更越想是「沒有也可以」的東西了！
可是，這是「樂」的眞的運命麼？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於北碚西園

可是，對於孔子所創作的制

走入了新階段的中日兩國

本社外傳部專員
本刊編輯委員

長岡

克曉

國民政府由於新與日滿兩國結成正式的國際關係，劃定了一個階段。民國二十七年年底，汪精衛氏發起了新政治運動，離開重慶，走出提倡和平建國。然而這個運動，是有打開盤根錯節的局面的必要的，經過了一年三個月，才以還都南京的形式，組織了政府。在這上，汪氏一派的運動，劃定了一個階段。以來，又經過了八個月，由於這次與日滿兩國的新關係，又劃定了第二個階段。這樣看來，國民政府的發展，實在是令人醒目的。雖然令人醒目的是不難的，然而以汪氏一派的目標看來，直到今日的政治運動的進展，還不足以說是有什麼很大的發展，汪氏一派的政治目標，實在應該還是更高的。建設新中國才是那運動的目標，現在的目標，也應該仍是在這一點，而且這是不止於全面和平的實現的。那廣大的地域，化成了戰場，國民的多數，蒙受了戰禍，而四散流離。失去衣食的，也有數千萬人，就是沒有失去衣食，恐怕也沒有不在經濟上受了大打擊的。這些不只於個人被害，國家經濟，國民經濟所受的損害，也實在是很大的，正在萌芽生長中的民族資本是崩壞了。

正在走入近代化的產業，差不多也全被破壞了。即或實現了全面的和平，要恢復恢復原狀，決不是容易的事。汪氏一派應該是以恢復原狀為目標的。然而，就是恢復了原狀，也不會就滿足了，並且也不能就滿足的。在事變前的中國，還有許多地方，沒有達到國際上的水準。在中國還有許多租界，列國一向在享受着領事裁判權，中國重沒有脫離了孫文所說的次殖民地之桎梏。事變前的南京政府由於與英美關係的進展，甚至於有潛深入於這種次殖民地的情勢的傾向。這樣，如果僅僅恢復了事變以前的原狀，汪氏決不能公然說他是作到了孫文氏的遺囑。新中國的建設，也就是與汪氏一派的大負擔。這種負擔，不但孫文以往沒有十分考慮的，並且也沒樹立了什麼具體的計劃。這就是對應於世界的新情勢，必須與日本協力，在政治上，經濟上結成一個強而有力的協同體。這對於汪氏一派，對於國民黨，對於全中國，完全是重新課與了的一個使命。孫文曾說過關於與日本提議的話。然而世界的政治經濟狀態的集團化，是孫文發後發生的事。根基於此的中日提議論，也不是在孫文生前所能有的。這在南京政府似乎已經有了

極大的期望，在中日新條約上也表明着這種決意，在其基本條約的第六條上，已經規定着兩國的經濟關係，關於開發華北蒙疆的地下資源，約定了中日協力，關於在其他地域的地下資源的利用，也供與日本便宜，並且約定了一般物資供給的合理化。實在是約定了廣大範圍的經濟上的協力。這在孫文的建國大綱上，也是沒有預想得到的。新國民政府的使命，對內對外，不能不說是重大的。想到新國民政府將來這些大事業的時候，中國之由於新條約的締結，重新登上國際的舞臺，走向大事業的這一個階段，是值得慶祝的。然而同時必須更進一步去堅定那重大的決心。這事業的前途，決不是容易的，我們與汪氏一派同樣地相信將來的成功，然而因為使命過於重大了，當局者恐怕也許會有着一種悲壯的觀感吧。我們對於那種決心，是不得不感佩的。

二

目標高遠，使命重大，僅僅這樣，當局者要迅速成是不行的。必須一步一由手小步去落實進行的。雖然最終的目標是新中國的建設，東亞協同體的結成，在達到那最終目的之前的階段上，第一必須去謀求中日全面的和平，因之，必須以獲得中國的民心去維持秩序。

在中國，如前所述，為了戰禍，苦於衣食的人是很多的。第一，先得要保障這些人的最低程度的生活。最少就是不能保障他們的生活，也得要保障他們的生存。所謂生活，就是人類延長生命的方式，生存則不止人類，實在也就是一般動物的延長生命的方式。人類僅僅生存不能滿足，是希望生活的，不過在遭逢巨大戰禍的中國，還能說生活麼，就是生存也有多少人是感到困難的。最少要以保障人民的生存去加重國民政府的聲望的。然而這也決不是容易的。第一對此，治安的確保是必要的。像抗日政權和共產分子，是不絕地在擾亂治安的，同時在確保治安上是有與南京政府協力的日本軍隊的。然而日本軍隊原來是為了戰爭的軍隊，不是必須辦理警察事務的。在擴大軍上，進擊敵軍上，在所謂攻城野戰的時候，日本軍隊是世界無比的，然而不是用在原則上的遊擊戰與取締盜匪等等事情上的兵力。能够明白中國話的日本兵士是極少的，因之探詢的能力也不充分。所以雖然在前線作戰上，日本軍是最適任的，但是在後方確保治安上，反

倒不如用那訓練過的中國軍隊和警察隊，較為便利。國民政府已經組織了綏靖隊，向各地派遣中。效果是值人期待的。並且在抗日軍隊裡，覺悟了抗日之非與犧牲之巨，因而希望投降的，也有相當的數目。無論新編成綏靖軍，或收留這些投降兵，相當的經費是必要的。總之，國民政府當面的任務在於確保治安，而且這筆經費，在政府的支出上，也要占一個最大額的數目吧。因之，在國民政府不但為了達成大目標，就是為了達成眼前的任務，不籌劃財政的確立是不行的。中央銀行的設立與金融制度的確立，都是必要的。並且國民政府不啻實行與相約的政策，去獲得國民的信賴是不行的。在中日條約上，關於領事裁判權的撤廢，和日本租界的返還，在原則上已經決定了，這可以看作是實現了與國民政府的夙約之一端，然而僅僅如此是不充分的。必須要把原則上的決定具體化。在這上是要許多準備，作爲前提條件的。並且不僅如此，眼前迫切的事，還有憲政實施的問題。重慶政府與國民政府自民國廿九年十一月起着手實行，但由於事變和其他關係，發生了障礙，因之憲政之實施，只有無期延期。現在的南京國民政府與國民政府自民國卅年一月起謀求憲政實施的具體化，現在時日已經迫近眼前了，這可以說是國民政府急務中的急務吧。

三

這樣看來，國民政府必須要作的事務，正在山積。果然國民政府完全具有這種實行的實力與意志嗎？有人是抱着這種懷疑的。立刻要什麼都作出來，這是無理的。不過，雖然有這許多苦楚難點，也總要次第去實行的。實在今日的國民政府，是有着值人同情的難點的。國民政府得到了日本的協力，是非常有力的。抗日政府想用武力來壓倒國民政府，對之，日本軍是斷然保護國民政府的，不但如此，並且對抗日政權的武力強壓，也是一點不肯放鬆的。這個對於國民政府也是非常有力的。然而抗日政權，今日仍然執拗地在擾亂國民政府治下的治安，對之，日本軍隊不取作戰行動是不行的。這樣日本軍隊雖然不是在占領地城內布行軍政，像這樣既有軍事行動的必要，那麼對這些地域，不得不已加以種種之限制的。國民政府的自由時常感受一種限制，這也是不得已的。實際上如果不能掌握行政的自由，對於財政的確立，人心的收攬，不一定能够影響的。這一點上國民政府是值人同情的。然而治安之維持與行政的自由是互為因果的。治安如果確保了，日軍就沒有作戰行動的必要了，因之國民政府也就能够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了。反之治安紊亂，日軍作戰行動的程度也要加深，在作戰上嚴重的監視與取締，結果就束縛了國民政府的自

由。所以國民政府目前雖然站在痛苦的立場上，却不能訴說行政上的不自由，自己前進一步，才能獲得一步行政上的自由，再前一步，才能獲得再前進一步的行政上的自由。這樣雖然希望能够早一天達成讓與國民政府的重大的任務，但是那樣繁多的任務，要急切完成是近於不可能的。除去漸之地，一步一步地作下基礎是別無辦法的。由於這樣的事體看來，國民政府治下的政治，與抗日政權治下的政治，哪一個幸福，這是應該訴與嚴正的國民去批判的。如果國民政府與國民政府協力的日本的努力不足，因而不能作出成績的話，那就沒有抓住國民大眾的力量了。那才是國民政府的失敗。國民政府最少限度，要作出抗日政權以上的治績的，否則其使命將不能達成，這一點是不可忘記的。抗日政權方面，是相信抗日比起和平來，能够使中國國民幸福，而且在這樣宣傳中。這種空虛的期待，必須由國民政府來證實它，昭示給全國國民。這樣才能實現中日全面的和平，才能貫徹和平建國的初衷。

抗日的中國，無論怎樣說也是疲憊極了。英美雖然大聲高呼着援助抗日的中國，然而實際效果如何，是可疑的。而且說起他們的真意來，他們是希望延長中日的戰爭來牽制日本的。他們最終的目的，決不是希望抗日中國的強大。使中國與以多大的犧牲，他們是不介意的，不如說是以犧牲中國為目標的。然而這種情形，在中國並沒有被普遍地理解，何況在抗日政權的治下呢。並且抗戰建國論也比和平建國論容易引入入耳。中國國民還有着許多人，沒有諒解汪氏的主張。所以雖然抗日政權十分疲憊，全面的和平一時也沒有實現的趨向。現在不是國民政府可以漫然坐視傍觀的時候。然而抗日政權對於和平論是取着掩耳不聽的態度。所以目下雖然也許有着一部分人作着全面和平的交涉，抗日政權也是不願的。

汪氏在脫離重慶之後，直到今日，多少回勸告着實現全面的和平，然而在今天，抗日政權是一點也不顧及的。對那頭迷的抗日政權，今後可以認為沒有再加勸說的必要了。然而抗日政權讓步出頭的機會，也是必要的，並且客觀的情勢的變化，也是須要等待的。國民政府雖然不能急於解決這事，比起在忙中的錯誤的措置來，是要不失其將來的機會，而加以嚴重的警戒，充分的準備來等待的。

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磨擦，還沒有到完全絕對的地步，然而是在日益激化之中。在抗日政權的背後有過最大勢力的英國，被德國所逼迫，已經成了風前的蠟燭了。美國雖然有代替援助的樣子，時期已經有了過晚之感。沒有直接援助的辦法，是在由於牽制日本，間接地援助抗日政權的。日本在軍事上壓迫的力量，決沒有鬆緩。這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抗日政權，一天比一天走近了窮境。在這上，如果國民政府有了充分的準備在警戒中的話，雖時期遲早不能預料，全面和平實現之日，也一定會來的。現在日滿兩國已經承認了國民政府，承認滿洲國的諸國以及其後參加三國同盟的諸國，也將陸續承認國民政府的。中日滿三國之間，已經各各任命了大使或將在任命之中。這些如果都履新赴任的話，國民政府的國際的活動，是可以期待其燦然出現的。

四

所謂日本將不堪於長期戰爭的這種抗日政權與歐美的見解，完全被打倒了。日本的國內體制，改編為戰時體制，似乎是需要一個長遠的時日，然而現在已經次第走近完成的時期了。從來看去閒散放任的國民，也漸覺悟過來了。日本的領土，一點也沒有陷為戰場，抗日政權的飛機，雖然也不見得有飛到臺灣來過的例子，但那是不值一說的。所以日本雖然決定了國民的決心與覺悟，反倒顯得閉關無事。食糧不足，在這意味上，可說是天與的警鐘。雖然說食糧不足也決沒有絕對的不足。分配與消費的統制如果圓滑施行的話，決沒有什麼不足的。目下在統制的施行上，雖然多少不免有着不圓滑的地方，但是在國內並沒有個飢餓的人，然而在精神上，這是天與的警鐘，過於閒散放任的國民才開始知道了緊張與認真。此外，還有使日本人緊張而且認真的，就是自前年以來，美國在經濟上的壓迫。無論如何，日本以往在一個很長的期間內，在經濟上依賴過美國的地方是很多的。在美國以為美國的地方是很多的。在美國以為美國的經濟的壓迫可以給與日本致命的打擊，這種見解是極普遍的。因之美國漸對日本加上了壓迫，可以說是衝擊了日本的主要害，不過美國這種手段，早就可以預想的。以改編日本經濟體制為必要，也是根基於此的。這樣即或什麼時候和美國在經濟上絕交也着々完成了對應的準備。此外雖然也有着在政治上的理由，然而結果終於實現了多年懸案の日德意三國同盟，在經濟上，更決定了中日滿三國經濟建設的項目，已經在去年十一月五日發表。滿洲國也與此呼應，發表了經濟五年計劃的修正。其後兩國在經濟計劃上細目的修正也在順次發表中，並且日本軍占領地城的開發，最初是由於臨時政府，維新政府與日本的協力着手進行的，這些最近也與國民政府的發展相應，次第就緒。所謂在經濟上三國集團結成的實績，也在奏成中。這樣，美國的經濟的壓迫，在實際上，與日本的損失，比較已少，在精神上使日本緊張之點，對日本是非常有益的，並且也可以說是促進了三國同盟的急速實現。

這樣中日滿三國的進路，雖然仍有不少荆棘，但三國對之的對策，是已經完成了。

法國走向更生之路

打破現狀極難

敗戰後六個月的法國，行將站在整理國家破產的第一階段，以迎新的年。換句話說，法國由於債權者這重兩國的寬容的協力政策，企圖整理一些傾覆的家產，把從前浪漫的生活整理，以找出更生的繼續。這通到軸心協力，向新體制進進，是貝當總理和賴伐爾總理領導下之現政體的國策。據說這政策是在希特勒總統與貝當總理會談中所提出的。國民大眾是否將以全面的支特去投歸現政體，必須看現今的經過後，才能知道。

對德協力的困難 俗語說，兒女不知道父母的心。法國人總是乖皮氣的。相傳者說他們往右邊走，他們偏往左邊走，他們即具有所謂反對的氣質 (Esprit de contradiction)。就他們與軸心協力時，而在他們中喊出特戈爾重慶 (Vive la République) 的份子也相當的多。不過如此，從來法國經濟凋敝，完全是以對英協理為基礎而組織的。為了實行對軸心協力政策，法國政府還運籌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必須首先依照對軸心協力政策，把上述的經濟機構重行組織。

而且法國重新要協力的對手德國，一直從昨天為止，是法國的宿敵。上次大戰不用說，即在過去數十年間，歷代法國政府都教訓他們的國民，說德國是法國的敵國。如今要實行對德協力政策，法國政府必須由國民的腦中全部掃除數十年間反德宣傳的効果。

法國人民在戰敗後，對於他們的敵國不覺忽然自失。教育傳佈更其似的德國兵隊，不僅具備着規律嚴格，寬容，謙遜的美德，而且德國兵隊的體格，在他們看慣

了法國兵隊的眼中，是表徵着優美的民族性。法國人民的觀念，以為這種優秀的對手如果有什麼苛刻的要求，他們是沒有辦法的。然而德軍對他們什麼東西也沒有擷取，却以溫情對待佔領地民衆。德軍對法國文化，也表示了其潛在的尊敬。於是法國人民在內心便感到德國是容易相處的。隨着佔領的延長，德國式的不斷征服的方針，逐漸開始顯明起來了。德國人的強韌，在法國人的眼中看來，總是帶有極下人的氣味。而敗戰的日子越遠，法國人民在內



總理雷貝 (上)
總理賴伐爾 (下)

心甚至也有種親德國人的鄉下氣味。這是現在支配法國人民大眾的心理狀態。站在指導者方面的人們，認識潛伏在這事態的危險性，努力想把大家拉到誠心誠意的對德協力的方向去，這是不用說的。

賴伐爾副總理 我有了幾次機會，賴伐爾副總理作私人的會見，我感測他的協力政策並不是一時投機的親善論。他的反英主義並不是僅由恐懼而變主觀產生出來，而是由他中生的政治和外交的慘痛經驗產生出來的堅固信念。他的敵人由於對於他的野心，在懷疑他的敵意。他早晨六時接到貝當總理的來電，即由巴黎動身，坐六小時的汽車到維希，自正午起立即出席閣議，作對德交涉的中間

報告。然後再接受貝當總理的新訓令，午夜五時由維希出發，在夜中抵達巴黎，翌晨八時就辦理閣務。這種遲遲的辦公生活，決不是由於單純的野心做過頭的。

賴伐爾的弱點是：賴伐爾副總理的外交手腕不完全與貝當總理的信用渾然成爲一體，而且法國人民以爲他們兩人間似乎有間隙似的。法國國民因爲熟知賴氏是善於和解的有名律師，善於妥協的政治家，並不知道他的理想和信念，所以他們動輒有低估他的功績。賴伐爾，理論家和活動家的夫德當 (Pierre Etienne Flandin) 前總理，哥特 (Pierre Cot) 前航空部長，多里歐 (Roger Devise) 法國民衆黨首，讓助新政權所以開始傳佈，其原因恐怕在這裡。然而無論誰掌握政權，要打破法國的

現狀，仍是極困難的。

顧落於「無的國家」

對物資缺乏的苦惱 原來法國是「有的國家」，因爲她的廣大殖民地只次於英國的殖民地。由於戰事失敗，以及德意對英作戰的關係，法本國與其殖民地間在經濟上今日已陷於事實上的隔絕狀態。於是法國遂一變而成爲「無的國家」了。法國而對糧食的資料，即其例。

主要食物的肉類不用說，即副食物的野菜類，嗜好品的咖啡和食用脂肪類，如果能夠由殖民地移入，法國便能自給自足。再就國內而言，由於北部戰區的荒廢，交通機關自行破壞的癱瘓狀態以及二百萬壯丁

的減少，使國內物資缺乏，交通機關自行破壞的癱瘓狀態以及二百萬壯丁

時事備忘錄

- 十二月一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三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四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五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六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七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八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九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十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十一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十二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十三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十四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十五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十六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十七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十八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十九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十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十一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十二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十三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十四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十五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十六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十八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二十九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 十二月三十日 日本海軍大臣東條英機在東京發表聲明，謂日本海軍將以全力從事於太平洋之防禦。

來 年 一 界 版 出 的 國 中

潮之下，也是極其荒涼淒涼的。貧血的一九四〇年中國出版界，整個是還在動亂中，掙扎着孱弱的蠕動，直像一條缺乏血液的活與力，俾使展開健康的姿態於一九四一年之初，並在擬使今年度的出版界能由其中携取一條彩色斑斕的腰帶，做為依靠的伸縮與前進，一九四〇是應無所遺留的，無足做為根據的充當未來的一個因素。原因是：

「一九四〇年中國出版界既接着「一九三九年的動亂下的騷亂與貧乏，而本身所擁有的乃仍是缺乏了系統的發展，便一貫的蕭索與沈寂了。」

那麼，怎麼辦呢？

爲了多々々々的，一九四〇年新中國出版界，也許有其一絲遲緩的步伐，而做爲今年度中國出版界的借鏡與感觸。當在一九四一年的頭一個日子下，且做一個激發與衝動來展開一個新的日子中硬期的步伐，原也無不可。但想達到這應有的企圖與目標，應不管牠本身如何短少條件，仍須回溯一九四〇年新中國出版界實際上的活動與悲觀。

二、動亂下的一九四〇年中 國文化層出版量的回潮

做爲文化的先鋒與記錄者的出版界，是大衆進化的教化先鋒，但這先鋒在一九四〇年，便使人感到已輕視了這愉快的名辭與義務，而顯現着過度的疲倦與輕鬆。倘這萎靡心情下支持的現狀，如其把錯誤全然擱置到中國出版界本身，這在說明緣因上，是過分不夠的。應該再想及的是缺乏上主觀的系統指導與推動，乃至隨在全世界紛亂不景氣中的油煙稀張缺乏與價格的過昂。至於在紛亂下尤其沒有應有的鼓勵與支援，乃成爲尤其無可否認的甚大主因。昨年度，大體上整個中國出版界，是在充斥着低級趣味的遊藝趣味刊物的大量出現，生活在一端小角落裡呈現着畸形的繁華。但這現象反映的並不是讀者層鑑賞力的退行，而是沒有大量正道刊物以爲

代替一般讀者層的空間與時間。於是出版界生產的孱弱乃成爲一個確然的動因了。一九四〇年的中國出版界，就這樣在消極的信念下，打發着又堆一推組成了年的一個空虛的日子裡……

緊跟着一個新的日子的開始，如想振取：在認清了一九四〇年踏過的路跡後，去着對過去的一九三九年有了什麼不同，那爲脚印所留下的痕跡，更是否應爲一九四一年邁循的路線呢？果爲留下若干未完成待理的珍貴的保留與該剔挑的亂石與荆棘呢？

一九四〇年中國出版界能够形成一點表面上的繁華與生齒，這要先提出來華北出版界。

華北出版界在整個茫無頭緒中，也僅是表面上的繁榮。這在一年來華北出版界期刊雜誌的彼傾此繼，停刊的大量相繼，出版的延期與合刊，一兩月刊物的生活壽命，正適表現着艱難的掙扎與刊物本身的缺乏健全性，故談華北出版界，也是仍在極其慘淡中無可取得愉快的現象的！

綜合刊物中國公論

談華北出版界應先列舉代表華北權威刊物的中國公論與中國文藝。前者是政治經濟文藝的綜合刊物。後者則是純文藝的。中國公論以學術的政論，獲得了大部分智識階級。而且爲了它對於現狀中國時局，曾經提供了重要解說，故在極其苦悶的中國智識階級層中，爲了做了一種小小的公論，故其所獲到的讚譽，是大量且全屬之於文化層中的。靠了這條件，中國公論在華北出版界的缺乏正統刊物下，乃形成了黃昏的光亮。乃是爲了略微的做了一種極端飢渴的文化滋養的一點原料。這刊物目前仍繼續的在出版界遭逢着窘困的自然限制下，掙扎着它的達到四卷的短促的壽命。國際的教育的以及歷史哲學……以至社會科學心理學的各各的學藝部門，中國公論大體上可說略略的做到對一般讀者需要上供給的職能。至於文藝雖居於附庸，但在創作散文能一次刊出一萬五千字的數量，而且在嚴格的審選下，再爲了一部分接受

素養較深的作者，供給着無限的心靈呼喊，於是這刊物在文藝方面的供獻，也有其未來的期待的。

張深切主編下的中國文藝

另一方面，兩大刊物之一的中國文藝呢，一九四〇年它曾開始着一點較新的姿態，邁進了第五期，但爲了過於迎合部門的類目，篇幅的剩餘無幾，乃成忽略着創作那點做爲純文藝刊物的條件。缺乏創造精神，是無可如何的在實際上難於做到那中國文藝的廣大題目。爲了文藝是最好反映現狀人的環境的政治的經濟的時代的反映，中國文藝本應在文化界站有着重要的地位。爲此，對這一本純文藝的中國文藝，願多植一點意見與期望。

記得賽珍珠批評過中國創作界上對於創造太安分，故有時是做不到創造，而是缺乏創造精神的。據此，中國文藝在時刻掙脫着類如在沙漠旅行中的靈魂的枯燥之際，果供給了一些什麼呢？在忽略了創作這一題目下，是爲人所失望的。在最初中國文藝並以藝術的標題下，刊載了一些大眼揮圓的照片，那顯然說明了中國文藝另外的一點着眼是「暇餘的消遣品」。在某一段時間，它算是得罪了讀者。最初，中國文藝獲有着很多的虛心讀者，捧着它找尋着壯美的鵝標。而且每一個讀者皆在要求着中國文藝向着結實的路徑奔走。也許它的脆弱的脚步，不容許它個個邁進，是並沒有與讀者善意的自覺的握手的。一般讀者，大體都願意要求中國文藝中每一個作者，應在適當的地方，留一些縫隙，讓那些用着沈重的一把代價，使自己的想像與作品合作，在作者暗示的圈子中，去摸索補充那些欲得不果朦朧的隱象與影現，這原是讀者共有的心情，惟這樣，讀者始意識到是在積極的追求光明的希望，在讀着「一本正經的書」。也許是期待的過分沈重吧，在中國文藝的「一九四〇年的作家創作週」下，是意外由朦朧中不見一點新鮮的生命的輪廓，於是失望也就過分的清晰了。這其間，也許中國文藝對於望塵破壞了讀者的一點迷信，便常常疏忽了一個

一、緊接着昨年……

一九四〇年，在仍然是中國的一個艱難年頭下，到現在，尙想從回憶中去計算若干的日子中那些密如恒沙的事物與現象，抓到手裏的，也祇是一把鬆軟的沙。仍然劃下的是成爲無限悵惘與空虛。爲此，爲測量一個文化的高度與力量，而散步於中國今年出版界，鳥跡清地的正面成績時，便感出一九四〇年，正因接受的是昨年度缺乏整齊安頓好了的系統的主潮式概念下，致使一九四〇年本身更顯少的集納部分之標準。於是今年度，正當達迎了一個新的年曆的日子起始時，而想對一九四〇年內提取一點即使是新陳代謝，在回



日本古典文學鑑賞

古事記·日本書紀

—歌謠·神話·傳說·歷史—

許 穎

一國國民，都有她風貌異趣的思想和情感。而最能表示這思想和情感的，便是那一國的文學。雖然，文學因國籍不同或生差異，與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特質；但每個民族文學的原始，却都遠在有文字之前，便有了以口傳語的口頭文學。這個，幾乎成爲各民族共通的現象，日本自然亦不會例外。日本上代文學的表現，集中在「歌謠」「傳述」「祈禱」三種形式。而這三種形式的文學，又被一個單純的中心思想貫繫着。那即是與初民的知識相協調的神的觀念。其中做爲祈禱用的「祝詞」，更純然屬於神的文學。「祝詞」是古代人民對神的敬，虔誠的禮讚，爲祭儀合一時代必有的現象。這是國民懇禱神祇的聲音，傳至後代，經後人筆錄下來。辭句質實無華，意態莊嚴森大。祇是形式多有固定，大半先述開國源流，次敘祈求的目的，亦不外是邀請神靈呵護，息滅疾疫，驅除邪惡；而最切要的，乃是祈求風雨調順，五穀豐

登。現存的「祝詞」內容多數如此。這很顯明的可以看出，那個時期，已竟進到農業時代，而非漁獵的時代了。所以「祝詞」實不能認爲是最初的文學。衡諸慣例，原始的，歌謠外發。同時，外界的快感和苦痛，支配肉體發出一種韻律的活動，這便是舞蹈的產生，所以「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在初始，詩歌是與舞蹈不分離的。

日本古代歌謠，亦係起自舞歌。形式沒有一定，多反覆的疊句，這是由於單純衝動的反射作用，與歌舞韻律的孳乳。因之情調甚爲雄健，亦便於記誦。多爲抒情詩歌，絕少敘事作品。有贊美男女情愛的戀歌，有表揚武功的戰歌，與歡會宴饗頌見慶慰的頌歌，及民謠等。內中尤以戀歌居多，男女應答的辭章，也極爲宛轉有情致。如八千才神的戀愛喜劇，和女鳥王，輕太子等人的戀愛悲劇，都是如何的妙曼動人。而且，先民的思想，坦率天真，歌中每有毫無忌憚的表現。因爲那時的人，還未披上道德的外衣。其次是關於征伐的歌，描

出了上代人的勇敢有爲，而歌頌自然的風物，則傳出了時代的風土氣味，和那寧靜樂天的享受。發想的内容與歌詠的對象，都是日常周圍的所見，沒有無端的傷感，亦不馳騁於空想。祇是守定實際的生活，以簡勁的聲律，歌出心頭的感發。雖是詩歌，但沒有幽玄奧淡的詩情。歌詞即係當時通行的語言。敘事述事，亦俱是日常的事物。而古代歌謠的實質，便是建在這般的單純性上。

日本古歌謠流傳至今的，連斷片在內，大約共有二百餘首，散見「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等書中。所以亦稱做「記紀之歌」。其中有一小部分，雖似經過後人的潤飾；但並未損及那古樸的格調。而且，被採錄在「古事記」「日本書紀」兩書裏，大多數不是使歌謠孤立，是與神話和傳說相結合，組成若干的故事。有的，甚至是以歌謠爲主，而以記事爲從屬存在的故事詩歌。因爲這許多的歌謠混入，遂使「傳述」的文學「古事記」「日本書紀」增高了本身的文學價值，令那神話與傳說更增加一層燦爛的丰姿。所以「歌謠」僅是能表現了日本古代民族精神的部分；而最爲具體的系統，以強力刻劃出古代社會的著作，却是「記紀」兩書。

「古事記」爲日本最古的書籍，係太安萬侶奉詔編纂，記述神田阿禮所記憶的舊傳而成。後世極爲尊崇，視做建國的經典。書成於第四十三代女帝元明天皇和銅五年（公元七一二）年唐睿宗末年。「日本書紀」成書，較晚八年。於元正天皇養老四年（七二〇）年唐玄宗開元八年，勅命舍人親王監修，而由數人分撰。太安萬侶亦參與其事。這兩書編撰的動機，都是屢續先代修史的計劃。但因纂錄人員的多寡，遂使兩書在取材上有了分別。對於史料的选择和安排，「古事記」係出於一個人的主見，「日本書紀」則合取衆人的集議。且更擴大取材的範圍，涉外關係，又會參酌「百濟記」、「百濟本紀」等三韓的歷史書。「古事記」的根本史料，却祇是經前代整理過的帝王繙統，諸族譜系，及先代的舊辭。著者所持的態度，是竭力保存古代神話傳說的本身，以提示日本建國精神與事實爲經，而以政治的變遷，風俗生活，及戀愛的插話爲緯的。一本傳說的歷史；「日本書紀」則是着意在史實材料的蒐集，努力保持正史面目的一部政治史。所以，即係同一記事，在兩書中亦呈現着不同的風格，和獨異的特色。「古事記」多神代傳說；而「日本書紀」則後世的史實豐富。「古事記」所收入的神話傳說，在「日本書紀」裏便時常被略去，或縮成簡單的記事，做爲附錄與異說的形式載錄。神代傳說佔「古事記」全書的三分之一，在「日本書紀」內，却僅分給十五之一的篇幅，而「書紀」所記的史實，不過祇是多向後代延長了八十年。

兩書都是用漢字寫成的，但體裁却不同。「古事記」是用了一種極爲奇特的漢文體，將漢字做爲表音的與表意的夾雜混用，在今日看來，已成爲最難解讀的書了。然而，在當時著者使用這種文體，却會煞費苦心。因爲那時尚未有和文字母，若全用漢訓，則有許多語言無法直錄；如全用音譯，又苦於冗長。所以，「古事記」序文中，曾解釋這般緣由說：「上古之時，言意並朴，數文構句，於字即難。已因訓述者，詞不盡心；全以音譯者，事更更長。是以今或於一句之中，音訓交用；或於一事之內，全用訓錄。」著者改造的毅力，於此可以想見。而能將古語留存到現在，亦是「古事記」價值之一。

「日本書紀」完全用漢文體。因此，漢籍的影響亦極爲顯著。不但形式是模倣「史記」「漢書」而開天闢地一段；「天地未判，陰陽不分，混沌如雞子，溟溟而含芽。及其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澁滯而爲地」諸語，即係襲用「淮南子」的「天文訓」篇及「三五曆紀」等書。「古事記」雖被稱爲中國文化移植前一時代的產物（山田孝雄氏語），但亦祇是比較的說法。其中與「書紀」不同的宇宙初始的記載，兩神互生鳥嶼，亦和「淮南子」「精神訓」篇中的「二神混生，經天營地」相暗合。且成書時，已距離百濟博士王仁自朝鮮半島東渡，（應神天皇十六年，公元二八五年，晉武帝太康六年時。）獻「論語」「千字文」漢土書籍，約後五百年。正值漢學昌盛時代，太安萬侶的漢學素養即極深。如「古事記」序中的：「夫混元既凝，氣象未教，無名無爲，誰不知其形。」及「道秩軒后，德跨周王，握乾符而摺六合，得天統而包八荒」等，用語用典，無不出自漢籍，而序文本身便是一篇駢雅的文章。因之，「古事記」書中，亦自不免於不知覺間，要摻入一些由漢籍傳來的思想。不過，內裏包含了日本原有的觀念

和意識的成分特多，使本來的思想能掩去那傳入的思想。

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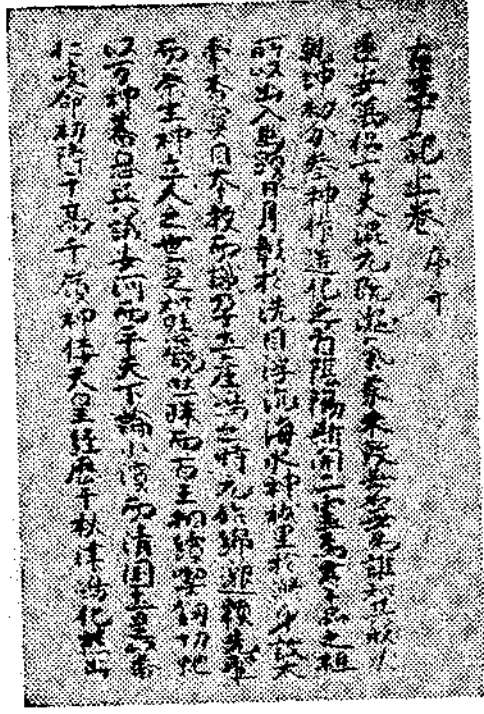
「古事記」三卷，上卷為神代，中卷起自神武天皇至應神天皇，(紀前六六〇年至紀元三二二)年，東周惠王十七年至晉懷帝永嘉六年。(三二三年至六二八年)晉愍帝建興元年至唐太宗貞觀二年。(六一一年至六二八年)全書所記，以神代卷為最優美。開篇敘述國土未開，日月未照臨的創世記，與男女二神立於天橋，以瓊牙攪水，水滴凝結成島，及生殖大八洲，諸神祇的各種神話。女神後因生產火神被灼身亡，男神往黃泉國去尋她，因犯了一不可觸視的禁忌，以致二人發生齟齬，男神用飾物及桃核抵住黃泉的追兵，道和中國古代「桂符祛厲」的風俗相似。男神在幽明交界處，用千鈞石塞堵去路，女神被阻便發咒日死千人，男神却報以要日生一千五百人，其中實寓有民族繁殖的意味。

男神為被黃泉帶來的不祥，洗滌耳目又生天照大神，月讀命及素盞鳴尊三神。遂命姊弟三人分別治領高天原，夜食國與海原。但素盞鳴尊不願住海原，却要去黃泉國去會晤他母親，因此觸怒男神，將他放逐。他到高天原去依他姊姊天照大神。然而，在那裏他又惹犯了神，使他隱遁「天之岩戶」內，世界失去光明。諸神又將他驅逐，謂請回天照大神，再復光明。

素盞鳴尊遂流落到出雲國，在肥河附近，斬了八頭的巨蛇，救了做水神犧牲的少女。他娶了那女子，便營造宮殿，過着和平的日子。他們生了一男一女，女兒後來嫁給大國主命(即八千矛神)。

大國主命是有仁慈心腸和非凡的力量，在戰爭和愛情的場面上，也常是佔優勢的人物。他和他哥哥們的性格不同，他救活過他們所戲弄的裸鬼。又因他能得女子的青睞，他們嫉妬而加以陷害。他逃至出雲國，素盞鳴尊有意將女兒與他，却要試驗他的勇氣。他雖藉了須勢理姬的幫助，渡過各般災難；然終以不堪其苦，又擬遁去。素盞鳴尊便說明原委，使他們結了婚。不久，他又將舊日的戀人八上姬接來同住，但妻子不能相容，於是八上姬又回稻葉地方去了。而他對於妻的感情亦愈為冷淡，熱烈的別愛上沼河姬。須勢理姬猶為難過，在丈夫將要離開她而去時，她深自懊悔，往日的偏狹心腸，致又引發他的愛情，重歸於舊。大國主命的愛歌，沼河姬的應答，須勢理姬的怨艾，是這書中最動人的戀愛故事，也是最美麗的詩篇。

這時，高天原的使者到來，但竟滯留忘歸，忘了傳佈神的意旨。天安河岸的會議於是再開，更派遣了新的使者來，經過一番爭鬪，大國主命便將國土奉讓於天孫。天孫帶來了諸神理國，天照大神又賜與鏡玉劍三種神器，為萬世一統與「明，淨，直」的象徵。



廣福寺本古事記(國寶)(實生院所藏)

女，陷於不義的戀愛，失去國人的心而被放逐。輕大郎女不勝戀慕，便奔到他那裏，相與自殺。纏綿悱惻，都不下於八千矛神戀愛的故事。

四

「古事記」多出入代。中卷以下，記事大都漫散片斷。大體歸納，則以武功事件及戀愛故事較多。其中著稱的，屬於前者的英雄事業，有景行天皇的皇子小碓命(即日本武尊)變裝刺殺敵人與征服熊襲，和終生所經歷的偉烈勳功。及神功皇后的遠征新羅。目弱王，大長谷皇子的雪鬻的悲壯故事。屬於後者的，如，仁德天皇命舉別王向女鳥王求婚，她怕仁德后的嫉妬，便嫁與舉別王，並鼓動他謀叛，戰敗一同被誅。還有允恭天皇的皇子輕太子與同母妹輕大郎

濟民族發育的傳說浮脂，水母，遊魚，葦芽等簡單的譬喻，亦都是由實際生活中體驗出來的，海濱民族生活的實錄。因此，水邊生活的舞臺，成為古代日本民族雄大快活的一篇神話。而陳壽的「三國志」內，亦載有彼那那時的情形：草木茂盛，行不進前。人好捕魚，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所記，正是由原始社會渡到漁獵時代的事實，似尚未進化至定居的農耕時期。然而，在另一面亦藉此可以想見中日交通之早且繁了。

「記」兩書是研究上古的宗教，倫理，政治，社會，文學，生活等最重要的文獻。因為古代人的心身生活都蘊藏其中，而保留到現在。故此，也是最能明瞭日本真髓的兩部古書。

日本自古為崇神的國，所以兩書中載有種種的。信神之多，號八百萬，為自然神，祖先神，英雄神及靈魂的神。而以日神天照大神為至高無上的神祇，高須芳次郎氏稱此為日本民族信奉「太陽主義」之具體的象徵。本來，古代人民對於天體與自然現象認識不足，一切均視為神。凡日月星宿，山川草木，甚至水沫道路，都當做有生命，而加以人格化與神格化。並且，還將那神格與人格融合為一，不似後代對神的觀念認做全能的，而是神與人之間並無隔閡，神的另一面即是人。這和希臘系的諸神相似，神亦具有人間的情感，與正直真摯等善惡不同的性格。大概，古時各民族不同的性格，每有共通的地方。如洲壘漂浮，古希臘人便同有此理想，而向黃泉覺亡妻，和毒蛇獲美女的故事，在希臘神話中亦有相類似的傳述。

「日本書紀」共三十卷。始於開關天地，終於持統天皇(六九六年)唐中宗聖曆十三年(七一二年)首二卷為神代。以下各卷，主要是以一天皇為一卷。但因史料過多，亦有將一代分做兩卷的，或因史料缺少，則將數代併做一卷。共記述了四十一代天皇御宇的政績，較「古事記」多出八代。

其他由「記」中能窺及的古代物質生活，尚有許多。如用火的起始，日常的起居，男女婚姻時的互相稱讚，及母性中心社會的諸種現象都是。而表現得最多的，却是關於那時代的精神生活。

先民的思想，對於任何事物，都是實感的。不僅將神擬人化了；就是對於空間的，性質上的

，或是在想像中的存在，亦無不認做現實的具體存在。所以神話的「高天原」，和人的世界，可以自由往來；又難以現世之身訪問亡靈住所的黃泉國。因為這些地方都好似接連國土的一方，與神家的天堂地獄的想法是不同的。雖然亦有個別有大地神話的「神代卷」有別有天地的神話，有些理想世界的意味；然而，也還是處處透著海能行到的地方。

在古人心中與實感共同存在的，還有一個堅實而取的人生觀。「記」「紀」書中，雖有優美流行的記載；但如不見大洪水和大山活動的痕跡。想這必是由於日本地理環境良好，沒有大自然勢力的侵襲，亦無外來的紛擾，所以養成樂天的意趣，與勇武的精神，而成爲肯定的人生觀。通過「記」「紀」兩書，可做爲共同的基本情調的，亦就是由於充溢着這種肯定的人生觀。

五

「記」「紀」兩書的基礎，固然是建立在古代人意志活動的結果上。然而兩書用敘的意向不同，因是而生差異。「日本書紀」的目的是編修正格的歷史；而「古事記」偏重的是神話和傳說。故以史書而論，自當以「書紀」爲準；但以濃厚趣味描畫古代人民生活諸相，却是「古事記」的特長。「日本書紀」主要在說明國家的本原，明確國家的由來，與前述列傳的宏議，是執筆者的心血所寄。因此，那文章便不免多苦於乾燥。「古事記」係說了神話傳說以正其觀切的感覺，顯明古代日本精神與社會生活的畫。故從文學的立場評衡兩書的藝術價值，「書紀」實不能與「古事記」比擬。

的組合，前後缺少聯絡不相連繫；而且也沒有有一個中心的故事。但若分開了，個別的看去，一段故事，都可以構成一篇獨立異常而美好的散文詩。原始的純情，毫無修飾的敘述，將古代人直覺的作用，活生生躍出紙面。沒有加工雕琢，表現得有如孩子般的單純明確，淳厚無邪。而意志却又瀟灑明朗，強烈的引動讀者的心。使你對了那文字，便不能不幻想當時的情景。其中雖然不包涵了什麼思想與哲理；但一顆誠實心，却似多季的銀魚般，完全是躍出來，全篇又泛流着無慮的快意，傳出爽利輕酒的民性。沒有一些歐洲神話裏的沉重苦澀，和灰色之感。尤其是散在書中各處，開放着的無數的戀愛之花，更是高揚着至真至純而又熱烈的情緒。戀愛的心像，似最能打入著者的心靈裏，把熱情和力，都洩在每個戀愛的插曲上。用了單純素淡的筆，演出醇醪醉人的隱之味。

「古事記」不似現代的著作，在作者執筆時，本無所謂藝術的目的，亦無預定的構圖組織，描寫使用技巧的意識也不存在，全書純然是某種感情的文學。不重結構，有純一的真心。雖不能細數周密，曲折濃淡，但純素却勝過那一切。對了線索條條的寫生靈，不常是比精描的畫幅感覺有過！所以，「古事記」雖缺少瑰奇的想像力，和人生深刻的描寫。然而，却有按捺真情的真心來補償的缺少。和辻哲郎氏在「日本古代文化」中論「古事記」的藝術價值便說過：「古事記全體上牧歌般的優美，即是那清淨心情的流露。即使缺少深度是弱點，然而，總還沒有缺少這心情的價值，是在於有多量的真實的心懷。」

「記」「紀」爲文學的源頭，對於後代均有相當的影響。不過，因本體的不同，遂亦分爲兩大支流。國體「書紀」的作品，多是用漢文體寫成的史書，有「日本紀」（八四一年），「日本後紀」（八六九年）等書。「古事記」的影響則全在文學書方面，其中痕跡最顯著的有「伊勢物語」及「榮華物語」（前者相傳成於公元九百四五十年間，後者在千九百年左右）等，文筆簡

潔，故事優美的書。日本的古語「記」「紀」而外，還有一部地理書，未能輕易忽略。這不多與「古事記」先後同時，更動諸國撰進各國的地誌，這便是「風土記」。現所存者，僅有「出雲風土記」（七三三年）較爲完整。其他如「播磨」常陸，肥前，豐後等記，都成了殘缺的斷簡。文章大部分係「古事記」，記述着各地的物產種類，與土俗的信仰。雖是古色古香，但多枯燥的記事。間亦混入少數

的有趣的神話和傳說。如浦島太郎的逸趣，和天人取壽衣的故事，都很美好。祇是那故事裏的思想却似不似「古事記」那般的日本原有的思想濃厚，而佛家思想的影响極爲顯著。因爲在約早二百年前的欽明天皇十三年（五五二年）崇元帝承元年時，隨了百濟的使者已帶來佛教的經典。然而無論「古事記」，「日本書紀」，或是「風土記」却都是以直觀的情趣，表現了神與國家精神的神。

夢中要尋出一條路；這該是如何的困難。一隻蝸牛多少時候是離不開那方寸地，雖好似走過悠悠遙遠的路程；但實際却隨得那樣的可憐，而又是如何的迂緩。蒼白素淡裏透過我的少年期；隨後，亦未裝飾了青春的顏色，一切都是些不合時宜。在冷冽裏變成孤獨；而又漸漸於那單純的寂寞。不時，踴躍於幻想的快樂；沈沈回憶童年的嚮往；對了嚮往着失落在沙漠裏的駝鈴；一種恍惚間分開實際的積雲；一個被冷落了的心靈，當是有牠更多的想像。抽了遲緩的腳步和過大的身軀，在荒蕪了的墳墓上慢慢的爬行。曾經夢見過墳墓內的宮殿和繁華；但那縹緲尚猶未散，不料沉重的身軀早已跌進墳墓的草叢裏。再起再仆，比起纏綿的勞瘁更可憐。多少個的春風秋風吹過，重未尋到開啓的金鑰匙，却製滿一腔的憤恨和悲哀。爲了衣裏，負背了過載的善舉。不免想起了先前曾寫在筆記簿上的斷章：

蝸牛的脚步

許穎



幼小時多年生活在鄉間，到都市裏來常得人稱做帶些便氣。自念還藏着一顆強的心；但在學校事事都落人後，於是，亦就不得不安於平庸的了。經了不甚規規的學歷，雖曾走上大學的階石；而所學却總是與自家的心情有相當的距離。求合於自己的口胃，還須個人去挑選。許多年，是由自己的手教育了自己。然而，要從山麓的石堆裏撿取一兩塊心愛的石子；在迷離的

未有收回什麼，就輕寶掉青春。一點微弱的星光，照不明世間和自身。



十一月十三日

回 國 旅 行

和平與祖國



◆ 員 說 特 刊 本 欄 ◆

○ 最後寫在『我的感情』的前面

今晚據說是這隻船——日本郵船會社的「歐詩丸」，寫了出帆整六個月平安歸航祖國而設的祝宴。

天井裏掛的燈和懸燈好像加倍地亮開了開關。明晃晃的燈光底下，有幾個船客，呵！地笑着，噁！地敬着日本酒。食桌上，麴麴尾，支那麵，好像作着要跳躍的姿勢，然而被放在盤子裏的——「麵條赤鯛」和紅豆糯米的一「赤飯」，在等着他們下箸。平日三餐都是西餐的這隻歐洲航線的船上，這些帶有濃厚鄉土色彩的飯食，是怎樣地關照着他們的鄉思呢？

兩個月前被留在英格蘭的利物浦港裡，每夜在懷想祖國，懷想鄉土的夢中，不止一次地受過那空襲的恐怖與威脅的船客們，現在是在一刻比一刻地接近他們的祖國與鄉土了。他們的叫笑，在我看來，不啻是難得的感情的流露啊。

我也是和他們幾乎同樣地將要結束這一個長途的旅行了。我與他們不同的，是我又一刻比一刻地在離流我的祖國我的鄉土了。

走出溫暖的餐廳，甲板上像潑了水一樣的濕。的。陰霾的天宇，狂吼着的海原。森然的夜，只有由身邊走來與船家揮灑出來的輝煌的燈光，能夠說明白這是一隻載重一萬多噸的航海的船吧。

離開黃浦江口，已經近三十小時了，這裡該是東海的中流了。剛才真桌的僕役說是明朝就到門司下關了。

跳！地走到船尾的後面，船的尾部甲板上。手觸到船的欄杆上，也是濕涼的。實在天字海原的分界，我的祖國，我的鄉土的方向，我也不能判別清楚。只有一面被動着的黑夜，帶着水霧的風，掃着我的頭額，我知道這這一個月間遙遠的祖國的旅行已經完了。

現在回到船房裏，整理着這一個月裡記錄下來的『我的感情』——種種的感觸，由甲申這隻亮麗的船筆下劃出來的記號。

舞場了滿洲國，由東北走到關東，沿着戰火的線，又由關東走入華北，再由華北走到華中，走到國際都市的上海，住在了與一路情景全然相異的租界裡。在這不止一萬公里的旅程之間，我的感情的記錄，竟是這樣的貧弱啊！

對面而前這一艘船子，我是愛憎兼半的，然而我想，即或說在這一艘船紙里不過寫着一些感情的末梢，這些末梢的記錄，在我也是不可忘記的。假如這些記錄是我的祖國我的鄉土上的人們的共感，我只有祈求這昨日的感情的記錄，應是今日的感情的新石了。

○ 當我拿起鉛筆來

當我拿起這支鉛筆來，想到我要在這種靜寂的車站裡，開始向我的祖國，我的鄉土的人們，訴說在我的腦小的腦野裡，激動着的我的感情的時候，我的手在顫動了。但是不容我有一絲的遲疑，亮麗的鉛筆帶着粗笨的字句，已經在紙上劃寫下來了。

幾句戰火的外面，生活在紅軍與油鹽之間。不但與戰火隔離，更勿說與祖國鄉土隔離了。然而，那戰地的號聲，荷鎗的吶喊，滾滾的硝煙裡面的局舍的崩潰，搖搖的懸崖，男女的夜哭，老弱的嗚咽，以至於槍聲裡流瀉出來的屍臭與風激着的面團，……這些是不會離開了我的周圍，我的身邊的。而且，時時地，這是在這近夜，壓壓我，噬咬我。我的感情昇騰，爆發，沸騰，然而終於閉結而靜止了。在我將被寂寞所融化之前，我又有了這次接近那一切激動着我的感情的事物的機會。到職後，勿寧說是職中的祖國去旅行。當我的職場上同人們到車站來揮手送別，隔着車窗遠眺，關心地囑告我「一路小心」的時候，我知道我的遙遠的旅行已經開始，我滿心只有感激了。

我現在是在訴說着己的感情啊！並且我祈求有我繼續訴說下去的機會。我要把我這感情的訴說，捧呈給那與我同情的我的祖國，我的鄉土的人們。雖然我這感情的訴說也不過是像一粒芥子在風流裡掠過戰後祖國大窩時的一點嗚咽。

我不知道在這漫長的旅途開始之後，將要遭遇到什麼。我不敢說我是有所抱負，有所尋求。如果說有，那就是我期待以我這個芥子的感情，投向高熱的洪爐裡，如果幸而沒有燒盡，那帶出來的就是將在這隻船筆下繼續劃寫出來的一切語言。

我記在行前Y氏給我的「願你有一個快活的旅行」的祝詞。我將努力去實現它。

子夜的海峽，寂靜的天地，我相信這裡面正包圍着，綴着清明的光明與安靜。

我現在祝願在揭開光明與安靜的幕之前，Y氏在「大地的波動」裡寫的那些人們的憤感與不幸，將會消失了。

十一月五日我在下關山開通行船碼頭丸上。

○ 過奉天的一瞥

寫了一點旅行上的手續，在奉天下了車。奉天是這樣地寒冷了！地上的薄雪，祇有明燦的X

開輪的NS海軍書記來敲我的房門，招呼我去下棋。想是因為午間我竭力招架，決定了那一局的勝負，因而他誤會了我對下棋有渣什麼興趣。我那裡會有對於下棋的興趣呢？不過，我不會馬虎得在下棋時，忘掉下棋也是陣仗，也是在追求一個勝負。我答應了他，我該去的。

由他沒有給我開關的門縫外面，傳過來樓輪上清夜者嗚嗚嗚又嗚嗚的響聲。在南京秦淮河畔大上海旅館的一個晚上，也是由門縫漏進來這樣一片嗚嗚嗚的響聲，我一直也不能忘記。因為那正是我從簽定「中日國交調整條約」與「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的禮堂觀禮回

一 · 個 · 月

來，並且是聽了汪精衛先生緊蹙起眉來，擺着拳頭，充溢着感情，用力地說了「全國同胞啊！你們替我悲，我怎不痛心，我怎能不焦急！」的那場話後的那一天的晚上。當我昨天上船來晚飯後把一本沉重的「中國論」讀得厭倦的時候，那一片嗚嗚啞啞的聲音，又在耳際響起來了。現在開門關門，我才知道了，在這種又又這種時候。

中國人在今日又一場離散，也不見得就是不知道「罪己」吧，日本人在今日又一場離散，也不能說就是不知「自盡」吧。又一場離散的人如果確是無罪的，我是寧願為他們祝福的。

仍然在儀式照例中的祖國的廢墟啊，不是到處已經貼上和乎的標語了麼？而且嗚嗚啞啞的又離散的聲音，也不祇在南京的秦淮河畔才能聽到的。

最後，我在這一堆稿子的第一頁上，抹去了我的原題「我的感情」，改寫上了「和平與祖國」。

——十二月六日晚在漢口九上。

間 · 的 · 雜 · 筆

本刊大陸
視察特派員 柳龍光 記

× 地方半殖民地化着，風像刀一樣的刮着。坐在人力車上，脚面也覺得冷了。

我第一次坐這奉天的三輪脚踏人力車。眺望街市上，這三輪車竟占了人力車的中數。據說這車在世界上只有美國（道奇）和這里有。在這里說是一位人力車組合裡的日本人的考案，說是一個滿人的車主採行的。這可以稱得起是滿洲國文化產生的一個方式的。在時間經濟上，在精神舒暢上，這三輪脚踏人力車是占着優勢的。結果原來的人力車就不免作車了。想來幾乎這種情形，在滿洲國求改良的滿洲國裡，到處是有的。

這輛車夫原來是拉車的，現在改了蹬車。他說，在冬天這車比拉車冷，不讓騎可以多掙。問他一天能拉多少錢？他說：除了交兩塊車租，還能剩三五塊錢呢。

看他那瘦弱瘦弱一瘦一瘦的樣子，實在是很吃力，並不見得比拉車會舒服。記得在滿洲的某個小報上有過一段話。說是：某珠新報的年月，不長薪水的小職員們向那輛三輪車踏。呢，上下班前後肯吃些苦怎樣的也罷，用五成新水來了。這固然是區區官吏待遇的話，也是這三輪車的生意是很好了。

偶然在滿洲日日新聞社的主幹家裏，聽見了當地漢文報紙東京時報的主幹A氏，談到了東京報社的盛衰。據說第五年的東京報社在十一月中文要決定了。報館設定的文化賞，在中國現在還沒有看見呢。這個東京賞是分作科學、文藝、體育三部分的。A氏好像對這東京賞的外界的批評是很注意的。譬如，文藝賞由賞詩改賞

了新小說，體育賞沒有適當的受賞者，寧願意中止。以爲既設立了這個賞，賞的品格，是應該確立的。

據A氏說東京的姐妹報新報的大同報在籌備發行「小學生新聞」了。「小學生新聞」在日本也不過只有一份。在這樣的「比較觀」之下，韓國不過八年的滿洲國的文化的面貌，不能不說是可憐的。

——七日在奉天

○「一對男女」和其他

由奉天上車，已經十五個小時了。

吃過早飯時，車到天津。我坐的車廂裡進來了一對男女乘客。

這時我們的座席裏只有我和一個禿頭的五十多歲的日本人相對坐著。位置是靠近門口的。

這一對男女乘客昂然的腳步，從我們面前的門口進來，一直從過道上走到那邊去。

這車裡的乘客，日本人是多於中國人的。當那男的回過頭來放聲地對女的笑着，而且說了話的時候，所有的日本人中國人的乘客，都把被擾惑了的視線，投到他們的身上了。

男的鬚眉，說：「嚶，看我忙吧，又趕上這標價人的車。」

「好啦，別說，好啦？一女的的腔調是愜然的。

在他們停住的地方熟識的幾個曹長階級的日本士官，頓然停住了談話的聲音。

當這兩位氣宇軒昂的人發覺了他們是驚動了這車廂裏



◆ 滿洲國奉天車站前的三輪人力車群 ◆

的人的注意的時候，男的彷彿有一點被過慮了似的拘泥起來。女的開始總是泰然的。

這動了全車人的視線，也許是因為他們的服裝吧。男的裹着黃色長毛絨的半長的外衣，夾紅色斜方格的高夫燈籠褲，同色的重褶的絨絨帽子，這是很好的對照的顏色。但是在他的外衣的襟口裡，露出一條猩紅的絲圍巾，是刺人眼睛的。女的，是絳紅色的軟皮外衣，同色的高跟鞋上，沒有一點灰塵，外衣左邊胸前的口袋上插了一隻淡黃色的玫瑰。

這是風沙之國的十一月。相信這一對男女的服裝是從泰山拖來的這一系列車裡所僅見的。

他們最多不過廿五歲吧。他們是與我久遠了的，而在這旅途上最初引起了我的注意的，都市青年型的我的同胞，我想到他們就是背負着今日中國難局，復興中國的「主人翁」，我脊背上感到一陣戰慄了。

我莫名其妙地這笑被刺突了的雙眼抽回來，抽到窗外，任它滑落到那些熱烈的沿路，擁擠的樓屋，和那些懸懸土壁上畫圖畫的各色各樣日本藥品的華麗的廣告上去了。

但是，這時那一對男女，他們已經折回來，而且站在我面前了。

看去，男的那一點彷彿物泥的感情早已消失。他站在我們這空車兩側座位的座席前，對分攤兩邊座位的那個禿頭日本人和我，好像已經經過了一番選擇，結果把那個禿頭日本人的手牽向我一伸，指示給我那禿頭日本人身旁的空位。我受了這樣的攻擊，實在是突然不意的。我猶豫了一下，但是立刻，無言地挪到對面，把座位讓給他們，於是——女的靠了窗，男的對面我，並坐下了。

男的勝利了似地，帶着幾分示威與力圖恢復，保持他的尊貴的意味的微笑，坐下就把插在外衣口袋裡的歐文筆取出來，當作武器一樣似地握在手裡。女的淺笑着已經打開精緻的手袋，開始準備化妝了。

我聯想起前次在日本東海道山陽線火車上看見的由岡山站上車來，到橫濱站下車去，好像作着新婚旅行似的、盛裝的、嬌貴的、慈好地在劉着銀紙裏的咖啡糖，孩子一樣明靚的一對青年男女。

那對或許是軍閥關係人的少爺小姐吧。這一對無疑地是在天津或北京擁有一個住洋房，揮霍着大錢的太太的。但是在這一對男女之間，我是沒有看到什麼慈好地的感情的。

我是更重地推測了他們了麼？想罷，我的視線，不能從他們的身上離開去。

一會，男的掏出來一雙裝在皮袋裡的烟斗。——請允許我坦率地寫下去吧。——他把烟斗先找成了兩段，返復地，好一陣子查看，用一隻銀鑰向車窗那面亮的地方把銀鑰輕輕敲着。查完了，合掉在一起，掏出一塊花銀手帕來，擦拭着。完了，待一會，才拉出細長金黃的煙絲。他看着這煙絲，用食指把煙絲輕輕地熟練地裝在斗裏，放在嘴裏嚼着，嚼地一下打開了自來火。品嘗似地吸了一個極長的時辰，之後，把煙管由嘴裡拔出來，把煙絲作成一吧一的一個彎曲，才熄滅了自來火。在這這吸煙的所有動作間，他的兩隻眼睛，好像不能離開——但更在熱中地看放在桌上的銀鑰。

在這一些舉動間，我只能找出一些誇示與驕狂，另外我是沒有再發見什麼的。

但我感覺到那禿頭的日本人好像看見了他極不愉快

的事情，而憤然地把臉在眼邊邊被底下的眼瞼和眼，一起掉向車窗去了。

窗外的平原，濕漉漉地，無邊露出表面的肥潤的沃土的上面，閃爍地反射着太陽的光亮。草梗枯黃了，也許是掃掃吧——亂折着殘存在那裏。北倉附近這一片一掃沒有邊際的沃土，應該是會吞去所有的人們的憎恨的感情吧。一輛火車在遠處的地方緩緩地移動着。那禿頭的日本人在想些什麼呢？不懶地。

對面的那男的決不是沒有理會到眼前這一切的。並且他好像感着用第六感的神機在察覺着的。可是他的運氣，實在不能算好，偏把煙灰扣到那禿頭脫在地上的皮鞋的腔裡。當他幾分慌亂地拿出了手巾，要去拾掉的時候，禿頭早已把袖筒反起來，狠地地拍打滾，臉上作出難看的臉色，嘴裡發出不肯原諒的難聽的聲音。男的這次完全算了。收起了誇示與驕狂，無聲地木坐在那裡。女的也像遇到了意外無可奈何的災厄，儘量瞥了男的一眼，什麼也沒說。

在這僵得不能動彈的空氣的鬱塞中，車輪的響聲，好像特別地大了。

想起同人S氏曾說給我的話，我想起了S氏同情這般人的話。這中國知識青年層中的現實上的一抹悲哀啊！

×

他們如果是常在北京的，那麼，說他們是屬於燕京大學或輔仁大學和協和醫院之類的關係機關的，我想是不會有多少錯誤吧。

我眼前的他們，使我好象看見了戰後的文化都市的北京，時代的洪流沖洗過了的北京，遺留下的一些文化的渣滓。這渣滓也得要說是文化都市裡的最高級的點綴了。——這文化都市裏孕育出來的畸形文化的最高峰。他們能承認我所說的畸形麼？這也許會在他們腳下烟斗的唇邊引起一絲輕蔑的微笑來吧。

也許不過是我一個人一時的主觀吧，我以為他們離開呼喊和平的中國與呼喊抗戰的中國都遠遠。看他們的樣子，明。是把那站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峰頂上的美國人的習慣為自己的習慣，把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培養下的民族的意識為自己的意識的。中國調和也好，抗戰也不錯，總之，好像「不管這些事」他們也自有他們的安樂似的。

他們所知道的中國是什麼呢？

車到廊坊了，站上整齊的警備。我再一回頭與我對面

走走了。兩人都漠然的，彷彿不願車上的沈寂。女的對了面，作了一個愛嬌的姿勢，但是她眼邊皺起了雙眉。因為一個神神的老媽，推開了車門把這黃土的塵孔惶惑地轉了一轉又退回去了。

「聽民」在他們的談話裡，真地永遠就是與他們毫無關係而且討人憎厭的「聽民」麼？

昨夜過山海關那一個險峻的關口的時候，行李的檢查，旅行證書的檢查，雖然不過是手續上的檢查，而且也許受那好心的警吏的慈悲的關照，但在那寒冷的深夜，要翻滾打行李包裹，還要照管老弱病殘，對於那一年之間還遠地跑到關東軍，苦。地洒下了血汗，又怨。這回即是這得他們的高級同類的注意，也不過這得一些憎厭而已吧。說是一憎厭，也許還不如說是一不管理事一吧。因為他們是坐在三等車裡的。



◇北京的回憶之街◇

關於「不管這些事」的記錄，我在對面的這一對男女青年的談話上，一時感觸到了。我這話也許是可笑的。但相信我們的都市青年每天也不感觸起來，是可以任誰去接觸的。

現在他們的學校或職場已經都關到新政府的指示與監督之下了。不信，問他們看，他們是「不管這些事」的。他們也談其前新政府變化的口糧，但他們仍是「不管這些事」的。像這一對男女，雖說他們的父親就不在新政府裡擔任什麼重要的角色吧。雖說他們每天食糧的花用，就不是由他們的父親要來的吧。

而且，我敢說新政府的一切，都沒有真地激動了他們的什麼憎惡或憤怒——那樣的極端的情感。雖然可以聽見在他們的談話裡，連「北京」的「京」字都不肯說，而是以說句「北平」來表示他們的清白與愛國的熱誠的。新政府所能影響與他們生活上的方便，他們是不會重視的。

據由北京才來不久的大阪的S氏所說：許多不願提起「新國會」三個字的青年們，都向熟人討要着新民會的游泳場招待券。因爲拿了那招待券去，原價是可以打八折的。

他們的情愛實在是異常的，有時對一件東西像是極端地憎惡，換了一個日子又會對同樣的東西喜愛起來。原因不過一如S氏所說給我的例子而已。



○(上) 王康先生(下) 北京外交大樓

關於這類的少年小兒戲說自己的同胞的症狀。我也曾親眼看見過的。他們對洋車夫是極端地發洩過他們體面的感情。也只有愚笨的洋車夫才能惹起了他們的暴怒，另外，對於高壓的周禮，却連一點承受的力量都沒有。到了應該認真的時候，他們向來不是以逆來順受不了了之的麼。

在這種愛情無常體面的感情裡，他們表現出來的，除去虛偽的誇張和無知的迂腐之外，還有什麼呢？他們決沒有任何適於浪漫生活的條件的。在感情的隨時弛鬆與收縮之間，說他們的思索與感情漸趨會遲鈍了，我想這也不算過言吧。

面對着坐在我前面的所謂高級華人的典型，不覺地，這一隻話語，像是激發他們的罪狀。瞥見窗外逐漸逼近



的威脅，我底思緒逐漸沈落了。這是我久別了的故事，我並不多整頓的學生時代遺留在這城圍裡。然而，這城圍裏沒激動我什麼興奮的感情。我只有不覺對我的面前同坐了五三小時，又將分手的兩個旅伴，興起了無限的同情。

身旁那個亮頭的日本人站起來，地欠伸了一下，一面整理着旅行的用具，一面用着生硬的語調好像是對我說：「前門吸嗎？」

——據北京前在「國樂院」車場的一角。

○安堵與規整

任車夫慢慢地拉着我，走在漸漸稀薄的街上。真地，是我的鄉土了。我的淚，不覺地流在面上了。懷伏在我久別了的親老的祖母的懷里一樣，暫時，我把一切都拋開了。但這也不過是一個極端的瞬間而已。當我發覺我是坐在一個瘦瘦年老的洋車夫拉着的洋車上，而且已經穿出了小巷，走在嘈嘈地響着電車的大街上的時候，我由記憶中的故鄉的半腰間的溫暖裡，重又跌落到眼前現出的這事變之後人口突然增加到一百七、八十萬的軍北首府，大北京的歐斯達里的繁榮上了。

就在這天的下午五時我和丁氏同車去會見了訪日團才回來向記者團發表談話的華北民衆的父母——王揖唐先生，在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外交大樓裡。

王氏把一路在日本穿着的西裝脫去，又換上了長袍馬褂，出來時，笑容可掬地，健運躬身，用着抑揚頓挫的皖省腔調的國語，先說了幾句日在火車上累了一點，不大舒服的客套話，隨即坐在紅綉子團龍花的小椅子上侃侃地談了起來。

對這位飄着長鬚的詩人老政治家周到的談話，我開始傾聽。

王氏說了這次訪問日本時所受的許多可感激的日本朝野的招待。提起在日本吃的菓子——他說是：你看，又大，又好吃，沒有蟲子，價錢還便宜。隨此一語也可以知日本科學發達，物資豐富，國民努力。

王氏以往去日本是在六年前與十六年前了。他又說：以往曾寫了十萬字的「東遊紀略」，這次最少也要寫兩萬言，另外還要作詩的。

聽着他那綿綿不斷的得意的談話，我的眼瞼不知什麼時候，從眼前這面容煥發的王氏身上，滑到他身後那紅綉紙的花盆中的白菊花上去了。

兩盆白菊花是被對地擺在門口兩旁的，花同標的都是一朵。菊花後面的壁上各掛有同樣的大月份牌一份。貼壁各擺設着鏡櫃一盞。這外交大樓的一景，這大樓中的主人和物品，在在都表示着中顯的安堵與規整的。

不但在這大會客廳裡就是在這外交大樓的走廊上，鴉雀靜地走着的長袍馬褂的書記們，他們捧着大羅用手握着小毛筆一字一字抄寫而成的公事，那三番五次的重寫着「等因奉此」之類文句的公事，他們安詳的神情姿態，以至於在他們的襟前帶着鎖練的衙門的徽章垂掛着的樣子，都好像沒有受過這次天翻地覆的大事變的什麼影響。

在這訪問外交大樓的半小時之間，我感到北京好像與十五年前，廿年前的完全沒有什麼變異似的。

× 歸還我鄉土的第一夜。

時間已經是夜里的三點了。我獨坐在寒冷的燈下，望着那早已熄滅了煤火，聽着裏屋爸爸的呻吟的睡聲。又聽見了街上的拆聲。那拆聲輕輕地掠過我底心際，我彷彿抓到了一點什麼，一羣我這拆聲所勾起的童年的過去。我想起十五年前死去了的祖母，和十年前死去了的母親。我想起來童年的除夕。每一重院子的三面屋子的簷上，都坐掛着寫着紅漆壽字的牛角燈與玻璃燈。牆壁上也貼掛着平紗燈。黝黝的光亮跳動着照耀着每一個院子。每一年都是這樣的。我最喜歡踩着舖在院子裡磚地上的芝麻糖，因為那樣會發出一種脆響。那脆響帶着我的童年生活的欣愉與安詳，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裡。現在一晚間聽了衰老為生活所折磨的爸爸說起我的親戚和朋友們，他們的生活環境也都有着叫人驚怕的變換了。我等思着回到這故鄉的一天裡的印象，只有，只有日間在外交大樓，我還能感到那沒有變異的安堵與規整吧了。

○華北的文化

我對祖國鄉土的現狀，文化的現狀，決沒有抱着小兒病的悲觀。我相信只有以最大的熱望與期待，才能挽救我們的苦悶與傷痛。我想溺在洪流裡，一隻蘆葦，也會是舟筏吧。我相信只有以追求舟筏之心，掙扎在洪流裡才有生望。如果認為無可救，不就什麼都結了嗎？

走在文化古都北京的街上，翻看一下那些掛在書店或報攤上的雜誌舊報，驚人地，增加了煽動色情的漫畫與文章。走過東安市場，西單市場的每一個書攤，都可以

看到陳列在那裡何止十數種之多的「一男女性交技術」「性庫」之類的書籍。這對於每一個感情惶惑不定的青年，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我並沒有說這種現象是今日北京文化現狀的全貌，我更不能說這種現象是由於教化當局示愛所得的結果。但這種現象，不能不說是北京文化界應該注意的一件要緊的事情吧。

而且，這種遺憾的現象，也不過是文化都市北京的畸形現象之一吧。

我們對政府以及新組織下面從事於文化部門的工作者與有識的人的百般努力，是不吝表示敬意的。但由那走過的路步看來，我們不能不說那是與拯救那般遭逢戰禍，過着內心與表現上二重精神的矛盾生活的青年們的路途，是有着距離的吧。

○都是這樣的一付表裡嗎？

九日在北京。

一個陽光晴好的午後，在鑲着大玻璃的武德報編輯室的一角的事務桌子上，聽到了K T氏的一篇草論。

K T氏用着純熟的中國話對我說：

「事變後在華北的文化工作，就中報紙與定期刊物，受了軍報導部的指導援助，日見確立了體制，然而不能不說這種工作的進展，沒有着不活潑的地方。

原因是多的，大略我以爲：第一，負有一面作戰一面建設的重任的軍方，在他的立場上，假如有足以爲作戰及新秩序建設上的障礙的消息及言論，對之，是不不得不加以必要的限度的抑制。第二，由來富有極端的自由主義的氣息，尤其是以「抗日」爲愛國者之性格的華北知識階級，雖然感到周遭大勢已去，仍然不能一變心境去走向參加建設新與文化的路途來積極工作。第三，北京天津及其他要地，雖在日本軍抑制之下，蔣共以及第三國勢力，以租界爲立脚點，仍然繼續着得意的宣傳，因之是有多少受了這種宣傳影響的人，期待着「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

這我想就是華北知識層在表面上多取着消息的觀望的態度原因。也就是一般以煽動色情爲銷貨手段的書商們乘虛而入的原因。

K T氏這段談話，對華北文化層的病態的現狀，可說是一個很好的解說吧。

目前在華北從事文化工作的所有的報紙，刊物，大概都可以約括在這現狀裏吧。尤其新聘任了K T氏擔任頭頭職務的武德報社，是擁有多數傾向於民衆生活的報紙與雜誌的。據K T氏說是有着醫療它們的計劃的，並且就要次第醫療它們了。據說最初被決定了發展的解消的運命的是該社發行的「新中國」與「新秩序」兩個雜誌。

對於肯負起這樣艱巨工作的K T氏，我祇有獻心地祝願了。

很簡單地辦完了到各地旅行及攝影等許可的手續。十日晚匆匆地離開了我的鄉土——北京。在京包線木製的三等車裡，找到了坐位。車就開了。

車裡是這樣的嘈雜。上車的兩點鐘前我走過中央公園後面御河岸邊。河裡殘荷的斷梗，紫禁城牆的雉堞，角樓的重簷，這些月光下面的黑影，都還留在我的心上呢。當車的輪子軋過河岸細砂的土地，發出沙沙聲響的時候，我覺得我的感情我的思索，也隨了沙沙的聲響滲落到我的鄉土而交還給我的鄉土了。我羨慕那古柏林裡的人，像一個祈求者一樣的，獨自徘徊在那靜謐的鄉土上的餘裕。

我真名地不能息止那對我的鄉土三天間短暫的接觸的留戀。我歸來了，但我，我竟是那樣的忙地又離去了。車搖晃着，我不能入睡，我的眼睛好久也不能合閉。我索性睜開了。

我巡視着昏黃的燈光下每一個人坐入睡後面部的表情。

隔座一個長袍大氅的青年，最初是矜持着，小心地夾坐在日本人之間的，現在使我吃驚的是他把頭都依靠在挨坐人的肩上了。挨坐的人也張着嘴打着鼾聲。

他們剛才彼此之間還是劃着一道鴻溝的。現在他們兩方最注意的矜持與小心，在睡夢中已經溶化在一起了麼？我無聊地推想他們醒後互看時的神氣，和他們平日睡眠時的姿態。看了看手錶，已經是過了三點了。

偶然想起青龍橋站上營天佑的銅像。那最初使用自國人材，自國建築，自國經營的京包鐵路的前身京綏鐵路的監修者，現在是否仍然站在那風沙裡呢？

輕快地拉開車門，走出站在車階上。月已經不見了。面對着黑聳的山巒，風雖不大，由車聲撞在山壁的回聲裡，像是帶過來恐怖在恫嚇着人。前面不見一盞燈火，這周圍也許正是「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的南口——歷年激戰的戰場吧？不知青龍橋是否已經過去。我努力抗拒着感覺刻々迫近襲來的恐怖與寒冷，但，終於一無所



德三與正義

得。不自覺地把脚邁回了車廂。走過車廂坐下之後，我立刻感到了車外的溫暖了。

七時十五分到了張家口，走出車站，天還黑着。屋子亮々地，像比平日大了幾倍。

走到街上，已經是八點鐘了，舖子的門板都閉得嚴嚴的，沒有人聲。找到本社駐張家口的特派員NM氏，NM氏自己帶着在升學，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在旁協助搬運行李。

時局常識

美國的國際派和孤立派

美國對國際派和孤立派的對立，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兩大對立。國際派主張美國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而孤立派則主張美國應保持絕對的中立。這種對立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國際派的代表人物有羅斯福總統，而孤立派的代表人物則有威爾遜總統。這種對立不僅影響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也影響了美國的國內政治。

羅斯福總統的對外政策，是以國際派為主。他主張美國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以維護世界和平。而威爾遜總統的對外政策，則是以孤立派為主。他主張美國應保持絕對的中立，不應捲入國際事務。這種對立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國際派的代表人物有羅斯福總統，而孤立派的代表人物則有威爾遜總統。這種對立不僅影響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也影響了美國的國內政治。

子，不算不聰明，却永遠裝着假樣。來了客人，發覺出新買的茶碗不夠了數。他問，他硬說不少。再對問，他說失手掉在地板上，打碎了。告訴他以後小心，他說「茶碗是免不了打碎的。你的錢大大有，再買的好。」一點抱歉的意思也沒有，叫人聽了都會發怔。NM氏又說：每次從外面回來，問他有没有人打來電話，他每天都說是「沒有」。但是朋友明々是有電話來的，據朋友說，每次都是他答應回來告訴主人的。一天自己假裝外人，從外面打了電話回來，騙叫他告訴主人，清々楚々地說了自己是某某人，他也清々楚々地重複說了一遍，當然是都記下了。等到自己回來問他有没有人來電話，他仍說「沒有」。發了氣，告訴他剛才從外面打電話來的就是自己，問他為什麼說這大謊。誰知他並不動聲色，也不覺得自己是作了錯事，却笑嘻嘻地反問道：「你的假裝別人，不好哪！」叫人真是哭笑不得。

昨天在北京東單門外和FN氏等人在一家園說起周大文氏經營的大榮館——湖月食堂中午飯之後，站在馬路上等車的時候，圍上來四五個窮苦並不太體面的乞乞。FN氏憤憤地，喊不出聲。過了一會，那些求乞者的口吻就都變了。

這個看去十二三歲的孩子，問他，他說已經十七歲。並不是本地人，是由山東來的。說是小學畢業，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活捉三郎」，一會就坐在那裡，朗々地念出聲來了。

最初是「掌櫃，心安心安，可憐老漢子吧。」漸漸地就：「您有的錢，給一毛錢，我們分々吧。」後來竟連總不見效，就變成嚴然問罪的口吻了。說：「整條的，求了這半天，我們都這麼大誠敬了，掌櫃，這一毛錢，也花不起麼？」

我想說兩三句關於「活捉三郎」的一些雜話，也還沒有「活捉三郎」占領的市場廣泛吧。就他服務所在的報館所出的「華文每日」，也和他有層層多大的距離呢。

蒙 國 與 德 王

NM氏好意地對我說：「你走他蒙國第一得獨立起對蒙國現狀的認識。就是要知道：蒙國有前高麗的自治，與中國，那北是完全没有關係的。」

◎ 滿蒙口面的一景 ◎



念住節。今天是十一月十一日。

在這以蒙人三十萬為中心建立了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治下的蒙疆是看不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或五色旗的。這裡飄揚的是四色七條旗。這面旗所表現的意義，據說是：旗當中的紅的部分，是代表日本人，兩邊的青色的部分代表蒙人，紅青之間的白條代表回人，上下大部分黃色代表漢人。這四色七條旗，現在是飄揚在蒙疆劃分察哈爾、包齊塔拉、錫林郭勒、伊克昭、烏蘭察布等五盟旗及察南、晉北兩政廳的管區裏的。

午後與NM氏赴城內舊街的德王私邸，訪問了這位蒙國五百六十五萬民衆的元首德王主席。德王的私邸比起他的辦公廳的主席室叫人感到了意外的簡素。壁上正面懸掛着蒙古的英雄成吉思汗的浮彫木像，兩旁配着同樣大小的前蒙古自治政府主席雲王與現任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自己的照片。牆上，寶靴，馬蹄袖，束帶，佩短刀，尊奉蒙古民族的傳統，以恢宏成吉思汗元朝時代的胡業自許的卅八歲的青年蒙王，從內宅走到客廳裡，對坐在我的面前。我立時感到蒙古民族的純樸，誠懇的氣魄，包圍了我。觀瞻地而非儀禮地。

午間由NM氏作了導遊其度走在俱樂部對面的雙橋大街上。穿着蒙古裝束的人是完全沒有看見的。穿着白藍紅藍相間或包藍的日本女人，走在街上閃爍的燦爛，一如在日本某一個小都市的街上所見的情景一樣。日本人商店的市招，是交雜在當地人的舖戶之間的。蒙家口雖然有有關關新市街的計劃，不過德王德成車站前一條大街而已。據說在新市街建設完成的時候，才能限制日本人的居住區域的。喫茶店擺開着歐式的電動留聲機，照相材料店的玻璃格裡，陳放着亞瑟氏康達克斯照像機。新築才告落成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的廳舍，大樓前交出車庫，辦公室裡，流線型的沙發放在半寸厚的精緻地毯上。NM氏對我說：「這與宋哲元作察哈爾省主席任內的蒙家口，其間的距離最少像是有五十年吧？」

這次接觸了德王與蒙疆參議府的參議吳鶴齡氏及德王秘書瑞水氏三位蒙人，想起四年前在王爺廟與安軍官學校蒙人士官學兵一起圍煮水煮羊肉的一幕來，不覺間，淚水落在這幅紙上。我只覺得我與他們之間友好的感情，從我的全身上綻放，同時吸收着。我懷念這純樸誠懇的民衆祝福。

德王贈給我親筆書寫的橫額「正義」兩個字。讓NM氏說他已經求了兩年還沒到手的。瑞水氏也說這是很難得的機緣。我以為這正在證實着德王的信念。我以為這正是漢民族與蒙民族之間交流着毫無保留的友好的感情的一個表現的。雖然這也許是我一己的感觸或偏見，但這偏見也許有潛變分真實吧。德某氏一力說，蒙古民族圖謀獨立自治，用意是在排除漢人，消滅漢人一向對蒙人的欺侮與奸詐，果然是麼？也不過是一種不必要的難聞與滑稽吧。

吳鶴齡氏及瑞水氏都曾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留過學。吳氏說着一口流暢的日本語，他自已說是不過從兩年前到東京才學的。吳氏看表已經五十五歲的人了。據說現在由蒙旗撥出公費，和德王捐金，派遣留日的學生，一年有十個人。事變後在厚和乍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時候，曾以官費每年派遣十個留學生來的。現在政府改組，這筆官費，一時在停頓着。吳瑞兩氏正在謀劃請求政府繼續由政府向日本大批派遣留學生，養成醫、藥、工、農、礦冶等。實用改良日常生活的科學技術的人材。我們在蒙古政府官廳裡，看到蒙人人材的缺乏，覺得吳瑞兩氏熱誠的謀劃，是感動人的。

十一月一日在蒙家口那木子兒。

(全文未完)

日本二千六百年史

藤谷 純著 定價六角五分
武川 長雄譯 (東京在內)

發行所：北川町三丁目十一番地
新報社發行部

這本日本二千六百年史，是大大地刷新了我們對日本歷史的認識。從古到今，日本歷史的真相，一直隱藏在幕後。這本歷史書，是作者經過長期的研究，終於揭開了這層幕布。作者是一位女士。

中日合作已由通商，進入實行時期了。如何加強中日經濟合作，必須互相理解與認識。中國人士要真正理解日本，認識日本，必須研究日本精神。這本書不僅是研究日本歷史的必讀之書，也是研究日本國民心理的必讀之書。凡是愛國與日本建設有關的人，不可不讀這本書。

時局常識

日本無任所大臣的意義與官制

日本政府去年十二月六日，不根據「內閣官制」而根據「內閣法」任命了無任所大臣。這是一項重大的變動。所謂「無任所大臣」，是指那些沒有具體職務的大臣。這在以前是很少見的。這反映了日本政治體制的變化。

日本無任所大臣的意義與官制，是與日本政治體制的變化密切相關的。在以前，大臣的任命是根據「內閣官制」的規定。但現在，政府可以根據「內閣法」任命無任所大臣。這使得政府可以根據需要，靈活地任命大臣。這也反映了日本政治體制的變化和成熟。



⑤ 告別了中山紀念塔，坐上洋車，到街市轉去，別了熱鬧的街市已忽然一靜了，呈示着復興之貌，十一月十日的二千六百年祭典，廣場也有非常盛大的式典與列隊的大遊行，終日的熱鬧，這也是由攝影小館說出來的，因了街市一靜，民代小姐還是初次看見廣州街市的變化。

日記 一頁



⑥ ⑦ 下了洋車三人是儘量的坐在團體攝影下的維新路上，這團體攝影團到東京去的時候做出來的……聽說廣州不好的中國人是一個人也沒有了，團體是健康安妥了。和平運動也走上正軌了，我們安心的生活吧。——攝影小館晚上洋車攝影光緒。





世界馳名家庭靈藥

面速力達母膏

發育優良
聰明俊秀

是健康家

庭中的產兒

常幼稚的心靈

不寂寞

不冷落

常充滿

明朗輕快

冬天到了

孩子們

外出運動

手足受傷

給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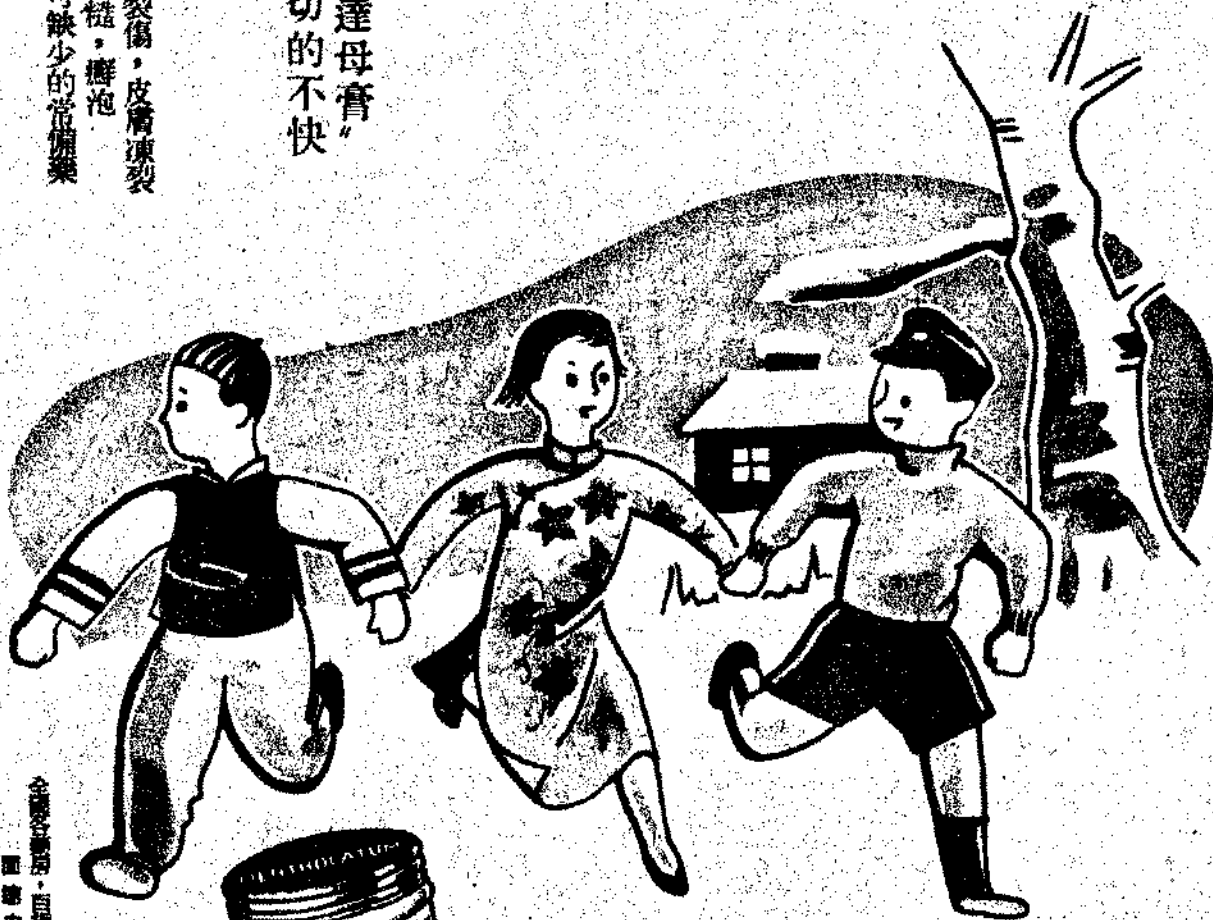
“面速力達母膏”

解決一切的不快

凍傷，裂傷，皮膚凍裂

顏面粗糙，癬泡

都不可缺少的常備藥



全國各藥房，百貨店均有代售

面速力達母膏總經銷處

北京東安門外大街二十二號

翠明庄代印通三十五號路



九四二一
角角
角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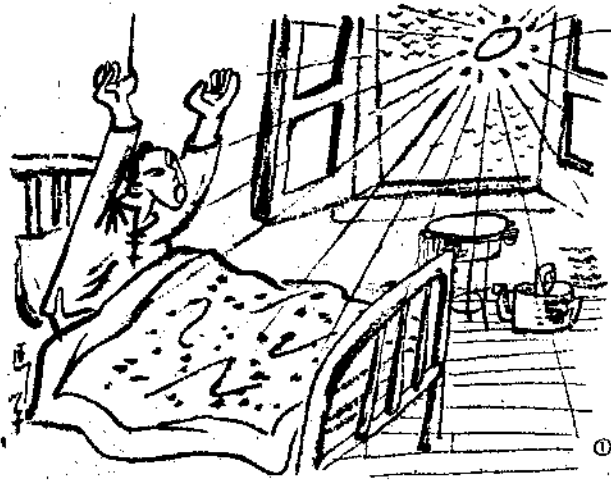
定價

解蚊癢牙痛疥癩刀割燙傷外
傷傷虫癩癩新癩氣疹傷傷傷

主治

新南京素描

小咪撰文
馬午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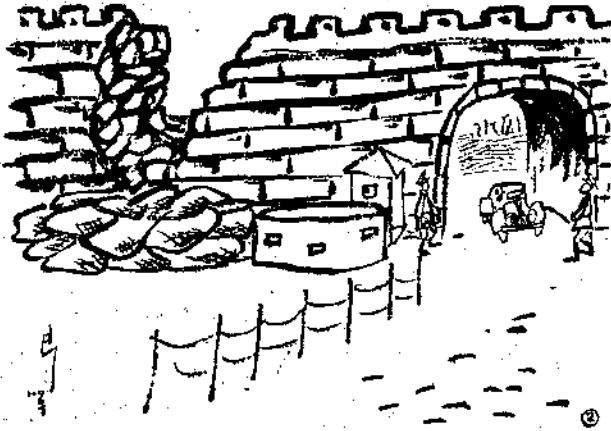


「什麼風？吹進了這座古老的石頭城裡！」

「和平之風吧！它流動在新中國的新首都裡，充滿了整個復興後的新南京間。」

人們說：「新的北京，舊的南京」可是到了現在，南京也換上了一种新的氣象，大夥兒所看到的，所聽到的，一股腦兒換上了一种新的面目。

紫金山放在前面，使人們想念滑過去的錯誤。古老的石頭城，它現在所包圍的是個新的南京，太陽的光明，剛照到地面，成千成萬的鳥鴉在空中飛翔，其中還帶着鴿子的鈴聲，傳到每個



睡在床上的人們的耳朵裡，像是告訴大家應該起來，一天又開始了，當洗臉的時光，無意地又想到怎樣建設新中國的工作。

中山門開放到現在，已經有不多日子，這是陵園的大道，每天出城遊覽者，不勝其數，而星期天更多。

政府還都以後，各城門口都換上了中國的憲兵看守，他們個個精神飽滿，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和流利的日本話，使通行的人們得到很多的方便。

出城，先遊「明孝陵」，墓前的「翁仲」「石象」「雲柱」等，都塗上了一片粉綠的顏色，兩旁的櫻花樹梧桐以及松柏等，都由

陵園保管委員會加以整理，所以仍不失往年的壯觀。

明孝陵的特點，就是它墓道殘缺的富有神祕性，紅色的牆頭圍住了墓內的一切，但是經過第一重圍牆，墓道又被第二重牆頭包圍着，……一步一步地進去，穿過一個隧道，纔能到一個土堆，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墓，相傳是個偽塚。

十一月十二日，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中山陵特別公開開放四小時，整個南京城的中外人士，差不多全體都自動前去謁陵，這個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墓前的正廳中，孫先生的石像仍偉大底坐落，像是告訴我們：「總理的精神不死。過去的可歌可泣的不朽的革命功績，一一都浮影在坐籬下。可惜正廳的鐵門是對鎖着，憑弔的人士不得參拜其棺槨。」

「靈谷寺」的華蓋花每年仍開，可是黑牡丹已不能比往昔。「譚墓」紀念堂「祇留下一個爛壳，但打掃得非常清潔。

鐘山的後面所繪着的，就是南

歸來後，在腦海裡刻上了慷慨和感傷的印象和回憶。

三



京的風景區玄武湖，因為到那邊去交通比到莫愁湖便利，而且玄武湖在春夏秋冬四季裡都很好玩，所以有空的時間，誰都願意上那兒去逛一個圈子，使精神得到一次很愉快的調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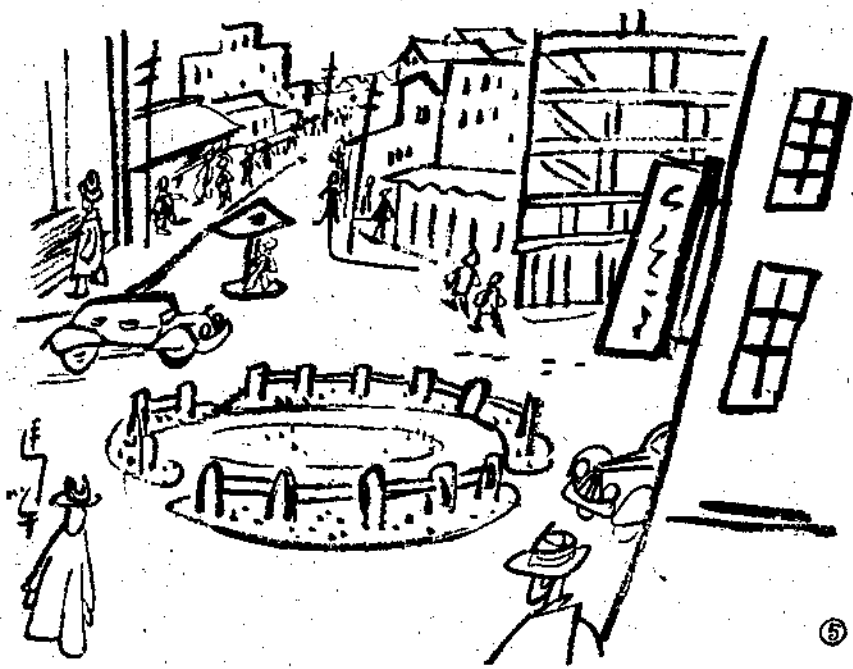
出玄武門，像轆轤般的湖面即出現在眼前，沿湖邊，從柏油的大路上直達五洲公園，那邊有歡笑的草地，走累了可以躺下來休息。有公共的茶室，食品又經濟又清潔。春天裡有桃花櫻花，夏天裡可看荷葉，秋天裡有菊花可賞，冬天裡有銀白色的新奇

雪景。

岸上玩膩了，不妨僱一艘遊船，可惜因為近來物價高的緣故，所以遊船的定價也貴一些。船中備有菓品淡茶，任客人們受用。從船中遠望岸中景色，則另具一種風光。

遊船有二種，一種是由年輕的女人撐篙的大船，她們有幾個能唱很動聽的山歌，祇要客人能多給一些小賬。另一種是自己划的小艇，其價錢也比較便宜，並且可當一種很有益的運動。

上岸後，假使還有時間的話，再



可以去參觀一下划船夫的住宅，他們屋子的四面滿植着桑樹，其背後就是鐘山，風景是相當的可愛。

玄武湖，是個很好玩的地區，它雖然比西子湖小，可是具有西子湖的優秀和美觀。

四

不論到過南京的人，或是沒有到過，一提起夫子廟，話頭就長了。

南京的夫子廟，既不是燒香的地方，也不是拜孔子的場所，實實在在是個「吃」「玩」「聽」「看」的雜耍場，跟北京的「天橋」一樣這一大堆一大堆

的人群間，有政府的要人，他們的地區是古董店前面。有商業界的大老闆，他們是會合在茶樓上，談各種買賣的契約，有落魄的，投親不遇的流浪者，他們則成了看相測字店的老顧客。有階級，他們看江湖術士，推銷粘土膏藥。有公子哥兒，上舞廳，捧歌女。

夫子廟的營業一天比一天興旺，這就可以代表復興後的新南京市容的繁華，雖然禮拜天各菜館商店的利收入比較多，可是在平日也不見得怎樣壞。

夫子廟的廟基前面，仍保持舊四年來的形式，而裡面則換了新

的買賣場，其賣品大半都是半舊不新的貨物，但是各式各樣應有盡有，其價目都以顧客目光的準不準而規定之。

南京人所謂「日裡皮包水，夜裡水包皮」每早六點鐘，大家集在茶樓上，要鳥兒，談談莫明其妙的山海經，在這種似是而非的閒談中，他們成功了大宗商品的買賣，營造契約的成立。

新南京在這一年內，突然間舞場業非常發達，滬上有許多紅星都前來伴舞，每晚華燈初上，小公園一帶紅男綠女，來來去去擁擠不堪，雖然舞場是個金錢的大量消耗地，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在復興中新南京的市容，至少有些幫助。

因為舞場的開設，清唱社也爲了營業上競爭起見，在清唱完了之後，再舉行彩排，在其間也會出現過幾個紅伶，生意雖比舞場設立前稍遜，大致還混得過去。

到了南京，到了新的南京，夫子廟是非去參觀一下不可的。

五

新街口，是公眾宣傳的大本營，凡是有什麼紀念，那裡一定搭了一個大牌樓，這地方也是交通的中心區，全市的公共汽車均由這裡做起點，國際觀光局也設在汽車站附近。

東邊的中山東路，西邊的漢中北路，南邊的復興路，北邊的中山北路，都連接着新街口的大圓圈，所以碰到各種紀念，對宣傳有關的機關，各自佔了大圓圈的一邊，作大規模的宣傳場地。其宣傳方法，有偉大的竹布圍牆，也有新奇的文字標語，和各個主腦要人的漫像，在宣傳的成效中，常常得到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

新南京的無線電機非常便宜，所以連每家很小的烟紙店，雜貨舖，都備有一架，以便熱鬧門庭，但是南京放送局更在大夥兒



聚集的地點，如夫子廟，新街口等處，也特地裝置一架強力的收音機，所以一到夏天，附近的商民和一些苦力們，都集中新街口大圓圈的草地上，不但一方面可以納涼，同時，一方面還可以靜聽國內外的大事，和美妙的音樂。

六

新南京的交通，汽車是比從前多了一半以上，平民們在市內短距離的交通，大都坐洋車。中距離的交通，可乘公共汽車。出城遊玩，或上火車站，人數或行李多的，僱輛馬車比較便宜，但

上火車站也有乘公共汽車的。現在的南京，人口已經恢復了過去的密度，每人都安居樂業，努力著自己的工作。鄉下的老百姓，仍舊和從前一樣，牽着他們可愛的驢子，上城來做買賣。

古語說「功到事會成，鐵杵磨成針」的確，在現在的新南京間，留居在這裡的友邦人士，與中國人間都能得到互相的諒解，且共同努力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用新南京的環境做個模範和鐵證，東亞永久和平的願望，是很容易實現的，我這麼預言着。

一九四〇年的北京漫畫界 · 季 風

我不知道這文字應該從什麼地方寫起，所以在未寫本文之先，

召，所以也特開了漫畫這一欄，從創辦起改組止，有半年之久的

關，江風諸君的作品。和「新中國」的漫畫欄有同樣

以上是一年來出版界對於漫畫的提倡，由此我們發掘了許多前

幅都費過了相當的思索，都有層回味，只是在繪畫技巧上稍覺太

本年不能不說是漫畫界的不進展的一年，在質與量上都感覺

藝術與生活：這是一本很重要的刊物，各部門都相當的精美

東亞新報：雖係一日文報紙，但有漫畫一欄，完全由漫畫協會

黃兵：線條簡單而明快，與世界著名連續漫畫「安得生」，在

本年雖然不能由這幾個人來支持局面，但是他們都曾費過了

便盡量介紹漫畫的刊物，其內容也許有再加整理的必要，但是

三六九：這刊物對漫畫的態度是很不忠實的，有時刊載一兩

此外，在本年六月出版了一種純漫畫的刊物「北京漫畫」在印

秦碧：他的每幅畫面都富於美感，尤其是女人，活現着一個適

關於本年度漫畫作者的動態，也有記載的必要，譬如由天津

偶而也有一二幅黃冠君畫的情歌，只是我們嫌他的線條接近

全家齊：係若素公司的宣傳刊物，但是在編輯方法上還很新

介紹漫畫，並出版過漫畫專號，其所登載的漫畫，以黃兵君的連

李滄：他的作品完全佔在小巧玲瓏的趣味上，線條簡單而不復

張慶鴻：漫畫發表不多，但是每

來注意的。中國文藝：以綜合刊物作號

新中國：自出版以來即盡量介紹漫畫，並出版過漫畫專號，其所登載的漫畫，以黃兵君的連

張慶鴻：漫畫發表不多，但是每

張慶鴻：漫畫發表不多，但是每

張慶鴻：漫畫發表不多，但是每

一年來北京話劇運動的回顧

李 靈 子

這一年來的北京話劇運動，不能不說是很濃厚的，但是在質上總不能使人們覺着滿意。有一次譚汝領導的演出，完全是健全的，不但沒有做到提倡話劇的地步，簡直是在摧殘話劇。

有人說今年是曹禺年，也並不是過分的話，不但有曹禺劇本的真實上演，同時還有「原野」上演的空砲。

今年學校的話劇活動特別濃厚，只可惜每次的上演都是有缺欠的，寫美中不足的事。

始中，願話劇有新的發展。但是在「一九四〇年中話劇上演，在量上並不能算是太豐富，下面系統的報告起來，則有以下的活動。

一月 在本年的一、二、三日有「北京劇社」在「長安大戲院」公演曹禺劇本「雷雨」，「日出」導演者陳綿博士。也可以說是本年度話劇的起始。

中旬「青年俱樂部」演出歐陽予倩的劇本「回家以後」，導演者陳寅棠先生。

二月「北京劇社」在「吉祥戲院」公演「日出」，陳綿博士導演。

三月「燕京大學劇團」公演「雷雨」，導演者陳綿博士，「北京劇社」化妝。公演地點在「燕京禮堂」。

四月「愛美劇團」公演丁西林劇本「壓迫」及洪深改編的「寄生草」二劇於「長安大戲院」，導演者林泮先生。

五月「慕貞女中」獻送畢業同學，公演莫理哀劇本「愷吝人」，導演者林泮先生。演出地點「維斯禮堂」化妝「人人劇團」。

「藝術專科學校劇團」公演熊佛西的劇本「藝術家」，導演者陳綿博士。演出地點「該校禮堂」。

點，該校禮堂。

「育英學校劇團」公演「雷雨」於「社交堂」導演者王寶初先生。

「北京劇社」二週年紀念，戲運動者多數參加，情形熱烈；並有陳綿博士及團員表演各種幽默的動作姿態。

六月「幼稚師範」演出「日出」，地點在該校禮堂，「人人劇團」負責導演及化妝。

「協和醫院劇團」公演陳綿的劇本「牛大王」，地點在「協和禮堂」，導演者陳綿博士。

七月「女師學校附屬中學」上演田漢的劇本「湖上的悲劇」及「捉狹鬼」二劇（編劇人未詳）二劇於該校禮堂，導演者朱堅洛先生。

「藝術協會」在唐山上演顧仲彝譯世界名劇「梅羅香」及「雷雨」二劇，導演者郝蔭棠先生。

八月「北京劇社」因「原野」不能演出，大部團員消極，有停頓趨勢。

十月「北京劇社」復興，加入原發起人，陣容堅固，已開始排曹禺的新作「正在想」及田漢的劇本「名優之死」二劇，導演者陳綿博士。

十一月 譚汝領導在「長安大戲院」公演「梅羅香」，又在「吉祥戲院」公演「雷雨」；事先未徵求陳綿博士同意允許導演，在報紙上以陳綿導演作號召；並以「李保羅」等作演員的號召欺騙觀眾。

十二月 天津「大銀劇團」旅京公演，在「吉祥戲院」公演熊佛西的劇本「王三」及莫理哀的「愷吝人」——該劇改名為「老財迷」及曹禺的劇本「雷雨」，導演者李保羅先生。

至寄稿止尚有未能公演的話劇演出活動消息：「育英劇團」預備上演「雷雨」，導演者陸熙先生，「愛美劇團」預備上演「求婚」，「屠戶」，導演者為李君；此外更有「慕貞女中」的賑災公演等都預定在本年的歲暮演出。

總觀以上的各種公演中，在量上實是在並不算是太少了；可是在質上總覺得健全的演出是太少了。但是今年却有一個最大的收穫，就是在籌備中的一個有組織的話劇團體；是由許多話劇界的先進份子共同組織的，在經濟上，在能力上都是很健全的，我們願把這重大的希望，寄託在這集團的身上。

街頭巷尾(北京) (一)

李 靈 子

這真是個底先皇帝和主顧居住的地方，由那些渣滓本體做的花園和子弟，是極端腐敗的巨賤建築，會使人們想像出：在過去的日子裡，那些人們，是過着極其豪華的生活。

王府井大街的柏油路，被汽車碾得發亮，夜間燈火的照耀和利便的建設，是會使人立在國外，想之不恰的；在人行道上，聽女人們的高跟鞋聲，啾啾的從身畔經過；看由東京長巷走出來的異國紳士，隨着胸脯，拄着手杖，態度安閑的在路上散步，會使我發瘋了，這古城裡，還有那些享受過豪華生活的人們。

在這古城，我最怕聽那些，由空而冷靜的小巷裡：送來「鴉片煙」的咕嚕聲，在舊屋和舊巷時，聽着拍人的脚聲裡，這沉重的咕嚕聲，是會使人感到驚悸的！

在北京，這些以火起來的破爛物的「鴉片煙」的人，都是鴉片煙的毒癮人，曲曲彎彎，伸出來隱隱的頭上，刻畫了無限的悲劇和哀愁！——「鴉片煙」的毒癮人



嚴冬的莫斯科生活

· 森 正 藏 ·

當那十一月七日的革命紀念日，便是一年多冬季的開頭，有的年頭這個時候，就已靜下起雪來了。莫斯科的秋天，連日都是氣爽晴朗天氣，公園或郊外的森林地帶的白樺樹，莫不全染着黃金色，映照着秋日的陽光。我們到莫斯科時，時常到郊外的森林中，去採摘白樺樹的一種蘑菇。可是一到了十月中旬的時候，冷雨就連綿地開始下來，家家戶戶便將一二重窗戶都緊緊地關閉着，在寒風裏面聽着雨聲來迎冬季。此雨不久就漸漸地變成大雪，再變為真正的白雪起來。到了那時日間也就變得昏暗，一臨近冬季的時節，須在午前十一時才能看到出太陽，到了午後二時天就變成薄暗起來了。雖然是出太陽，但在冬季之間，要看到太陽的光線或青碧的天空，都是極稀少的，全日都是陰沉沉的陰天，不然，便是不知不覺地下着雪，上小學校的小學生們，是在此陰暗的雪中上學，等到到日頭完全落下去之後才從學校回家。那時候人是有着兩面愛做步的特性，常在薄暗的日中，或在雨雪後的黑暗時，不停息地散步，他們穿的毛皮大衣，文字皆以灰色或鼠色的為最多，故在此等黑暗是變而向上，由於這些人影的點綴，更顯示出他們的憂鬱起來。像這樣的日子一直地繼續着，一到了二月的中旬，便有從南方的南方之溫暖地方，運到各種各樣的花兒，在莫斯科的街頭上叫賣出來，這可謂是從遠處的南方，莫斯科已聽到了的消息。可是莫斯科的冬季，還是不能容易地過去的。

當那雪天下列的寒氣，輪船開始動作的消息報到的時候，及在報紙上看到在俄國地方已開始播下春耕種子的記事的時候，莫斯科依然還是處在冬季多冰結的雪中。此種多冰一到了四月的末旬，氣溫便忽然轉為溫暖起來，此時總會下着雪，其下來的雪片馬上就要融化了，上場且就漸漸地露出其相貌出來，日脚也就漸漸地長起來。到了五月一日的勞動節時，草木的芽苗便已行將出來，也已顯示着春天的喜慶了。並且家裏的人便把這七塊地連口的窗子打開，吸收外氣於室內，把這七塊地連大衣連褲褲由街上落受陽光了。那時有半年的勞動節，在夏季中，是以十二月至二月為中間，其寒冷極點。此期間內在往常的年份，氣溫也低到零下二十度者，也是時常有的，可是

去年的冬季，甚至降到零下四十八度了。在地球上人類所居住的氣溫最低之地方，說是以西伯利亞的雅庫茨克(Yakutsk A. S. S. R.)那裏的氣溫是常在零下五十度的，可是去冬的莫斯科的寒冷程度，與此比較是相差無多少呢。我是未曾體驗過這樣的寒冷的，聽說這是自莫斯科設立氣候觀測所以來約一百年間，未曾有過這樣的寒冷。去年的冬季正值蘇聯與芬蘭開戰的時期，因戰線的寒冷也不弱於莫斯科，故蘇聯赤軍，竟出了四萬的凍傷兵。在莫斯科的街頭行走的途中，而患凍傷的人也頗不少。居在戶外患凍傷的時候，自己自身倒是沒感覺怎麼樣，可是他人若一見便可看得出，說是因寒冷成爲紅潮的皮膚面，還有一處是黃白色者那就是被凍傷所變的了，其外觀的症狀說是這樣的。而看到有這樣的症狀的人，就應對其喚起注意，告訴他已受了凍傷的事，斯時立刻將近處的白雪抓取一把，以此粉雪將變成



冬日蘇聯兒童的「生活」

蒼白的皮膚面用強力地磨擦，由此，就可以避免受凍傷之憂。一到了外面的氣溫降至零下四十度時，任你把二重窗簾地怎樣完備來說，寒氣也是會透過室內來的。莫斯科由政府所發出的法令，係指定冬季各戶的室內氣溫應保持到十八度以上之規定，可是因燃料不敷用的關係，在平常室內的氣溫總是不能保持到十八度，加之戶外的氣溫轉為急驟下降，故室內也就呈示浸入零點以下的寒氣，在室內也是有穿毛皮大衣的必要呢。像這樣的寒氣一襲來，則莫斯科的市內也就發生種種故障的事故起來，小學生們在上學的路上，也要受了凍傷，因此莫斯科市政府便出了命令，把小學校關閉起來。市內的交通機關也要大受障礙，電車雖是開着，但其外面的塗料因受寒氣。便要應拉地剝起皮來，其情景可謂慘不忍睹，其窗戶上是張着厚冰，車內的乘客們，一看到好像是被裝人在水的穴倉中一般的觀感。汽車也是要在汽油中混加防止凍結的液體才能開行的，雖如此，但在暫時停車之間，汽油就要變成凍結而不能了。因為機器油凍結成部份的機器因凍結受損壞，在疾速中的汽車，突然停止不動者，也是時常有的。在那種場合，司機人雖欲從事應急的修理，但在修理中間就要遭受凍傷，因此對於這些汽車也就不得不把它擱置在發生故障的場所了。這樣的汽車，去冬在莫斯科的街頭，可以看到無數的多。

但像這樣的寒氣也是會時時緩和，若到了零下二十度以上時，則到處就可看到冬季的戶外運動情景。以溜冰(Skating)曲棍球(Hockey)的遊戲最多。專門的溜冰場在市內也有好幾處，可是夏天使用的打網球的冰球場，因結冰關係立即就可供做溜冰場。在大的溜冰場有裝置溜冰機，從那裏不斷地放送音樂，聽其音調年輕的男女有時嬉笑的，有時作圓舞或作直走。這種溜冰場的照明裝置頗為完備，故雖在日間無雪的冬天，也可玩到至夜間更時分。更習於莫斯科的日本人，在晚飯後還要容易消化起見，當出去滑一滑。又滑雪(Skiing)也是不能從莫斯科冬季的生活分離的。莫斯科是處在大俄羅斯平原的中央，地勢一般都是平坦，不論在郊外或有關於滑雪的斜面，我也時常到沿於莫斯科河的一銀的森林一處，或到庫拉列基村的新面處去滑一滑，在汽車的前面或後面備着滑雪具，從莫斯科的中央駛走了三、四十分鐘，就可抵達此滑雪场。從汽車下來穿上滑雪服，在無路線的平坦地，滑至平基羅就可達此滑雪面的地方。一到了那裏就可看到先到的俄羅斯人的小孩

們，青年男女，或志軍的兵士們，連外國的新聞記者，或外交官也都參雜在內。除滑雪之外，我們是將這與，與做一併社交場。俄羅斯人的小孩們，對於滑雪的本事真是不錯。他們是使用俄羅斯的滑雪具，其並有的使用日本製的滑雪具，他們因其在人小學之前每多季就練習起來，所以，我們年大的人，總是遠不及他們，是具備那樣的優秀的技術。他們雖時常向我們討教小技，或要求我們給他示範，可是若看到我們顛倒在雪上時，就立即從遠方滑過來給我們拭掉身上的粉雪。

去年的冬季，蘇聯與芬蘭交過戰爭，可是在此戰爭，蘇聯是大受不利。其最大的一個原因，是芬蘭軍都備有滑雪技術，在雪上滑動活動，然而蘇聯的赤軍在雪上的動作則不能活動，此為其敗仗之一大原因。因此今後為要準備冬季作戰起見，必須要使兵士個個都練習滑雪的技術才行。但是滑雪，對成年的人教習，也是難得精進，必須自小童時代就給以練習，才容易達到精進。因此蘇聯當局大為獎勵青少年少女們的練習滑雪，我們當看到在高明的指導者指導之下，熱心練習滑雪的小孩之滑雪部隊。

蘇聯或歐戰前的季節，也是在冬天。這可以說是歐戰前的最多之生活的一個最大的一種娛樂。在歐戰前除了在繁榮的往昔時代，所建設的設備極完全的大劇場很多之外，在最近新建的近代的大劇場也不少。上演的戲目，也有新作家所執筆編成的以社會主義思想或生活題材的作品。可是現在的蘇聯國民，對於這種作品似已不大感興趣了。

俄羅斯也是其著名材料用斯基 (Tchukovskii)，塔姆諾斯奇 (Tchukovskii) (Mikhail Korolkov)，或格林克 (Chibukov)，博羅夫的古代作家所撰作的作品。又蘇聯方面也是歐戰前 (Andreev)，亞雷甫 (Tchubkov)，阿基·托爾斯泰 (Lui Tolstai)，波夫心·高爾基 (Maxim Gorkii) 等現代俄國作家的作品。我也是一個愛好俄羅斯的古蹟者，看到俄國上古建築的古代俄羅斯的空氣所包圍而深受過歐戰前主義 (Internationalism) 的洗禮之俄羅斯人的生活習慣等之後，再看到坐席上的周圍的動靜時，真感不是全完滿當於其產生色彩色彩的勞動者的歡樂，擁擠的不堪，將此情景聯繫起來，其妙趣真是不可言喻。

在帝政俄羅斯的當時，在冬季與民衆最歡心的，就是以那種遊戲第一了。但革命後的蘇聯，因為把「宗教與迷信」片，共產黨重新地斥反宗教運動的結果，宗教

也就從國民生活脫離起來，如聖誕節那樣宗教的紀念節，也不能公然地大開慶祝了。我在莫斯科最初迎接的冬季之一九三五年的年底，向來在街頭出賣的聖誕節使用的聖誕樹 (Christmas-tree)，遭受了嚴禁，不准販賣。但是此舉大受民衆的不滿，於是新年的年底，又許可其販賣起來。不過此次則不稱呼作聖誕節用的聖誕樹，而改稱呼作迎新年的樹。雖是如此，但民衆之中，頗有表面上裝模作樣喜新年，其實是照往昔一樣圍繞聖誕樹慶祝耶穌的降誕，在把宗教完全拋棄的蘇聯民衆其冬季的歡樂，是以年底日的傍晚至元旦日之拂曉為最高潮。在家庭裏安排過年的喜宴者雖也不少，但若有實力的人，就在飯店的食堂迎年，莫斯科的大都會 (Metropol) 飯店，地下鐵 (Subway) 飯店，國際 (National) 飯店等第一流的食堂一到十二月下旬，就受理過年的定席預約，並且立即就售滿員。我在滿任飯店中五度的正月元旦，都是在飯店的食堂迎過，那時大家都提除夕的夜半十一時起就各打扮得整齊聚集於預約的坐位，有著一家團圓繞一桌席，有著加上親戚同席的，有著和朋友或愛人同席，真是五花十色的不同，其飯店的大食堂之裝飾也是極華麗，燦爛奪目，在寬寬的中央有佈置高可達至天井的聖誕樹結着好些兒的裝飾，會談一面聽取在角隅演奏的音樂一面開始慶祝晚宴的酒杯，一到了十二時一、二分鐘，滿場的會場便舉起香檳酒 (Champagne) 的杯子一齊起立。不久鐘表的針若指到過年的正十二點時，燈燈亮亮的場內之照明燈息滅約十餘鐘，四邊變成黑暗，一到再開燈時，其向來在天井的一邊以電飾寫着「一千九百幾年的新年號」之字樣便告消滅，在對面的天井架起的年號明燦地寫出來，在此瞬間大家就一面在噴裏噴說出「新年恭喜，祝新年幸福」等語詞，一面將舉在手中的香檳酒杯高高一氣地喝下去。再就是圍繞於聖誕樹跳舞起來，這是連續不停地拿到各自

歡迎新年的前夜之兒童



的桌上來，酒醉者，歌唱者，跳舞的，滿場充滿着歡樂的一色，此歡樂的宴席到午前二時或三時而仍然繼續而不息，一到了午前三時便可看到在別個飯店的真實或家裏吃過晚宴的人們之酒醉形狀，到了清晨五時此等散席於宴會的會衆，就開始回歸各人的家裏，在此時，跨出戶外一步便可看到把舊年的污穢完全予以一新的那種粉雪靜悄悄地地下得滿地盡變為潔白。

俄羅斯人是喜歡喝酒的，為防備嚴冬的冬季起見，雖有置備毛皮的大衣，或獸毛做的鞋子，一重層的衣履等，但若飲上幾杯的火酒，則人體的保溫是更加一層有成果的。雖在蘇聯的南方溫暖地方有出產葡萄酒，並有釀造啤酒，但俄羅斯式最有特色的酒就是那稱為火酒 (Vodka) 的強烈之酒了。在帝政時代所有的那種甜甘的火酒，在現在的蘇聯是已無處可求。我感覺在哈爾濱所釀造的火酒，是比莫斯科的火酒甜美的好幾倍。古代以出產火酒而負盛名的就是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其次就是拉脫維亞的里加，此兩個地方好比是中華民族的祖國一樣，但此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現在已歸併蘇聯合併下去了。那種酒釀得的芳香甜美的塔林或里加產的火酒，現在不知已變成怎樣呢？社會主義的產量，動不動就是只置重生產量的量足而輕視品質，以致品質趨於低下，我是不勝擔憂首塔林或里加的火酒，恐怕將要遭到其厄也亦可知呢。——倘若你不信請到塔林或里加試試吧！——

新中國地方政治與民生

本刊視察特派員柳龍光過豫晉兩省的訪問

一、與山西省長蘇體仁氏的一問一答

本刊記者

見如何？

答：在治安尚待確立的本省之內，以呼籲和平與救國工作的進行，是相當困難的。這也不容諱言。可以說在戰火摧殘之下，顛沛流離之中的一般羈縻的民衆，一時還沒有許多接受「和平才能救國」這句空洞的口號的餘裕。不但是一般民衆，就是跟隨戰事後面，獻身參加各地方治安維持會的人們裡，雖然不乏真正理解和平運動的重大意義的人，也儘有以爲自己是情不得已維持一時的。對於這類的熱心，一百個和平才能救國的告諭，一百個和平才能救國的講演，也抵不了一整槍。能理解：「只有在戰火裡，和平才能救國」的人，不能不說是極其微少了。無論對於中國民衆，或是對於日本民衆，在事實上表現和平消滅戰火，也得說是必要吧。而且對於整個的事變，在事實上表現和平，消滅戰火，也得說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吧。日本軍隊只說：不是侵略，沒有領土的心，如果因早停止戰事，是難取信於中國民衆的。而且雖然的「日本軍隊不是以中國民衆爲敵，但是身受戰火災

害的中國民衆，就沒有判別這種是非的能力了。中國民衆如果儘知道除了一味抗戰，沒有第二條活路，而不肯向心於和平運動，又怎能期望無彈的戰艦的消滅呢？以上原是人人感到說得出的話，想來不待多加解釋。所以本省自始即以呼籲和平運動爲唯一職志，爲本省最高的任務。現在在省內成立有「和平促進會」，省治下的各縣也陸續成立起分會來。目的只在普及和平救國的信念，盡力擴張和平工作。

（記者註：這名目的組織，是在中國別省的內還沒有有的。）此次個人從省內各地方視察歸來，以爲關於這部門的工作，前途是可以樂觀的。

問：貴省在滅共防共上的政治工作，進行如何？

答：貴省在開發省內產業的計劃上，對風來被日僑以開發山東爲工作中心的華北開發會社，期待如何？

答：前面所說的「和平促進會」的組織也就是滅共防共上的政治工作之一。如一般所周知：共產黨與紅軍，他們強化勢力，進行工作的手段，只有兩個：一個是以「抗戰救亡」這句命令無謂來威壓民衆。他們說：你不參加抗戰工作，即是自亡亡國。簡單說，誰敢違逆這句命令，也就只可以身殉國被活埋地埋埋埋埋埋埋。

我自十一月五日走上了旅程，今天已經過半個月了。我雖然不必以探風問俗，打聽民生疾苦的角色自居，我的視野，自然接觸着我們同胞的風俗與疾苦。而且，備如此，我的感情，已難免被這些所束縛了。想把這情所促成的偏狹的感情，求之解放於那相當受民之父母之名的封疆大吏的言說，在我決沒有以爲是什麼奇事與異事。

一個是以破壞財富來逼迫民衆的。這就是他們堅壁清野的焦土戰略。無論公有的財富或私有的財富，乘了戰火，一律加以劫奪破壞。使民衆自己無可寄財，無可求食，無可留戀，自然而然地就變成了共產黨紅軍，和他們一道走了。以往跟隨日本軍隊的後面工作的宣傳班，常常帶了許多食糧糧頭，然而却找不着一個難民可以施與救濟，就是這個原故。總之，戰火一天不消滅，共產黨與紅軍發展的機會，也是難以消滅的。然而縱使戰火不得已必須繼續，這種共產黨與紅軍發展的機會，我們也得要竭盡我們所有的力量去消滅與防止它的。山西省內，尤其能感到這一點，無論如何，民衆的歸附依附，換句話說，就是民生問題的解決，這是滅共防共的前提；和平工作也不外就是解決民生問題的一個方法。

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會見了華北政府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氏，十一日在張家口會見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昨天由張家口乘車回歸綏路走到了太原的時候，我已又升起了開山西省省長蘇體仁氏的熱望了。（柳龍光十一月十九日於太原附記）

蘇體仁氏略歷——字秉乾，山西省新縣人。一八八八年生。山西會館副會長。曾任工部局工務主任。曾任日本各商工部局主任。一九一六年曾任山西省第一中學校長。山西大學校長。山西省立第一中學校長。一九二一年北伐後，由氏爲山西督軍任內駐紮太原，曾與胡景翼、閻錫山、孫殿英等。一九二八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顧問。一九二九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顧問。一九三〇年任山西省政府顧問。一九三一年任山西省政府顧問。一九三二年任山西省政府顧問。一九三三年任山西省政府顧問。一九三四年任山西省政府顧問。此次視察任山西省政府顧問。



蘇體仁氏略歷——字秉乾，山西省新縣人。一八八八年生。山西會館副會長。曾任工部局工務主任。曾任日本各商工部局主任。一九一六年曾任山西省第一中學校長。山西大學校長。山西省立第一中學校長。一九二一年北伐後，由氏爲山西督軍任內駐紮太原，曾與胡景翼、閻錫山、孫殿英等。一九二八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顧問。一九二九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顧問。一九三〇年任山西省政府顧問。一九三一年任山西省政府顧問。一九三二年任山西省政府顧問。一九三三年任山西省政府顧問。一九三四年任山西省政府顧問。此次視察任山西省政府顧問。

那大總統特派員柳龍光於十一月十八日由山西省會太原，往訪由晉南解縣，運城方面視察歸來之山西省省長蘇體仁氏於省會。就目下在防共救其工作上負有極大責任的山西省省長及省內一般情事，一問一答，錄記如左：



柳龍光先生此次視察省內各地方，對中所謂「和平救國」工作的實踐，所

示隨時有交還經營者的用意，但在目前所謂軍事期間內，一切產業之常軌的經營，還難談到。所以本省也還沒有什麼開發產業的計劃。目下進行工作的可能範圍，不過限於農林與畜產兩個部門以內。關於前者，省公署目下在試驗改良苗圃。而且擬開發省內森林資源，在某地正由關係方面擬設鐵路中，現在還沒有發表這事的機會。至於畜產，承關係方面的援助，以巨額經費，購買種畜，視謀改良。所能業者者，如此而已。

問：省內民食，有無慮慮？
答：在本省治下的各都市，地方，民食，

二、與河南省省長陳靜齋氏的一問一答

於昨年十一月廿三日日本刊大連觀察特派員陳靜齋氏經過所請奉北軍中之中地地河南省前總都之開封，與河南省省長陳靜齋氏就該省政情民生諸事作一問一答，略如左記：

問：據聞此次事變，河南省內戰後各區，受災損害最大，不知關於臨時救濟以資復興建設工作，進行如何？
答：河南省受災極重，非常極重，在比例上說來，所謂受災損害最大，問題實

是無慮的。本年省內尚稱豐收。因為共產黨紅軍在追求食糧，所以本年收穫以前，應有的警備以及糧米買賣的統制是相當嚴重的。關於謀求省內自給自足之物資的統制與配給，比較困難地進行着。同時在防止食糧流入共產黨紅軍區內的意義上，也取得了效果。試看太原市上糧價以至於一般物價，大抵比較京津地方便宜一半，而且隨時可以買到，由此一端，可以知道山西省內物資充實的程度。假使使民衆脫離戰禍，比別的省分來，山西省民應該說是比較幸福的。所以我相信和平才能救省，和平才能救國，和平才能救民！

情。在炮火摧毀之外，豫軍又劫明末李自成故智，破壞黃河堤防，意在阻止豫東日軍西進，以致濁流直衝古代黃河舊道，由開封西方六十里之中牟縣境，南折沖去。濁流過處，一片汪洋，其本身流幅，最寬達百二十里，豫東二百萬農民百賴其害。本省前請得奉北政務委員會撥款五十萬元，專備北京建設總署派員協力，力圖變水為田，救濟災民，現在正在進行中。然而災區百里，缺少一尺，也是全圖徒然

陳靜齋氏略歷

陳靜齋氏，字子行，年五十六歲，河南開封人，前清舉人，歷任開封府知府，宣統三年任彰德府知府，四年任汴口知府，任內，十一年任開封府知府，河南巡按使，十二年任直隸省長，加授參謀總長，十四年任直隸省長，十五年任開封府知府，廿一年任山東省長，廿五年任廣東省長，廿八年任河南省長，廿九年任河南省長，三十一年任河南省長。

的。何況目前在大部新提議成之時，便有敗軍餘孽前來，加以破壞。總之，在軍事尚未結束的今日，復興建設工作，自不免有許多障礙，具體計劃雖在考慮中，一時尚難決定。除去前面所說大規模的救濟治水工作外，在賑務上，敝人竭盡微力，呼籲各方襄助施行，以求救濟省內若干無辜災黎之萬一。敝人月初曾赴豫東豫北各縣觀察，濁流災區以外，除豫北一部苦旱，其他大體秋收尚好。本省治下各地民食，堪稱無虞。以開封一市，與豫北其他大埠比較，米麵售價，可謂最低。其他日用物品，亦在關係方面勵行統制物資自由流通之下，力求維持最低價格。又，所謂中州中原之此地，曾為唐宋以來歷代都城，為我國文化薈萃之區，然而殘餘之若干文化遺跡，民國十八年一度毀於馮玉祥，民國二十二年再度毀於劉峙，廟宇固不必說，其他傳說名勝以至城門城樓，都被拆毀。豫東開封市內的人，俯仰之間，常有許多感慨。敝人就任此地以來，頗為心願，自己捐俸，提倡重修名勝古蹟。相國寺，賢大夫祠等已見竣工，廟之遺址先代文化，或可轉勝於無，在國內整個大局尚未就緒之前，本省省內所謂建設或復興工作，在第一要點及民生的信念之下，進行如此。

問：貴省治下關於從事普及「和平建設」思想工作之民衆組織，現狀如何？
答：本省承奉北政務委員會之指示，以新民會為組織民衆的唯一機關。固然有人說，新民會的現組織，在政治學法學上尚乏根據，而且創設新民主主義的組織，也重新有「新民主主義」之說，因之更有人說新民會之指導精神尚待確立。然而，在奉北今後似乎是在新民主主義之健全化同時確立其永久存在性的。本省現在即以省公署與省新民會總會，表裡一體，推行政教。本省現在治下四十餘縣，已次第成立新民會分會，大多由於與

宜機合併而成。其他類似組織民衆的團體，在本省雖聞尚有中國青年黨北京支部的支部（記者註：據參加國民政府的中國青年黨代表者說，豫北的中國青年黨與彼等無關。）此支部與省公署並無直接交涉。還有，中華同義會北京總會的分會，據聞也是一個企圖團結，調查下層社會民衆的機關。此外據聞自半年前已有國民黨人自南京來此籌組黨部，不過尚未見有任何積極的活動。

問：請問將來河南省在行政體系上的歸屬問題，擬如何？
答：本省現在完全在北京華北政務委員會管中，與南京之中央政府並無直接關係。所謂豫北區域，雖然未聞中央有何明確的劃定，大體一般皆指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四省而言。不過在治安行政上，中央政府早曾派有開封鎮守使劉郁芬氏，據謂本月末可由北京抵此履新，因為豫北其他豫魯各省，並未由中央政府派置鎮守使的原故，一般人似注目於此。總之，本省在豫北政務委員會屬下，也即是在中央國民政府屬下一體。

問：閣下從政以來，感想如何？
答：敝人以往經營實業多年，本來沒有政界的經驗，年餘主持河南省政以來，深感目前政治的事情，雖然複雜萬端，祇要持之以公，臨之以誠，已力所及，為國為民呼籲進地在所不辭。遇事但知以身作則，正己正人，想來各種困難，沒有不能解決的。本省公署成立，這本月廿七日恰值三週年紀念。敝人繼任前，唯有一望以一個河南人的資格，為河南省服務，即以之貢獻於國家人民。當此時局艱難之際，尚希互相勉勵。

讀 衆 與 作 品

我對於

大地的波動

的感想

高 深

大地在不幸地波動了，餘波還在任性地震盪着，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處在這樣動盪無定，荒亂暴戾的今日，我們能夠感到像「大地的波動」這樣的描述，也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的安慰，因為這樣的讀者是與作者同具有一種說不出的煩燥和苦悶的，這種煩燥和苦悶需要吐露，需要共鳴而且也需要解脫，但是當我想到何時能解脫這種煩燥和苦悶的時候，不禁使我發生深渺遙遠的期待了。這就是說此次空前的歷史的變遷絕不是偶然的！如果認為這一事變為單純的民族戰爭，那麼這個人無形中不自覺地就被時代攪打了幾千里，同樣以這樣單純的民族狂的意識來讀「大地的波動」那麼這個人一定會感到空虛和失望的。我不是借此否定民族意識的存在，但是當我們一看到在此洪流中各階層人們的生活，感情，意識時，我想我們可以立刻恢復了我們的冷靜的理智和聰明的吧！

這就是說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能無視這事變發生的誘致的政治的經濟的總背景，當着事變前的中國是如何貧弱，賤賤，癱瘓，混亂呢？想來這是大家不能忘記的事實，我想在那樣情況之下，即就是日本不與中國戰，而中國本身也會掀起比這更巨大的事變也未可知。這就是說中國

或日本都不能擺脫世界的環境接觸，所以說，今次世界戰與中日戰二者是互為因果的緊密連繫的。對於戰爭的認識，我們各人都有不同的認識和觀感，但是戰爭的終極會給我們公正的裁判的。眼戰爭為不幸也可以，信任戰爭也不能說過於殘酷，實在說當今的戰爭即生活，國與國是如此，人與人群也是如此！那麼一個人不是太渺小了嗎？

這些話看來很像些題外話，但是在我們為說明了原因比看現象要更恰當些。這就是說我們必得以這樣的理念來接受並體會「大地的波動」的用意，才能使作者和讀者的情緒一致，才能使故事被大家瞭解，才能使作品顯得更有力量。只少我個人是這樣想的。

誠然「大地的波動」是沒有一般小說「典型化」，「重心化」，「統一化」的存在，但是這不能說是缺點，因為藝術是創造，不是因襲，是要內容生動，而不在于形式美麗。但是也不能認為這就是特點，雖然出以如此構圖的小說在中國尚不多見。

這正如作者田鄉在當選感談裡所說：「……我以三個家族，三個不幸的家族，在一點輕微的關聯上，展開了我的故事，我對於我的主人公們，都給以平均的描寫，即是在故事的進行中，幾個主要的人物都處於平等的地位。他又說：「我決不能說我的形式，有任何獨創的色彩。然而我想藝術不是數學，而是個性，藝術不需要固定的形式。無論描寫得如何糟糕都沒有關係，只要不是模倣。」

關於故事推進的程序和方法，是被作者有計劃地巧妙地連貫起來，故事的主要的人物（其實都相當重要），如健生，王綱，王紀，翠娥等，在性格上前後是保持了一貫的描寫，富於理智和犧牲精神的健生，

能毅然擺脫愛人的牽掛，走向自己理想的途徑，這描寫是一個很勇敢的描寫，就是長官忽略甚至故意草率士兵生命的事實，在中國的軍隊裡也是一般的常有的事實，這點是值得提出的一個教訓，試想一個毫無軍事經驗的學生來參加這血的戰爭，在一般職業的兵士看來，都是不當的或過分的犧牲，但是為了自己理想的驅使，他這樣的熱情正可以鼓勵一般的士氣。這裡也可以看出即是出生入死患難與共的軍隊中也是有着不同的理想和情緒的——長官的傲慢和士兵的倔強。

關於戰爭描寫過少，因為描寫太少，所以就顯得不很緊張，我深知作者是沒有戰爭經驗的，所以也就難怪他不能有更多更迫真地描寫，這個我想是作者更謹慎的地方，他是牢記而且體驗過描寫不熟悉的物事的困難的吧！同時我想也許是因爲我自己久經行伍生活的關係，所以才會發生「描寫不足」之感吧？不過，這些都不成問題，好在，經過一次大事變，我們每個人總多少看見過大大小小的戰爭行爲的，即使不會參加，也逃過難，即使不會戰死，也可以說是從死裡逃生的，那麼一提起大砲和飛機的轟音，不是就馬上在我們的腦子裡浮現出來一個殺戮的慘像嗎？

作者對於那自私自卑鄙的王綱老爺描寫得非常痛快，因爲在這個血腥的事變裡，中國人像王綱那樣的人太多了，在我們的周圍就是，在我們的隔壁就是！

此外如翠娥，老祖母，王紀等都是善良而無知的人，完全把自己的命運付諸別人的手裡，或自然的手裡，這些人在中國就更多，但是這種無知是可哀的，使人發生無限同情的，我們倘如要對他們發生同情，那便是作者的力量，藝術的手腕，而且我更可以窺出作者首先對這般顛沛流離的人們寄於同情，這是作者思想的基礎，重要的就是這個同情心，可貴的也就是這個同情心！

但是尤其使我感動的是小五部分的描寫（見華報第四卷第七期第三十五號上），

當着翠娥茫然無助地向小五說：

「多管走？」

「什麼？」小五瞪起眼睛睜着她，「今天晚上，你還做夢哩，你沒有看見前院正忙著收拾車輛嗎？」聽說太太領着大少爺，二小姐，侄女，外甥們坐一輛篷車，梁三老爺和二太太坐一輛篷車。東西，襪箱，積袋，都裝在大做車上……

「你呢？」翠娥寂寞地問。

「我？」我還在這裡打雜。伺候管事的趙先生。

「你怎麼不跑呢？你不怕嗎？」

「我跑？我往哪裡跑？」小五斷然地說，

「我媽還不讓我回家哩！說回家就多添一張嘴。在這裡替村長老爺看家，不給錢，也能供吃飯。」教倉裡還有的是在米哪。」

「你們家不打算逃難嗎？」翠娥問。

「我們家不逃！」小五痛一痛嘴，「我爸爸說明個還要上地裡種地去呢。你想，往哪兒跑？……跑到哪裡還不得餓死！……我媽還有兩個吃奶的孩子……我爸爸說不用跑。跑出去，沒得住，……當路倒嗎？……還不如留在村子裡硬挺，願意怎麼的就任他怎麼的，天塌大家死……一條命够啦！」

這一段描寫我認爲是故事的核心，全篇多少人物裡，哪一個人也不如小五更有智慧，小五這一段的話，正是作者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是非常正確的，我們知道，這個事變，同是災難，但是災難還有個輕重之分，同是被災難所迫，而梁老爺就高車大馬地跑了，崔家和翠娥老祖母又那樣地跑了，而小五家呢？根本就不打算逃難，他把戰爭的災難與平時飢餓的困苦兩相比較，一個窮人就根本無所謂逃難了！因爲窮就是大難，就是你逃遍天下，也逃不掉這個窮啊！於是小五他們決定不逃，這是窮人的哲學，而且也是作者的哲學，可見許多逃難並不是爲的人，而是爲的財產，要他們爲什麼要一車一車地載上逃呢？

所以說如翠娥老祖母等大可不必逃！這是作者的暗示。

「也許快啦，可是，老太太，你怕什麼？你稱多少嗎？」

這是梁村長老爺勸老祖母時的鄉諷口吻，但一方面這也代表了有錢人們的中心思想！這種思想不惟在中國，任何國的富人都是如此見解。同時在此暴露了富人們同情互助心的缺乏（簡直沒有），甚至乘人之危，想把人家的處女佔作姨太太哩！這種重要的描寫，都一貫地表現了作者對自己理想的忠實，並且在作品裡貫注了熱烈的感情，我不禁為他默然地點頭，惜其地心會了！

其他精細的深刻的描寫當然還有，不過我想聰明讀者諸君都會自己感到親切的體會的。
關於「大地的波動」，有好些朋友都是說他（作者）是受到環境的拘束，未能暢懷地描繪，這也是事實，不過藝術是重在提示，解剖，並不在面面俱到，在冷煉，警惕，並不在繁雜老大，即就是因為某種限制，（雖然這限制很嚴格的呢），恐怕也不能禁抑大眾對作者內心憂鬱的了解吧！況且處在這種環境內要以那種（另一種環境）情緒來寫作，即就是隨便任性地描寫了，恐怕也不能免掉不實在的危險吧！況且要是那樣地描寫，就等於對現實下了結論，而作者早就聲明過，他在當選感談裡引了紀德的話：

「然而我沒有把此書作為告訴狀或護教論的意思，我抑制着批判，現今，如果作者描出一種行為，讀者就必得要表明對於那行為的贊否……當然，我並非主張中立（也可以說不決斷），是大材底確鑿標識。但是，我想，許多大才對於下結論都極度厭惡。——而且，我相信，巧妙地提出問題這事，和以為問題已預先解決了的這念頭，是別種東西。這種作者已標表示了對於這一事實不敢妄下結論，但是今日誰又敢對事實下個結論呢？」

作者對於各階層人的描寫理解都相當深刻，但是這還不夠，作當應時，不滿於現在（就是不滿於現實也是應當的，否則寫作便無所謂），應當更努力去認識社會，體會人生，應當有：「今日一切都是錯的

心情」才對。

作者的感情是非常豐富的，但是不可被感情妨礙破壞了理智，世界上一切糊塗事都是因為偏重了感情或完全感情作用所致，這就是說，作品的中心是思想意識，外表敷染些感情（無寧說滲注情感），這樣就有裡有面，有骨有肉。才會成爲一個完全的東西。但是這話我不僅期待於田那君，同時期待於一切作家們。我不是說「大地的波動」裡有如上的缺點，而是說田那君更應當強化自己的中心意識。即就是這種中心意識不被社會所容納發表都沒有關係！以田那君這樣小的年紀，（不是才二十三歲嗎？）能有勇氣寫「大地的波動」，這真使我歡欣，欽羨，熱望。
我這不能算批評，因為我也是個不愛下結論的人，只是自己對「大地的波動」一點點讀後感罷了！
一九四〇十一月廿日北京國學。

讀「路」後

對作者的一點感言
汪 滄

本刊第一次徵集長篇小說當選的「路」，已在本刊連續的載了十三期，至五卷十期已經告終，這部小說字數約十餘萬在作者方面是要費去幾相當的時間，也很要費一番的腦汁同精神，在文壇上可以說是一道彩光。

這篇東西裡面完全是人生的苦煩，道路的難走，在路的最後作者說：

「這條路不能奔向光明，究竟哪條路才能奔向光明，他不知道，天也不知道，但他已進一步找機會，自己造命運。」

作者寫出這幾句話，好像給我種大的力量震動了我的心扉，在我想，不都是國民有這這樣的人生，世界上每個人都是這樣的，誰能知道哪條路光明，都是歧途，渺茫，不過如要將自己的路奔向光明，底確只有找機會，自己去造命運了。

對於「路」這篇的材料，據我觀測來說，書中的懷民也許就是作者的化身，怎末呢？因為多數的創作的材料，多是寫着自已經歷過的一切的事，所以這樣寫出來是能夠將事情極微細的地方，表示出來，於事實體貼，於人生附合，有的創作是做他人的事情而寫出來，或是捉風捕影寫出來，看起來當沒有實事寫出來的味厚，因為是他自身所經歷過的事理而寫成着「精一」「氣一」「神一」三種元素，是一貫到底的。其實，這篇材料說起來好像很平凡，使人不會注意到的。

不過是說一個內心志向高昇的孩子，不幸生在村鎮中貧窮的家裡，命運衰微不能使他得到孩子應得的相當教育，使他不能得到人生的溫暖，在幼時就使他生活壓迫而投到像地獄似的工廠裡去，與那些勞動人們拌攪，要將他那塊像烈火的心，化為冰塊，被他看見社會裡的罪惡，虛偽，最後將他理想中的希望，完全化為冰冷的失望，使他知道，朋友，金錢是種什末東西，末後還是去自己找機會造命運。

這樣使作者誠懇忠實的渲染出來，赤裸裸將人生的痛苦社會的畸形表露出來，使人目賭心酸，寫出來是那樣的緊張，一些不顯出來平凡與俗氣，這點可以說是在寫作上的成功。
我最敬佩作者的，是作者其他的創作中都是敘記着人所不注意到的事，有許多事人不見知曉，那些正是須得有個人來吶喊，那些正是人生的苦煩，或社會角落裡的罪惡。

就由這篇「路」中的人物說吧——懷民這樣的命運，坎坷的道路，雖然這標很易磨滅他的志向，然而確使他看清了社會上人情的一切。
他知道了四圍的人們都是用「錢」估量每個人的身價的。
懷民所喜歡的田大姐，不是也說過懷民：「都好，就是沒錢。」
這句話可見得作者已將人們的心看穿了，世界上原來「好」都是「好」在「錢」上。

由此懷民也知道朋友是種什末東西？義群可以說懷民唯一的知己好友，兩人見面時是如何的親密，嘴幾乎能將人哄死，將一個命運不及的懷民哄得認爲世界上再沒有像義群對自己忠實的了。
最後懷民因向義群借錢，使他才明白世上原來朋友，金錢是兩種各不相援的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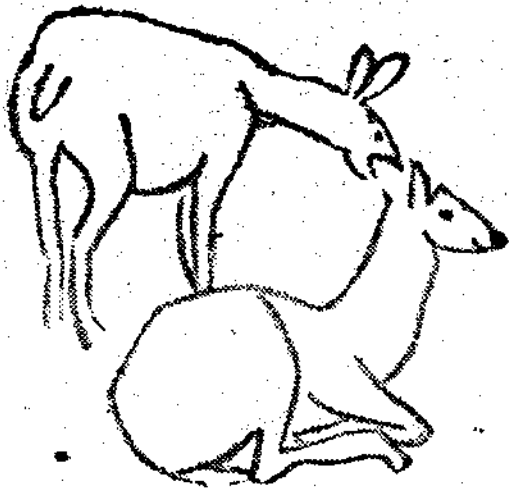
這些都是能使我流淚的，如今的社會底確是演着這樣的劇，作者大概將這種滋味已嚐到了家了吧。
還有寫出來社會低級人們的苦煩，他們好像不知道什末是罪與惡，他們好像是獸般的，處心表露着性慾不正當的洩瀉，用一句話，或一種行動，要成爲某種行動的代表，他們以這爲快活，這些正是他們的苦，罪，作者很明顯的寫出來，使人佩服，使人們知道社會是不那樣簡單的。

這群人們死在他們那種苦罪之中的，不知有多少，書中的達三，最初健壯得像像賽拉大馬的差不多，最後懷民由二楞那裡聽到「達三也是吐血死的」。
還有最後作者寫出來的幾段：
「燈光笑的滅了，屋裡又呈現了黑暗，在黑暗中的懷民，想一下衝出去找光明，然而黑暗又是打不破摸不着的東西，只是像靈它的責任似的籠罩一切，對什末反對的表示也不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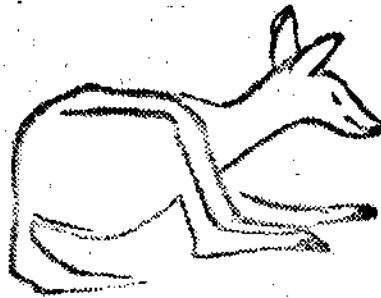
「我的生活，在過去幾年就是麻木，狂自想叫它自己改好，想託人，想託義群，都是失敗，所以處心失敗，麻木，不能指望畏縮治好，要在堅硬的木頭上捧打才行。」
「我從此也不把頭縮在圍障裡，我要抬起頭走。」

這幾段作者寫得一個命運苦的孩子被險惡，苦煩的環境所支配得成了個有神經質的人，使人啼笑皆非，使人看而惋惜流淚，使每個人都知道「路」的難行。
最後，這篇「路」底確贈給我不少對人生及社會的認識，我是要敬佩作者的，以後還盼望着作者在文壇上更有再偉大的東西產生，這是我對作者的一點感言。

· 長 馬 漫 人 個 期 一 第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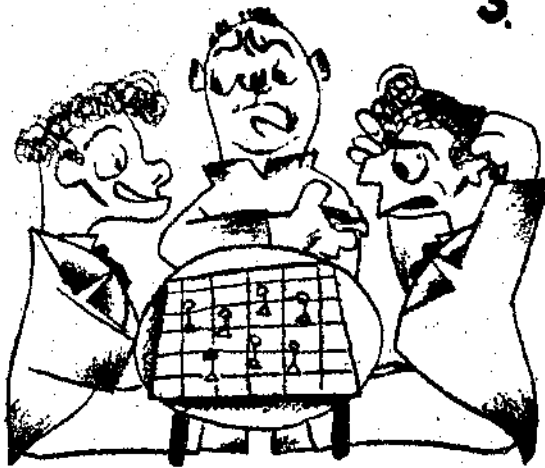


— 描 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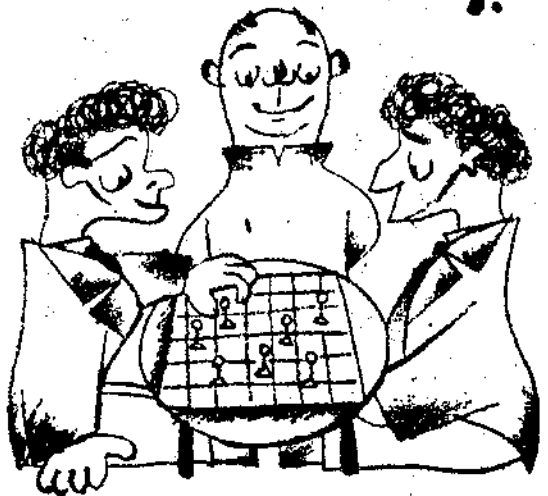


劉 針：
 作者與讀者下棋的故事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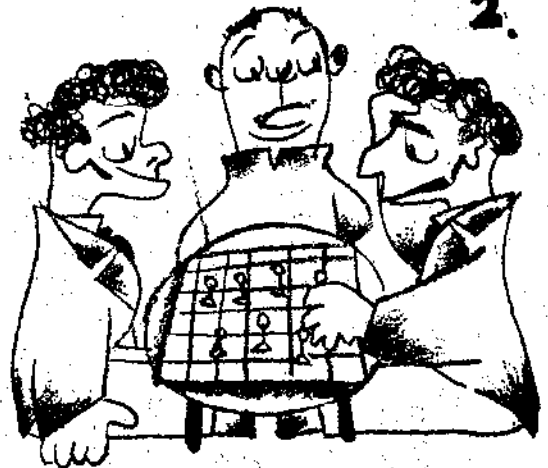
1.



4.



2.



安和馬華 (上)

但 陸
弟 望
作 畫

——本刊徵集百頁中篇小說入選作——



獻給楚瑛

①

八月尾，太陽西沉了。汽笛的悲鳴遍地響徹在荒蕪的草原上，一隻大汽船出帆了。不久，那西方天空的淡紅色已變成了蒼白。遙遠的島嶼隱在霧靄中，宛如海豚之群，靜靜地睡在海面上一樣不動。

夜來的滿潮的潮水，開始打擊着離岸的石礁，激起浪花，飛散開。礁上的雜草慢吞吞的靜下來了。碼頭夫們，圍坐在給海水浸透的砂灘上，燃起一點野火。在火輝的光閃中，他們揚動着強壯，寬大，赤露的背太陽晒成紫銅色

的背脊。

「喂！小夥子，來一個！」馬華便在腰間摸出一隻口琴來。海風吹動他披散在光赤的額上的烏黑的捲髮，彷彿一位快活美麗的女郎，暗藍色的眼睛和溫柔的臉相——一個典型的混血兒的臉相，在光輝中閃動着。口琴響起來，低沉的樂音傳進潮濕鹽味的夜風中。

「够了！够了！我受不了呵！」將身子躺在砂上的一個有刺刺的黃頭髮的矮個子，急促地說。

「別聽他的，那小子沒正行！」大家吵嚷地反對。

馬華喘了一口氣，他又從低音吹到高音去。飛翔在四圍的樂音，忽而像一陣暴風雨般急劇地響響，忽而又變成哀怨低泣一般的輕微。碼頭夫們，彷彿在傾聽着自己的命運一樣，他們不住地歎息着。

突然琴聲止住了。馬華站起來，向着夥伴們招手：

「明天見！」碼頭夫們，悵悵雷，無意識地喊雷。

馬華迎着夜風，踏着給海水浸透的砂灘，明朝地走開了。他吹着出色的口哨。從一帶寂寂的玉蜀黍田走過，又踏進響亮的砂谷。

上弦月，照着北海岸的砂丘。銀灰色的光波中，靜臥着零散的貧窮的漁人小屋。小屋裏，悄吞走出一個赤腳的姑娘——美麗，溫柔，剛健的安荻。她向四圍尋覓地閃動着烏黑的眼睛。因為她聽見馬華的口哨了。

她蹣跚赤裸的腳兒前進着。黝髮垂在肩的下邊。衣服已經十分破亂了。

「安荻！我在這裏。」馬華從砂谷中跑來。

「別做聲。你的病厲害了。」她焦急地說。

他們靜默地像鬼似地踏下砂谷，並排地坐在輕軟的砂上。

「我尋思你不能來了。」馬華從褲袋中，掏出幾塊花紙包的糖菓，送進安荻的手中，於是溫柔地說：

「爲什麼不來呢！」

「以後別再來了。」

「什麼意思呢？」

「誰說你的母親是波蘭人，你也是波蘭人。」她憂愁地說。

「你也討厭波蘭人？」

「不，誰說波蘭人是白人，白人看不起黃人的。」

「沒有那事，而且我也不是白人。我父親是黃人，我就是黃人。」馬華顯得十分悲哀。

「誰說說你也是黃人，同教人一樣，沒有好東西。是嗎？」安荻邊用衣襟擦着額上的淚珠，她感到無限的悲哀，幾顆緊了馬華的手。接着她說：

「你回去吧！誰知道了會罵我！」於是他們從砂谷中悲哀地走開了。

夜風吹動着被亂歪斜的窗子，嘩刺嘩地發響。安荻推開歪斜的門扉，走進去。

屋中沒有燃着的燈火，從破碎的紙窗，透進來微弱暗淡的月光。

老人顫抖地

搖晃着頭，彷彿一棧枯槁的蘆葦，在一個凋落的季節中給驟雨擊打碎爛了的一樣，沈痛地濕在乾草堆的一角。不住地喊着：

「天爺呀！修呵！修死啦！」

老人在壯年時代，遠遠地離開了故鄉，投向這海岸。二十一年來，家人的死亡，疾病，悲哀，勞苦，將他變成陰暗，憂鬱而陷入死亡的危險了。他已爲生活給打敗，每天祇能痛轉在乾草堆上。

「誰！你要點熱嗎？」

老人擰起頭來，用那病慘無光的眼睜睜了一下安荻，然後又抱着頭顱喊起來：

「天爺呀！叫我死去吧！」

安荻摸索着，握住一個鐵罐，裏面放着白色的海鹽。她用手搗出那結晶的顆粒，放進一個小鐵鍋中，然後在爐下燃起乾木枝。

她把鹽煎成紅黑色，裝進一個長形的布袋，小心翼翼地放在老人的頭下。

「熱不，熱不？」

老人揚動着頭。安荻坐在老人身旁，聽着他悲哀地呻吟，便荒亂無依的哭泣了。她想：誰也許要死去了吧……她感到恐怖。

老人彷彿安穩了些，沈重地轉側一下枯瘦的身子，用低沈的聲說：

「這罪是受不完的，安荻你表願吧！」

老人重又轉側了一下，他說他



本文描寫作者楚瑛——廣東省人，民國二年生於廣東省，現年二十七歲。長年居住北京，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愛好文學及翻譯。現居日本，本年四月移入東京市神戶區以出活爲生。

地合上双眼。安秋也睡去了。

馬華孤獨沈默地走着。夜已深了，靜得可以聽見自己的足音。他的心情異常的零亂。他想起母親的死，一九二〇年的病疫的慘絕的景象……逝去的童年——在黃昏的樹下，常和母親學唱歌和讀書的童年。他也想起父親，遠行了的父親。他年青，他有豐富的感情，他彷彿受到了什麼打擊似地凝視着前方。他想：「怨誰呢？」他解答不出。不久，他從寂寞的砂丘中，消失了。

黎明，安秋從乾草堆中爬起來，走出小屋，到牛欄去。自從蒼牛病了，他們便買來一隻黃色牦牛，安秋每天送牛乳到城裏去。

牦牛聽到小主人的足音，用牠那圓的黑亮的眼睛善良好地注視着，然後沈重地用鼻腔哼出了聲音。

安秋把一捆草料扔進欄中，她站在木欄上，用一隻手拍着牛背喊道：

「去，嘶！去，笨東西，去吃草，嘶！嘶！」

她又忙着燒飯，洗玻璃瓶。忙着手起乳瓶袋，從漁人小屋走開了。

朝陽照在砂谷中，軟鬆的砂粒在她赤脚下遺留成蛇一般的跡痕。

走過砂丘，踏進草原。一群水鳥從那枯萎凋落的草中帶着拍翅，飛向南方去了。淒涼的啼聲，掠過一帶幽寂荒涼的草原。

從城市那邊，遠遠地可聽見叫賣聲，機械的轟動聲，許多聲音，混雜在一起的喧嚷。

市街上的無線電響着美麗的早晨的輕音樂。在安秋的心中激起輕妙的愛的快感。她轉進一條橫巷，換家去送乳瓶。

當她又叩一家白色的窄的門扉時，那裏面沒有回聲。

「開門呀！送奶子的。」「開門呀！李先生。」她輕地敲着。許久，從鄰近走出一個懷孕的女人，凸高着肚子，穿一條不適合的棉套褲，她瞧了瞧安秋不耐煩地說：

「搬了！」

「搬到哪去了呢？」

「不知道！」

「什麼時候搬的？」

「不知道！」說完那女人就走進去了。

安秋慌亂地從衣袋中掏出一個小冊子，上面積聚的畫着一些阿拉伯的字碼。她計算着，喃喃地咒着：

「兩個月，一天一毛二，……六，七元錢。」

她憂傷地走開，轉進別一家。傍晚，她提着洋鐵桶，悽喪地走到牛欄去。那隻黃牛，本能地搖擺起來笨重的尾巴。安秋把鐵桶放在牛頭下面，蹲下膝頭，開始工作了。乳牛用牠那遲滯的善良的眼睛凝視着前方，忍耐地站着，不時踢動着一隻沈重的後腳。

「嘶！嘶！老實點！」

月從海面上升起，在重疊之間透出了暗澹的幽昏的光。



他靜默地像兒似的似下砂谷。

安秋擠完一天最末次的牛乳提著鐵桶走進低矮的小屋。祖父已昏沈地睡了。

她走到歪斜的嵌在那紙窗上面的一塊小玻璃窗旁邊，眺望外面的夜。

一切都寂靜下來，烏雲急劇地飛跑着，不時從重雲中露出金黃的月光，不時又消滅在雲後了。

遙遠的天邊，有燈火在閃動着。從砂丘那邊傳來了海浪的洶湧的潮音。

她是在等待着馬華。她聆聽

着，每一個響動都會使她驚訝地向四方尋覓，當她確知了那不過是一些夜鳥的拍翅聲，或別的聲音時，她伸出她的手指揉擦她的濕潤的眼睛。

馬華因着安秋說的話，他痛苦了一天一夜，他沒有出去做工，然而當他冷靜些他又想到了生活。

他走向海岸去，海隱隱在朝霧裏。佇立在港口，深深呼吸了一口早晨的空氣。

海上，一個漁夫正支着一艘小

舟撐渡，小舟像玩具一樣，有着圓形的篷篷。陽光照着它，它的身影，給海上投下抑鬱的調子。

海岸街上，樓房，鐵橋，雕刻的銅像，鑲高的紀念塔在晨光裏耀動着金色的溫暖，它們腳下，已有車馬的來往了。

馬華嘆息似地噓了一聲口喘，去看擁擠在小舢板上吃早飯的碼頭夫們。

「馬華這小夥子倒無憂無慮呵！」一個滿堆着鬚鬚的紅臉的中年碼頭夫，他常有着這樣羨慕馬華獨自的輕閑的口吻。

馬華走近去，大家在紛々地議論着：

「××兵已經到了××了。」

「說不定到什麼天地呢？」

大家興奮地講着吃晚飯，又各自分散了，懷着一棵焦慮不穩的心。

戰爭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惡化，人們都準備逃難了。

海十分平靜，沒有一點風，海水像鏡面上浮泛着一些碎木屑。遠處的島嶼流瀉着濃藍的色調。

來往航行的汽船，小艇，交響地響着淒絕的笛叫，震破了海面的靜寂。

某隻船準備出帆了。船上堆滿行李和各種貨箱。船艙中擠滿了人群。喧嚷地吵叫着。

馬華，他肩着船客的箱篋，緩慢地走在吊橋上。汗流過他赤裸的頸頭。他不住地想着安秋，擔心和記掛使他內心慌亂了。

上午十時三十分，銅鑼在響着，船要開行了。於是甲板上聚集了許多人。馬華失神從吊橋上，把皮箱掉落下去。海面上擊起來潑潑的光圈，然後皮箱不見

大家擁擠到一邊，喊着吵着，不知是在替哪一方傾吐不平。

一個貴婦人尖叫着。

穿白制服的船警走來，恭謹地向那位貴婦人說：

「對不起！這東西，一會來人能撈出來。」

貴婦人，吵嚷着：

「這還了得嗎！裏面有地照和手飾。」

白衣船警安慰地說：

「不要緊！只要不被水沖走，很容易找到。太太貴姓？最好明天的船走吧！」

他從制服里取出一個小冊子，記明了損失的物件，然後向馬華說：

「這他媽的兩合水，你住在什麼地方？」

馬華緊握了一下拳頭，他憤憤地想打那沒教養的警察，然而他却說：

「我家胡同門牌三百二十一號。」

「叫什麼名字？」

「馬華！」

「不能放走他，我的東西少一件也不能饒他。」貴婦人像一隻餓鷹似地吵着叫着。

馬華用他深藍的眼睛望了她一下，他心裏想：這女人活像一個母夜叉。」

「太太放心，他跑不了。」警察說。

馬華懊惱地停立在鐵橋下邊，凝視着海。皮箱闖走了，終於不曾撈出。

傍晚時候，他被判決了。他被罰去全部的財產，賠償貴婦人的皮箱。他的胸中火烈地燃燒。

他眼睜睜地徘徊在沙岸上，透

悲哀的雁群落在沙岸上，透

過八月尾的薄明，感傷地啼着。海風將他的髮絲遮住了他的前額。他憂傷的臉相，宛如秋天凋落的黃葉。他的淚流落了。他離開港口，沿着海岸走去，愁苦使他閉緊了雙唇。他無依地走到安荻的家門，門扉已閉，漁人們全已睡去，在砂丘中已沒有燈光閃動。

他在安荻的門前徘徊，又悄悄地走開，回到自己的家中。

他痛苦地唱着悲壯的歌，然後用一點酒把自己喝醉了。

3 凋落的九月，落着驟雨。戰爭十分緊急。大炮轟響在城外。飛機從早晨就騰騰地盤旋在北兵營的上方。炸彈不時的落下。轟翻了近處的田野。

××港已封鎖，沒有船隻通行。

馬華便從那港口走開，他是想到別處去尋一些工作。已經沒有一點吃的了。在一條破落的街上他狼狽地走着，街上沒有行人，一切都糾察在黑暗和恐怖中。他餓着肚子，像田鷄一樣的濡濕。佇立在暗濛濛的燈光下，伸長着頸項，從玻璃窗望進去。那是一個酒店，因為在異常的警戒中，半開着窗扉，而且那裏面已沒有什麼，只放着幾塊乾麵包和幾條陳舊的炸魚。

濃黑色的天空，沒有一顆星光。猛烈的狂風在吹着。他愚痴地掬了一下自己的衣袋，然而那裏除了粉碎的塵屑而外再沒有別的。於是他想：怎樣敲開玻璃，怎樣偷出那裏面的麵包，怎樣的吃掉。他又意識到犯罪，恐怖罩

在他的臉上。他看着自己，縮回的頸項了。

他轉向一面生長着青苔的古壁。在不遠的地方移動着蒼白的物象，使他異常的驚疑。他總會遇到什麼妖怪嗎？好奇心，使他走過去。原來是一個孤獨的女人，靠着牆眺望陰沈的天宇。她的臉，在夜燈下，蒼白而且枯瘦，不一會她那憔悴的眼光移落在馬華的身上，她說：

「雨不會住了！」

馬華想：她一定是在卑屈悲苦中，板着臉面掙扎的落難者。

「唔！」馬華惶惑地應了一聲，便走掉了。

沈滯的步子，響在馬華的後面，他的胸脯跳動了，一種難忍的不安襲擊着他。

「先生！我餓一天了。你有什麼吃的嗎？」

馬華寒戰地急行着。

「先生！我是不說謊的，家裏有三個孩子，餓的直哭喊，……我們一天沒吃到一點東西。」女人追上了他。

馬華站住了。

「有什麼辦法，我們全都是一樣。」他低垂着頭，遠離她。

馬華餓着肚子回去。投進他自己快塌場的小屋。

細雨濛濛地敲在滿落葉的窗邊。在黑暗中，他摸索着自己巨大的身體，空的肚腹，寒戰地蜷臥在炕上，聽風從松林間掠過。

次日，他無力地走向港口，在那裏，一群勞動者找不到什麼工作。手背在身後，來往的閑蕩着。飢黃的顏面，枯瘦的骨骼，眼睛深陷着閃出無智沈滯的光，憂心

遲呆地相望。

「這他媽小子！也沒找着活計嗎？」老李的老婆，總是瘋子一樣，沒有一點女人的樣子。罵三罵四地鬼混在男人群中。

馬華討厭這女人，因此他很快地走開了。這之間，飛機翻着翅子在前方盤旋，投下幾枚炸彈。大家窮迫地爬向海岸中。炸彈轟響了，爆烈了，煙火漫遮着前面的村落。

大家，許多時候，匍匐在砂灘上；像傻子一樣，呆望着，後來大家驚慌地四散了。

馬華帶着飢餓與恐怖走向安荻的家。

安荻正站在砂丘的頂尖眺望，風吹着她的衣衫。她像遭遇過什麼不幸一樣，臉色蒼白而且憔悴。

「看什麼呢？」

「你到那裏去了？我在望你。」安荻用憂愁驚喜的眼睛看着他。

他們踏着柔軟的砂粒，走向深谷。坐在一座砂丘的後面。

「怎麼想起又來了呢？」安荻悲哀委屈地訴說着。

「哼！……」馬華低下頭去，他心中難過，他想把他不幸的遭遇完全說出來，但他却問：

「有沒有吃的？」他覺得虛弱極了。

安荻急忙的跑回家，替他拿來乾雜米面餅，和一條小鹹魚。

「這你愛吃嗎？」

「愛吃，什麼都好……」馬華從砂床上坐起來，開始貪婪地吞食。

「人家都說仗仗打到這裏來了，城裏的人都快逃空了。我想你也許逃走了。我想我們不能再見了。」

馬華握緊安荻的手，他感到了離別的悲感。許久，他說：

「你爺的病怎樣？」

「好點，可是我爺說他那病不會好了，……爺死了我可怎麼好！」安荻孤獨而又無依地說。

「安荻！馬華的臉色格外蒼白。」

「哥！什麼事？你說呀！」

安荻看見馬華從眼中淌下眼淚她焦急地問：

「說呀！呵！好哥哥！你哭什麼？她自己也哭了。」

「這是不可能的，說又有什麼用呢！」馬華自語着。

安荻明白了，因此她更覺得難過了。她想找一些安慰他的話，但她祇能哀痛地哭倒在他的懷中。

「別哭！想人聽見。慢！想法子，呵！別哭！」

「唔！一會就好了。」

許久她擡起頭來說：

「我該回去了！想爺惦记。」

九月末，××軍終於攻進來了。

田野，村落……和城市，到處都有大砲轟響。煙火殘酷地燃起，兵營炸開了。

夜黑下來的時候，安荻在砂丘上張望馬華，在遠處她看到兩個人，彎着腰跑來了。她慌亂地奔回屋去。

安荻的爺病重了，他半呻吟半驚慌地問：

「安荻你聽到什麼聲音沒有？」

「鎗響！爺！跑來了兩個人，好像還拿着鎗……」

「那是逃兵吧！你趕快藏起來。」

「藏到那呀？」

安荻害怕着逃兵的兇暴，將自



面後在眼疾安，人老起苦華馬

己的身子埋在一角落的乾草堆中了。
 「爺！看見看不見？」
 「腳，腳在外邊，……再往裏，……再往裏點！」
 不久，有兩個人推門進來，慌恐地說：
 「我們借光，換衣裳。」
 逃兵像兩個幽靈似的坐下了，忙亂着。
 「你們是從哪裏下來的呀？」
 老人顫慄着，聲音發抖。

「從江橋下來的！」
 「打敗了嗎？」
 「嗯！老爺子，我們還有兩隻鎗，藏到你這裏吧！」
 安秋在草堆裏抖索着，她真怕他們去翻乾草堆。她的牙齒在敲叩了。
 「埋到房後的砂子裏吧，那塊兒最好！」
 「我們晚上，再來取。」
 兩個逃兵走出去了。
 安秋從草堆中爬出，她感到惡

懼和無力。她不敢出去，然而爲了惦念着馬華她又悄悄地走出去了。終於馬華從砂谷中跑來，他的臉色蒼白。
 「你和爺說好了沒有？」
 「爺不答應，你逃吧！你先逃吧！」安秋催促着而且她哭了。
 「不，我死也不會那樣做。」
 「你逃吧！你快逃吧！在這裏是沒命的！」安秋說。
 「我去，我去和爺說。」
 馬華推開了安秋。

「你別去，爺會罵你。讓我
 去！」
 安秋沒有法子走進屋去。
 「安秋！你和誰說話呢？」
 「馬華來了。」
 「安秋！你願意逃就逃吧！我快要死的人了，我管不了你們！」
 老人和往常不一樣了，他對於馬華消失了氣怒。
 「爺！爺！爺！」安秋哭着。
 「你快逃吧！一會兵過來多了，不得了呀！」老人催促着說。
 安秋走出去，又和馬華走回來。他們忙亂地收拾點東西，馬華背起老人，安秋跟在後面。他們走下砂谷，在遠處草叢間停着一輛車子。是馬華從村子裏弄到的，還借了一匹馬。他把老人放在車箱中，把安秋抱上去，自己也坐到車沿上，揮動起鞭子，在一帶被秋風吹斜了的高梁田中經過一整夜，他們不停的奔馳着。

黎明，空中浮泛着蒼白的雲朵，在變幻着，在消滅着。他們的車子走在沼地裏。
 黃昏時候，大森林中的空地上，擠滿避難民之群。車輛，馬匹，在一旁，他們的眼睛在發着暗淡的光。到處都可以聽到悲痛的哭叫，到處都可以遇到苦痛的臉相。
 大家用不安的，恐怖的眼睛互相凝視着。強烈的恐怖使他們的心境都變成窄狹的了。女人們罵着她們的孩子。老年人不住的歎息。
 壯年的男人，從田中採來了帶着穗絲的玉蜀黍棒。在乾枝杖的野火上燒着。

馬華蹲在火旁，忽然聽到祖父的使人戰慄的呻吟。他的神經痛發作了。他滾在草地上，乾瘦的臉頰奇怪地痙攣了。安秋替他捶着抽痛的肩背。
 馬華難堪地俯下頭去。
 祖父，緊閉着乾癟的嘴唇，敲發了。
 大家擁擠來，好奇地觀望。
 這樣發作一直繼續着，最後，老人捉住馬華和安秋的手，流着無言的淚水，祇是搖頭，什麼也沒有說。
 翌晨，老人的手和腳都僵硬了，身子蜷曲着。
 「這年頭死了倒有福！」
 有誰走過來，這樣說。
 馬華坐在老人的身旁，落下清冷的痛淚。安秋的淒慘的哭泣震蕩了森林的鬱暗。
 終於，他們在一棵蒼老的松樹傍掘一個土坑，秋風嗚着悲痛的輓歌，便把死者葬在那裏。
 於是他們帶着沈痛的悲哀又前進了。
 「我們向哪裏去呢？」
 「走吧！往前走吧！誰知道呢？」

在一帶無際的荒原裏，他們遇到了踉蹌的牧人，遇到了散亂的羊群。看到了遠方的碉堡，威嚴地立在山巔上，或者絕壁之間。路愈來愈險惡了。大家含淚地掉了他們的車子，男人們牽着馬匹，彎曲着身軀的群眾彳亍行在赤銅色的山路上，爬越曲折的峯嶺。
 「小心呀！」
 每個人都異常擔心。
 「華哥！行李重就扔了吧！」
 安秋孩子似地說。
 馬華用沈默的眼睛望了一下，

大家用不安的，恐怖的眼睛互相凝視着。強烈的恐怖使他們的心境都變成窄狹的了。女人們罵着她們的孩子。老年人不住的歎息。
 壯年的男人，從田中採來了帶着穗絲的玉蜀黍棒。在乾枝杖的野火上燒着。

馬華蹲在火旁，忽然聽到祖父的使人戰慄的呻吟。他的神經痛發作了。他滾在草地上，乾瘦的臉頰奇怪地痙攣了。安秋替他捶着抽痛的肩背。
 馬華難堪地俯下頭去。
 祖父，緊閉着乾癟的嘴唇，敲發了。
 大家擁擠來，好奇地觀望。
 這樣發作一直繼續着，最後，老人捉住馬華和安秋的手，流着無言的淚水，祇是搖頭，什麼也沒有說。
 翌晨，老人的手和腳都僵硬了，身子蜷曲着。
 「這年頭死了倒有福！」
 有誰走過來，這樣說。
 馬華坐在老人的身旁，落下清冷的痛淚。安秋的淒慘的哭泣震蕩了森林的鬱暗。
 終於，他們在一棵蒼老的松樹傍掘一個土坑，秋風嗚着悲痛的輓歌，便把死者葬在那裏。
 於是他們帶着沈痛的悲哀又前進了。
 「我們向哪裏去呢？」
 「走吧！往前走吧！誰知道呢？」

安荻的臉已經黑紅了。

山頂的松樹下，馬華把馬華在樹枝上，他們坐下來，吃了點帶來的薄餅。

「你飽了？」

「飽了，你呢？」

「我渴！」安荻說。馬華走下谷去，在溪流邊用鐵罐汲來點水。他又從谷中摘來兩朵野花。他替安荻插在黑色的髮辮上了。

夜裏，安荻和馬華懷念着死去的老人，悲哀地哭了。

4

避難群奔波了許多天，他們奔波過許多村落，田野，山地。他們的馬匹餓死在山谷裏了，背上的包袱滿堆着塵土，女人們已經走不動了，跟在遠處的後邊。

一個夕晚，他們到了荒涼寂寞的山麓下的一條驛路上。一帶連山蒙上了霧的暮靄，隱約可以看見大松林，古風的寺院，凋落的廢墟，瓦屋的殘骸。

避難民背負着痛苦和焦燥，他們已十足的疲倦了，彷彿不能再走下去，都板着一副猙獰的面孔。

「看呀！那是車站。」

大家喊着，他們看見前面閃爍起蒼白的燈光了。

「走呵！去坐火車！」

大家興奮了。互相驚喜着，彼此重復着同樣的話語。

由遠處傳來悲壯苦悶的汽笛聲，衝開了夜寒。

不久避難民擁進了荒涼的車站。

「小柱子呀！跟着你爸！」

「環呵！環！他大娘看見咱還沒

有？」

「婦人們喊着孩子們的名字，男人們也爭先地吵鬧着。

車開來了，大家起了擁擠的騷動。

一個鐵路警用兩手推攆着大家，

喊着：

「往後！車來了，想亂死嗎！往後去！」

車停了，大家叫喊着跑進裝煤的沒蓋的貨車。孩子們擠在人群中，喘不上氣來。

「把頭仰向天，仰向天吧！」孩子們吵着，都把頭仰向了天。

馬華看見安荻擠在一個角落裏，在張望什麼。

「安荻小心別掉下去！靠住車箱板！」

汽笛放出最後的悲鳴，車便開了。

凄冷的風，白雲茫茫的夜空。

十月，難民被載到西方的一個城市。他們都流蕩在M市的商市街上。

已經到中午了，馬華沒有一點希望，懊惱地奔走在街上。

天黑下來，他覺得異常的慌亂，飢餓，疲乏，憂愁。無力地坐在商店前的椅子上，想不出一點法子。

於是，他開始試着歌喉。他試着張幾次嘴，但又閉上了。然而終於開始唱了，唱着母親教給他的歌。

顫動的低沉的聲音，從他的喉中迸出。行人圍住了他。痛苦，懊惱使他的聲音變成哭泣的調子。漸之他忘了一切，內心鼓動着他，使他提高了歌聲。一種顫動的徹骨的聲音震撼了聽者的心。

馬華止住歌聲，羞紅臉頰：

「請大家幫幫罷！」他站着手去。

有一些銅幣跌落在他眼前的地上。他麻木地拿過來的錢買了一點餅乾回去。

安荻正在一個街角等待他，不安地等待他。

他們流着眼淚，在北風下，把一點餅乾吃掉了。

許多天以後，避難民從街上被趕到貧民收容所裏去了。那是快坍塌的就地搭起來的破屋。從外面看去，彷彿些破碎的鳥籠，牆壁上支撐着一些木棒。

安荻和馬華爬進又暗又陰冷的地窟，壁上生滿青苔和胞生植物，放散着濃重的腐臭味。

在他們後面又走進一個中年婦人，爬向土炕，立刻倒下了，半呻吟着，四個搖搖的孩子隨着她。

馬華在牆角發現許多煙蒂和血腥的破布屑。他自言着：「一定有打嗎啡的在這裏住過！」

他用一隻木棒拖來拖去，把煙蒂和破布屑集攏到一起。

「你有病嗎？」

安荻問着那婦人。

「咳！沒病說什麼呢！」

「得的什麼病？」

「這後風！那點兒疼，那點兒就腫呵！不行了，早晚得死！」

她伸出她按着肚子的腫痛的手，給安荻看，安荻感到不幸的寒顫，皺起眉頭。

「孩子都是你的嗎？」安荻指指她周圍瘦弱的孩子們說。

「五個死了一個，死的死了。活的活受罪。」

她從濕潤的眼中淌出眼淚：

「自從他爸死了，什麼都完了！」

安荻看見她在流淚，她感到異常辛酸，她幾乎也要落下淚來了。於是她竭力安慰了她，她的一個孩子，無端地哭了。

夜深時，馬華從紙窗的縫隙望着那黑暗黃凍的夜空。許多光彩的，開滿花朵的幻想在他眼前展開，又慢慢的消滅了。

夜空的流雲使他感到深沈的鄉愁，他沈浸在一種單純的悲哀裏。

「快亮了嗎？」安荻凍醒了。

「還早呢！冷？」

馬華緊緊地靠住了安荻，溫暖着她，於是她迷惘地又睡去了。

馬華合上眼睛，想睡。但無益。無論如何他不能睡着，在他少年的心底，飛騰着妄想和渴望。而且他不斷地聽到他們近旁的那病婦人的呻吟。

地平線上的星光消滅去，榆林脫掉夜暗，天空透出了乳白。

不久太陽從霧中走出，照耀着白的大地。天主教堂的早鐘響了。

避難群，幽靈般地從陰暗的墳墓似的破屋中爬出。黑色之群，像行禱的僧侶走向城內的施粥廠去。

青白的天宇，發散着嚴寒。

馬華和安荻喝完粥時，他們感到了一些溫暖。

多來了，一切都到了暮年，衰老，憂鬱，無光，而且沈默。

馬華每天跑到工人市場去。

他找到工作，他的生活從落難，飢苦，迫害……又轉向了。

而且在工人區，他暫借得了一間低陋的房屋。

那是太陽快落下了，她最後的光芒強烈地照在丘崗上，赤裸的榆林，染成了金色的一個傍晚。

馬華和安荻離開了難民群，走向她們的新居。

「我們今天，就搬到我們的家去。」馬華快活的說。

安荻沒有一句話，她想了許多事，心中充滿無限的悲哀。因為她又想起死去的祖父。

「你想什麼呢？」

「……」

安荻在心中燃着複雜的情緒，她沈默不語。她在思索着：不結婚就在一起，這算做什麼呢？她又想到爺之和她說的話，白人看不起黃人的……她低着頭，沈重地邁着步子。

他們走過了頗長的一條路。

「妳怎的了？」馬華又問。

「你寫什麼不說話呢？」

「不是，我怕你後悔！」

眼淚濕潤在那十六歲的少女的眼中了。

「我向妳發誓……」

「不許你發誓，沒有什麼，將來你不高興我的時候，你就拋掉我吧！」

安荻悲哀地握緊馬華的手。

馬華覺得更愛她了，於是他說：「馬華是你的，永遠是你的。」

安荻快活地，幸福地笑着，撫去頰上的淚。他們感到生之溫暖了。

遠方傳來了晚鐘聲。

馬華吹起口笛，他們隨路過路上的落葉。

「欸！我們的家在那裏……看見了？」馬華指指遙遠的前方說。

5



安荻吃早飯，走到森林中。

「我看不見，是那幢？」
終於，她看見了。

他們走進那間房屋，馬華拿給
安荻看買來的
一點家具。她
孩子似地撫摸

着一切，微笑着。
「這是天國，我是誰當，你是夏
娃！」馬華說。
「誰當，夏娃怎麼會被逐出天國
的呢？」
安荻忽然想起以前馬華講給她
的故事。

「因為他們偷吃了禁果。」
他們快樂地笑了。
冷雪落了。北風掣動着他們的
牆壁，使那不堅實的土壁的縫隙
發出了嘶叫。
夜裏，他們把頭都藏在棉被

裏，縮成了一團。
「什麼時候了？」馬華問。
「小雞叫了！」
「我得起來啦！」
「什麼事？」
「到桃河去挖石子。」
「你不吃點什麼嗎？」
「不，去晚了，不行。」
「你多穿點！」
然而穿什麼呢？他們什麼也沒
有。安荻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
她微笑着說：「把這穿上吧！」
「不，人家笑話。」
馬華牙齒有些顫動了。
「誰笑話呢？誰能看見呢？穿在
裏邊。」
她發抖地坐起來，將那破爛的
短衣披在馬華的肩上。
「別驚醒！你給我躺下，想凍
瘡！我能穿下去嗎？」
他試着，那短小的襖遮不上肚
皮，於是他也都笑了。
「你睡吧！別起來。在被窩裏，
還暖和點，別起來，聽見嗎？」
馬華脫下安荻的小襖，替她蓋
在身上，便走出了他那低矮陰冷
的房裏。衝向黎明前猛烈的惡魔
風中。
天空，凍凝了一樣的灰白。頭
頂上旋舞着雪片，馬華閉着眼
睛，逆着風走着。

當他走到時，工作廠門已經關
了。馬夫們走動着。馬嘶聲，吵
馬聲，車輪碾過積雪的音聲，混
成了一片。
馬華走進馬棚牽出一匹小白
馬。
成隊的車子，在冰凍的雪路上
趕過。馬華坐在車箱邊，雪花飛
落在他的襖上。
「她媽的！真冷！」
一個車夫用陰鬱的聲音說。
「快凍死了！」又一個車夫說。
「我×他奶奶的！這天還得趕車
出來！」一個車夫在罵着。
「不趕車，幹啥？吃啥？」
另一個車夫應對着。
天快亮了，馬華和其他車夫，
在冰凍的河岸揮動着鐵鍬。他們
在狂風中，不時把自己的手伸進
嘴去，喘着氣，溫暖凍僵的手指。
從積雪的河岸，他們挖出了各
色的石子。
許久，車子才裝滿了。
安荻吃完早飯，走到森林中，
去拾樹枝。在被北風給掠荒了的
森林中走來走去，低着彎身腰，
收集着埋在雪裏的乾枯的枝條。
她的双手要給北風吹裂了。
風可怕地吼着。
她想到馬華的窮寒，便不肯休
息一下。
將近黃昏，她歸去煮馬鈴薯。
邊煮邊盼望着馬華的歸來。
天黑下來，她焦急，慌亂地徘
徊在門前。她想會有什麼事發生
嗎？會有什麼不幸嗎？
當她聽到遠處響來了熟稔的口
笛，她才放心了。
安荻孩子似地抱怨着：
「這死孩子，怎麼回來這樣晚？」
「才幹完活計，看你哭了？」
「人家不是等得着急嗎！惦记
你。」
「來！我告訴你，我帶來了好東
西……」他邊說着邊從褲袋中掏
出兩個燒餅。
「這是老王給我的！」
「冷吧！」

安荻替他溫暖着凍紅的耳朵。在燈光下，他們分吃了那兩個饅餅。連落掉手掌上的芝麻粒也吞吃了。

「好香！」馬華擦着嘴巴。

「來！咱們吃新煮的土豆吧！」安荻說。

他們一邊吃，一邊又都感到被窩裏。透過一個紙窗孔，望着蒼灰的北國天空的憂鬱。

「天像要哭了！」安荻說。

「天誰叫他哭的呢？」安荻又問。

「他傷心了。」

「他是男的，還是女的呢？」

「是女的，不是男的。她是女的，太陽照在大地上，大地便生了許多東西。」他們格格地笑了。

「睡吧！明天還得早起。」

「什麼時候？」

「雞叫前。」

倦意開始沈浸他們的身子。倦意開始沈浸他們的身子。

6

一天，馬華偶然向安荻說：

「我要搬到廠裏去。」

「也好省得來回跑。」

安荻掩過自己的悲哀。

「把頭吩咐的；回家住，晚間沒人換班馬。以後我要能掙多錢，自己掛輛車子就好了！」

馬華默然地說。

於是就在那天晚上，他走出了家。

廠舍是沒有陽光的潮濕的房間，牆壁上掛滿鬚鬚般灰白的，結晶透明的冰霜，屋中充滿了酸臭。

工友們圍着一盞微弱的油燈。在那裏翻找着破亂衣服中的寄生蟲。

馬華把背上薄々の行李，放在炕梢。便坐在一角聽夥計們地談天。

「你沒帶出點金子嗎？」

「哼！那可不好帶！金鑽的工人走出來，要脫光了衣服……」

老人敲掉長煙管的灰，接着說：

「可是也一樣有帶的，你們猜怎麼帶呢，把金子放在那兒？他們把金子都塞在屁股眼裏往外帶。我是弄不來的。」

「他媽的真想的好！」

大家笑了。

「睡吧！不睡明天又起不來！」

把頭從窗前進過。

於是燈光滅了。

夜裏，馬華把身子全裹在被里，然而耳朵和臉依然凍得發痛，馬華凍醒了，他在黑暗中看見睡在他旁邊的朱福在坐落。

「你還不睡？」馬華問。

「唔……」

「你的夜班嗎？」馬華問。

「唔……」

許久，朱福爬起來，走出去又走回來。

「你怎麼還不睡呢？」

馬華問。

「老馬你知道我使的小青馬死了！他怎麼會死的呢？」

「他有病嗎？」馬華問。

「沒有！」朱福彷彿要哭了。

馬華和朱福悄悄地跑出去看了一遍又回來睡了，帶着寒氣。早晨，事情發生了。

「媽的！豬！死人！」

把頭漲紅了圓々の臉，他咆哮地喊著。

「滾！我這裏不要你！」

馬華替朱福很難過，他却無法安慰他。

不久，他們大隊的車子又響在寒冷的街上。

黎明前的寒星，顫慄在冷凍裏。黑暗中，彷彿有幾隻魔鬼的大手伸長着，使人生起可怕的情緒。

車夫們縮短頸頸，坐在木板的車沿上，不時搖動着鞭子，於是那鞭梢在空間轉了幾轉，便嘶嘶地發出一些難忍的暴虐的聲響。

車子，從橫巷走入大街，在士敏土的堅硬修長的道上，壓榨着。

偶然，馬華的車子停住了，幾乎和後面車子的馬頭相觸。他跳下車沿，攔攔絆住了馬的右腳，他用手拍着馬的臀部喊著：

「稍！稍！攔起來蹄子！」

於是他又用鞭桿代替着手，在馬的臀部用力打兩下，馬瞪着聰明的眼睛，蹣跚跳躍了一下。

馬繼續好，車又開始前進。

從前方村落傳來雞鳴，雞鳴的尾音，在拖長着。天際的星，閃々欲滅了。

中午，他們的車子，停在曠場上。在那裏，有一幢低矮的木板屋，靜々地躺在蒼老的樹林間。

前面是許多砂石，木材和磚瓦橫散在積雪上。那是預備春天到來，好動工的。

車夫們從樹上用粗大的黑手，打下來些乾枝，枝枝的響動驚起一隻睡在板屋前的黃狗。牠伸長頸子，向車夫們用粗低的嗓音吠着。然而牠被一條沈重的鐵索壓住了。

木堆前面燃起大火，很難燃紅，大家擱着，吹着。煙末飛上車夫們破爛的肩頭，和缺沿的帽子。

野火底下的積雪漸漸展開，融化了。

火燃盛的時候，大家圍着它，吃起來雜米面餅子。

在他們沙漠樣的生活，吃飯已成了他們唯一的快活。

馬華沈思地凝視着火焰，他的心有些陰鬱了。他想到安荻，家裏沒有多少米了，又想到自己不會遭到朱福那樣的命運呢？一切都像海潮一樣湧到胸中。

夜，像一隻貓似地滑下來。車夫們顫々地搖擺着鞭子，催促他們的馬匹。

天上閃着淒涼寂寞的星火，他們從馬身上卸去了沈重的馬具，他們彷彿誰都患了肝病一樣，變成暴燥，野蠻，粗性了。

罵語不時從馬鞭中傳出，馬在疲倦地嘶鳴。

廠舍充滿着濃重，一股刺激性的水蒸氣。看不清一切。

「香！好香！什麼味兒？」

馬華看見老馬夫，用一隻瘦黑的手，擦着他的眼睛。

「鍋裏煮的馬肉！老朱走了！臨走時什麼也沒拿，手裏也沒有錢，不知到哪去了！」

老人傷心地說着，從眼中流出幾滴清淚。

「他走時說什麼沒有？」馬華問。

「什麼也沒說，他咒着，真他媽能透了。哭的不成樣子，走了。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把頭沒給他拿一文錢！」

「他往哪邊走了呢？」

馬華擔心地問。

「往西去了，一過胡同，我就再也看不見了。」

「吃飯，吃飯，拿飯來……！」

禿頭一邊吵着，一邊走進屋裏，彷彿像餓狼一樣，眼睛閃動着可怕的飢餓的光亮。

馬華緊々地鎖住眉梢，他在思索朱福的不幸。

「也許死去哪！那小子沒有一點主意！」老馬夫歎息着。

「拿飯來！」

禿頭揉搓着他那落滿灰塵的頭髮。

「太可憐了！」老馬夫又說下去。

「媽的！沒聽見嗎？禿頭喊著。」

「你罵誰？你罵得着我嗎？」

老馬夫說。

「爲什麼叫你拿飯來，你不拿。你是管做什麼的？」

「你有人心嗎？老朱走了，你一點也不想他！」

「想他幹嗎？他也不是我的兒子！」

馬華的頭感到有些痛，他走到外面去。院中從紙窗透出微弱的燈光，直射在窗前的一塊土地上，閃々地發亮。不時從窗裏傳來工友們的吵雜。

「老馬！吃飯了！」有人喚着。

燈光下，工友們的樣子，十分猙獰，爭搶着，要把前面放着的紅色馬肉全都抓去吃掉。他們足有一年不會吃過一片肉了呢。

共同信託株式會社

取締役會長 菊地恭三

本店 大阪市東區今橋三丁目

支店 東京市麴町區內幸町一丁目

關西信託株式會社

本店 大阪市東區北濱四丁目

支店 東京・京都・名古屋・小倉

野村信託株式會社

取締役會長 野村元五郎
專務取締役 熊本石造

本店 大阪市東區備後町二丁目

支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二丁目

攝津^{上海}火災保險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 桂 蘇一郎

本社 大阪市北區堂島濱通二

支店及營業所 新東京・東京・名古屋・京都・神戸・廣島・福岡・台北

當社除內地之外台灣・天津・青島・關東州及滿洲國亦有營業

株式三井銀行

本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室町
支店 大阪市東區高麗橋堺筋

上海支店 上海九江路五〇號
大連出張所 大連市山縣通東拓ビル内

(在國內外各地設有支店)

東京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

創業 明治十二年八月
資本金 七千五百萬圓
諸準備金 壹億貳千五百萬圓

營業種目
海上、運送、火災、自動車、傷害、航空、火災、資產、硝子、航海、風水害、森林

本店 東京、丸ノ内
支店 大阪、神戸、橫濱、名古屋、福岡、上海、新京
營業所 札幌、仙台、金澤、京都、廣島、高松

一九〇一年創業
資本金百五十萬圓(繳清)

株式守谷商會

(本社) 日本大阪市西區土佐堀二丁目
内地 十處 海外 新京、北京、
(支店) 泗水、棉蘭

電略、オヤスウリ、オサカ

Codes Used: ABC 5th Edition
Acme Commodity and Phrase Code, Oriental
3, Letters, Saramount 3 Letters & Bentleip
Complete phrase

輸出及輸入

自行車並其部份品、鋼索線、麻繩、電氣及電力工場用各種電氣機械、冷凍機、工業用機械、各種電線、橡皮製品、工業用化學製品

一般塗料

車輛用特殊塗料

太陽ペイント株式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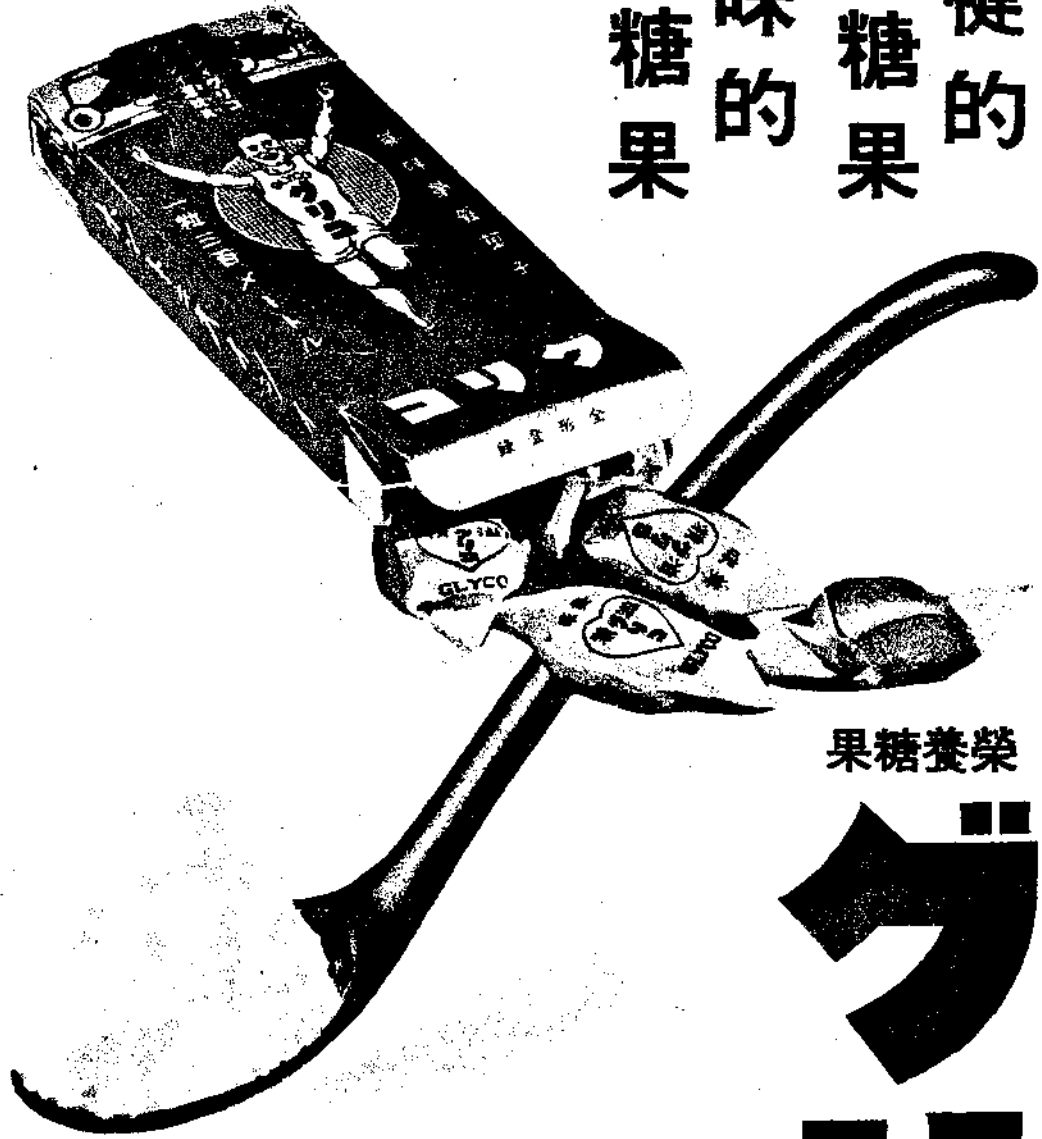
(The Taiyo Paint Co., Ltd.)

大阪市大正區福町二丁目
電話 櫻川二九五・二九五二



吃一粒能跑三百米突

强健的糖果
美味的糖果



果糖養榮

固力果

(固力果)

配合 榮養素七種

肝液素 (GLYCERIN)
維他命A
維他命B
含氣質
葡萄糖 (Lecithin)
脂肪
蛋白質

固力果糖果公司
東京·大阪·天津·上海

The Kabun Osaka Mainichi, published twice a month in Osaka, Nippon. (Japan)

URINOGEN

淋疾

劑法療學化色無 級高最

塩野牌

五淋拿根片

包裝 10x100 片



店商義野塩

口廣東廣而上洋大 天奉假大